

字
與
詞

上
冊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蔣祖怡著
蔣伯潛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



31120003587333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我在浙江省各中等學校——舊制四年的中學，五年的師範，新制前三年後三年的初高級中學——教授國文，已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來，一般中學生國文程度的低落，幾已成爲無可諱言的事實。四五年前，我曾爲浙江省教育廳典試中學畢業會考的國文四次，覺得中學畢業生的國文試卷，大有一屆不如一屆之勢。論者往往歸咎於學制的改革，把四年初小，三年高小的期限，縮短了一年。其實，小學縮短了一年，中學已延長了二年；雖然大學的三年預科被廢除了，但這於中學畢業生的程度，是沒有影響的。我們說從前的中學生大都是家塾出來的，現在的中學生完全是小學畢業的；家塾可以說是專讀國文的，圖書館數由教師個別教授；小學的學科較繁，花樣較多，學生已不能專攻國文，而且用的是班級教學；這便是中學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這一說，頗有相當的理由。可是我們平心靜氣地想想：家塾裏讀死書的教學方法——國立公共圖書館數只重背誦不重講解——比現代小學裏的教學法，優劣如何？家塾裏採用的教本——自千字文、百家姓以至四書五經——比現代的小學國語教科書，那一類適合於兒童的學習？即此二端，已足抵消上面所述的那種原因了！

我以爲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主要原因，還在於中學本身六年內的國文教學，只重在教師的教，而不重在學生的學，只重在課內的受教，而不重在課外的自學。中等學校的國文授課時間，每週至多不過六七小時；去了二小時作文，只有四五小時了。講授選文，如果貪多求速，每週也可以講授三四篇。但這樣草率了事，囫圇吞棗，學生能完全了解嗎？能完全記誦嗎？不但食而不化，難期應用，怕嚙都來不及嚙下去哩！如果預習、試講、範講、復講、內容和形式的深究，以及默讀、朗讀、背誦、默寫，要樣樣都做到，一週四五小時，怕只能選授一兩篇文章。一學年不過四十多週，六年工夫只讀了二百五十篇到五百篇文章，國文當然不會有長足的進步了。何況大部分學生在教室裏聽講，和坐茶店聽說書一般，有興趣時，眉飛色舞，沒興趣時，便昏昏入睡；下了課，把講義一丟，等到考試時再來臨渴掘井呢！——所以我認爲要提高高中學生的國文程度，非提倡他們自學不可！非輔導他們自學不可！非養成他們課外閱讀的能力和興趣和習慣不可！

可是適宜於中學生課外閱讀的讀物，實在難找。他們得不到適當的讀物，而自由閱讀的興趣又非常強烈，於是大多數學生盡量地閱讀他們自認爲有興趣的小說，無論是武俠、神怪、戀愛、偵探等等，無所不閱，結果是無往不迷。雖然看小說於國文也不無小補，但終是所得不償所失。學校當局，或聽其自然，或竭力禁止，禁止固然無效，聽其自然也不是辦法。現在各初中差不多以文心、愛的教育、文章講話、文章作法、詞和句

等，爲學生的課外讀物。可是這一冊，那一冊，各自獨立，並不是按照中學生程度，由淺入深，整套編成的；就各書的形式和內容看，也分不出牠們的深淺。所以甲校定文心爲一年級的讀物，乙校定文心爲二年級的讀物，丙校又定文心爲三年級的讀物，把牠看成萬應靈膏，什麼人什麼病都可貼的了。至於高中，尤其沒有辦法；許多教師只得將孟子、史記、戰國策、通鑑紀事本末，提起筆來，隨便替學生開一張書單子。

「我們得替中學程度的青年編一套適於自學的有系統的課外讀物。」這是近十年來我和朋友們常說的話。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也曾發此弘願，可是除出了一冊民族文選之外，沒聽說編成什麼書。我雖有此計劃，因爲靠教書過活，工作實在太忙了，時間精力都無暇及此。二十七年春，富陽淪陷，避地來滬；斗室蠹處，忽忽兩年。每和海上故人，浙東舊友，偶然談及，都說我左足既廢，杜門避難，大可趁此閒暇，了彼宿願。去年爲腦病所苦，瀕危者屢，不能執筆。今歲任教大夏大學，乃於課暇奮力工作。至於材料之蒐集，意匠之經營，文字之推敲，則兒子祖怡臂助尤力。陸先生高誼適主世界書局，許爲印行，期以年半，完成全書。不但可以了我十年來的心願，可以藉此硯田筆耕，易米以度難民生活，也可以在我避難上海的一段生活史上，留一個紀念。至於疏漏紕繆之處，還望中等教育界同人，不吝指正！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蔣伯潛序於滬西寓廬。

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供初高級中學學生國文課外閱讀及一般程度相當之青年自修國文之用，定名為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二、本叢書分一二兩輯：第一輯六冊，供初中三學年用；第二輯六冊，供高中三學年用。各按學生程度，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三、本叢書第一輯共分三組，各自成一圓周：第一二兩冊為一組，以字與詞為中心；第三四兩冊為一組，以章句構造為中心；第五六兩冊為一組，以文體及作風為中心。舉文法、修辭、文體論及初中學生學習國文之方法，對於國文應具之常識，冶於一爐，並顧到青年學習心理，以增進閱讀興趣為宗旨。

四、本叢書第二輯，每冊自成起訖，第一冊為「駢文與散文」，第二冊為「小說與戲劇」，第三冊為「詩」，第四冊為「詞曲」，第五冊為「諸子」，第六冊為「經」。以文學、子學、經學為經，以文學史、學術史為緯，而文學概論、古書校讀、文藝批評等，均融會於其中。但仍顧到讀者的興趣。

五、本叢書可分可合，如按程度，自始至終，閱完一二兩輯，固可窺其全豹，得中學國文全部知識之概要；即選



讀第一輯之任何一組，或第二輯之任何一冊，亦能各有所得，恰如其分。

六、編者本二十餘年教授中學國文之實際經驗，著述此書，深望各中學教師暨社會人士於試用之後，予以指正，不勝企盼！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第一輯之一

字



詞

上册

蔣祖怡
蔣伯潛
合著

世界書局印行

字與詞

上冊目錄

第一章	如此家庭	一
第二章	怎樣檢查辭源	一二
第三章	組織讀書會	二五
第四章	破音字舉例	三七
第五章	由反切談到聲韻學的常識	四七
第六章	別字(一)	五八
第七章	別字(二)	七〇
第八章	西湖泛月	八一
第九章	我們應有學不厭的精神	九二
第十章	所謂「六書」	一〇二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



31120003587333

- 第十一章 複詞的組成……………一三
- 第十二章 雙十節之夜……………一二四
- 第十三章 「推敲」……………一三四
- 第十四章 謎語與疊字……………一四四
- 第十五章 漢字傾向衍音的趨勢……………一五五
- 第十六章 從文獻展覽會歸來……………一六五
- 第十七章 西溪秋雪……………一七五
- 第十八章 詞類的綜合和變化……………一八六
- 第十九章 一個活的展覽會……………一九六
- 第二十章 寒假考試的國文試題——你們也試試看……………二〇七

第一章 如此家庭

西湖位於浙江省會杭州市之西，是我國東南的名勝。沿湖一帶，本來有清波、湧金、錢塘三座城門。民國初年，已將這一帶的城牆拆去，改築了一條馬路。湖濱有公園、運動場和別墅、商店等，氣象煥然一新。那三座城門已都無遺跡可尋了。只有湧金門直街舊時在城外的一段，還讓那鋪着石板的街道直伸到西湖邊去。這段街道的西端，緊靠着西湖邊，有一所住宅。外面繞以粗石砌成的短短的圍牆，牆上滿掛着薜蘿。牆外有一方小小的池塘。池中盛開着荷花，紅的花，綠的葉，絢爛得很。牆內一株楊柳，披着絲絲的垂條，探出牆來，斜俯在湖上，倒影水中，隨着微風吹皺的湖水蕩漾。一叢猗猗的綠竹，也從牆內露出牠們的頭來。短牆上有一扇小小的黑板門。門上釘着一塊藍底白字的搪瓷門牌，寫着「湧金門直街一號」；旁邊貼着「周寓」的紅紙條兒。

七月底邊，雖然已是秋初，天氣還是很熱，何況是下午兩點多鐘，秋陽正曬着的時候呢？這時，有兩輛人力車——前面的坐着一個中年人，又加上一隻箱子；後面的坐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又加上一個鋪蓋，一隻網籃——拉到那黑板門前停下。兩個車夫喘着氣，拿披着的藍布背心揩臉上的汗。那個中年人先走

下車來。車夫把鋪蓋網籃搬下了，那孩子也下了車。中年人走到板門前，去按門上的電鈴；孩子呆呆的站在後面；車夫們把破涼帽當做扇子拚命地搧，嘴裏還嚷着：「熱啊！熱啊！」

呀的一聲，黑板門開了；裏面走出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來。「啊！姑夫和表哥來了！今天輪船到得早呀！」她說着，回頭向裏面就跑，高聲叫道：「爸爸，媽媽，快出來，姑夫和表哥來了呢！」那中年人也來不及向她招呼，指揮着車夫，搨了網籃鋪蓋，提了箱子，帶領着孩子走進門去，又隨手把門掩上。

這園牆裏，一所雙開間的樓房之前，是一片淺草茸茸的空地，中間有一條嵌着細圓石子，兩旁種着書帶草，上面搭着紫藤架子的路。陽光從紫藤葉兒的濃蔭中篩下來，斑斑點點地晒在石子路上。西面那竹叢中，除了那株楊柳之外，還有一低低的水泥砌成的花壇。靠湖也有一扇小門。他們四個人從秋陽之下，走進這院子來，頓時感到清涼。

這時候，周伯臧夫婦早含笑走下階來招待。伯臧笑道：「仲良，我料你們父子今天一定會來；卻不料到得這般早啊！」車夫們把行李送到客堂裏放下。仲良把車錢打發了，除下草帽，脫了身上的白紡綢大衫，又叫孩子也脫去了白色的制服。傭婦已送上兩盆臉水來道：「康先生，康少爺，洗洗臉吧。」康仲良父子倆洗

完了臉，伯臧就邀他們到東邊的一間書室裏去。

書室的前面是一排玻璃窗，都敞開着，裏面卻有碧綠的紗窗，靠窗擺着面對面的兩隻寫字檯，兩張藤椅子。西面靠客堂的牆壁，擺着一排玻璃書櫃；東面，有兩個窗子，玻璃窗都開着，也有紗窗的。靠窗各擺着兩張小寫字檯，兩張椅子，旁邊各有一個紫竹書架，一個有書，一個是空着的。牆上掛着幾張地圖和歷史的圖表。北面，掛着幾條山水畫的立軸，一副篆書對子，一張雙人沙發。西北角站着一個衣架。中央擺一張小圓桌，六張椅子。東北角有一扇門，通到後間去。伯臧和仲良就在寫字檯旁的藤椅上坐下，喝茶談天。伯臧的夫人原是康仲良的堂房姊姊，仲良又是伯臧的妹夫，所以兩家異常的親密。這時候，她早拉着仲良的兒子宗誠，坐在那雙人沙發上，絮絮地問長問短了。

過了一忽兒，傭婦張媽送進茶來。出去不久，又送進一大盆炒麵來。伯臧夫婦，仲良父子便圍坐在小圓桌旁吃麵。仲良道：「慧兒呢？」傭婦道：「小姐在後面向他嫂嫂纏着，要趕快去接錫官、薰官回來哩！」仲良道：「啊！他們小學裏已經開學了！」康氏道：「你去叫她先來吃麵；現在三點鐘都沒有到，吃了麵去，還是很早哩！」張媽去不多時，慧珍來了，剛坐下來，便道：「我還不餓，這麵怪油的，怎麼吃得下去？」——媽媽，等忽兒我和誠表哥一道兒去接姪兒姪女，好嗎？」仲良道：「慧兒，你且等一等，明天是星期日，誠兒今天就要到杭州中學去繳費註冊。我和你們倆同去，順便到附屬小學裏去接他們吧！」伯臧道：「誠兒、慧兒的入學手續，

昨天已由小兒完全辦妥了。後天就可送他們入學，你們今天不必去了。杭州中學的初中部是男女同班的，誠兒和慧兒有伴，這裏和校裏又很近，不如讓他們通學吧。舍弟叔文在小學部教書，也住在我這裏，晚上可以指導他們自修。所以我不等你們來，已擅自做主，替誠兒繳了通學生的費用了。」仲良道：「誠兒住在府上，有人指導自修，自是好事；可是又要勞舅嫂照顧了。」慧珍插嘴道：「表哥，媽媽早預備好了，你和四叔叔住在後面的客房裏。」說時，拉着宗誠的手道：「我和你去看看吧。」

宗誠跟着慧珍進去看時，只見那客房裏朝東朝北鋪着兩張床。西北角上又有一扇門，通到客堂後間去。東面有個窗子，靠窗也有一張寫字檯，一張藤椅，椅子後面有一個書架。慧珍道：「這是四叔叔的書位子。」靠北有二張椅子，一隻茶几，一個衣架。兩張床上的帳、毯、枕、席，都已鋪設好了。帶來的網籃、鋪蓋和箱子也在那裏。慧珍道：「媽媽說，你們的鋪蓋原可以不必帶來。姑夫回去，只好仍舊請他帶了回去。」看了一遍，領着宗誠走出來，指着東邊靠北的一張小寫字檯道：「這是給你留着的書位子。爸爸說，明天休息一天，從後天起，便要叫我們開始工作呢！」宗誠坐下去，抽開抽屜看時，字典、辭源、筆、墨、硯、水盂、墨水、鋼筆、鉛筆、講義夾等，滿滿的一抽屜。因問道：「這些東西是誰的呢？」慧珍道：「這是哥哥替你預備的。以後你要什麼，只要對我或哥哥說好了。」宗誠笑道：「你們真想得周到，我該怎樣地對你們呢？」

慧珍忽然回頭一看道：「姑夫、爸爸、媽媽，到那裏去了？」這時，客堂裏的掛鐘敲了一下。慧珍又道：「三點半了，我要去接姪兒他們了。表哥，你願意和我同去嗎？路是很近的，就在杭州中學的南首，南城脚下。」宗誠道：「啊！我們來的時候，車子走過的。我很願意和你同去，可是得和爸爸說一聲呀！」慧珍道：「他們總在家裏，不會出去的，我去找他們吧。」宗誠道：「我也去；表嫂怎麼不出來？我也得去看看她。」他們表兄妹倆就出了書房，走到客堂後面的一間去，只見慧珍的嫂嫂，孫月仙女士，正抱着她的小兒子愚官在餵代乳粉。

慧珍道：「嫂嫂，媽媽呢？」月仙道：「他們三個人到樓上去了。」慧珍對宗誠道：「我們也到樓上去吧。」

慧珍正要和宗誠上樓，忽然錫官和蕙官背了書包，從外面跑了進來，嚷道：「媽媽，表叔來了沒有？」慧珍忙道：「這不是誠表叔嗎？你們倆膽子也太大了；我遲來了一步，你們就自己回來了！」錫官道：「姑姑，你猜猜，我們是和誰同來的？」月仙道：「且解下了書包再說。我猜是四叔公也回來了，是不是？」錫官笑道：「一猜就猜着了。今天星期六，三點鐘就放學了。」慧珍道：「那末，四叔叔呢？」蕙官指着門口道：「站着的不是四叔公嗎？」原來叔文到自己房裏去脫了制服，已走進來，一聲不響地站在門口。宗誠一見，立刻走過去，叫了聲四舅舅。愚官看見叔文，便伸手要抱。月仙道：「四叔公剛回家，大熱的天氣，怎麼便要他抱？」愚官哇的一聲哭了起來，要掙下地去。慧珍忙過來抱道：「乖乖，不要鬧，姑姑來抱你吧。」這時，叔文也走了進來，

立刻把愚官接了過去。愚官親親熱熱地叫了聲四叔公。於是大家坐了下來。叔文問宗誠：「是誰陪你來的？」到了多少時候了？」慧珍搶着代答道：「四叔叔，姑夫自己同表哥來的；現在和爸爸媽媽到樓上去了。今天輪船到得很早，兩點多，他們就到了。——哥哥爲什麼還不來呢？」剛說完這句話，忽聽得門上的電鈴響，她三脚兩步地趕了出去，宗誠也跟着跑了出去。不多時，宗貽提了一個皮書包，後面跟着宗誠、慧珍，笑着走了進來。慧珍笑道：「這正是提起曹操，曹操就到。」宗貽放下書包，除下帽子，脫下長衫；慧珍便接了，拿到書室裏去。錫官、蕙官便過去告訴他們爸爸說：「姑丈也來了。他和祖父祖母都在樓上；我們比你回來得早，還沒

有見過他呢？」——原來這後間隔的和前面的客堂一般大。雖然鋪着一部樓梯，還很寬敞。北面是左右兩個窗，中間一扇門。後面也有一個水泥天井，天井的北面是一間廚房，一間下房，一間浴室。後間裏除了一口長方的雙疊的菜櫥——上面是紗門，下面是木門的——之外，還有一張長的三抽屜桌，一張四仙桌，兩張椅子，五六張骨牌凳兒。他們大小七個人就在這後間裏談笑着。

樓梯上有了脚步聲。只聽得仲良說：「三十塊錢一月？不貴，不貴。前面的洋臺，西面的窗子，已可把西湖全景，一覽無餘了。東面還有那條走路，客堂和後間便不至走破。前面又有這麼大的一片空地。這地點更是清幽極了。」伯威道：「我便是貪牠這鬧中取靜。又有些空地，花木水竹，又緊靠着西湖，可以說是個城市山

林。」他們三個人在樓上閒談眺望了許多時，纔下樓來。後間坐着的叔文、宗貽、月仙、慧珍、宗誠、一齊立起。仲良和叔文、宗貽兩人招呼，並且說：「你們坐吧！一家人何必拘這禮數呢？」康氏從叔文手裏接了愚官、伯臧、叔文、宗貽陪了仲良又到書室裏去。

伯臧等圍着那小圓桌坐下，慧珍端着一盤瓜子，一盤花生米，張媽端着四碗茶，送了進來。宗貽立起來，從寫字檯上取過香煙洋火，依次遞給仲良、伯臧各一枝，自己也取了一枝，燃着火，吸了起來。叔文是不吸煙的。仲良吸了一口煙，說道：「叔文弟，你們小學裏已經上課了忙吧？」叔文道：「不忙，這星期上的是臨時課，下星期纔正式上課哩！倒是宗貽在圖書館主編文淵學報，暑假只有短短的二十天，纔辛苦呢！」宗貽笑道：「做慣了，也沒有什麼。」下星期杭州中學上課了，我在初中三年級兼一班國文，那時纔覺得忙哩！」仲良又道：「伯臧兄，你竟打算享老太爺的清福，不做什麼事了嗎？」宗貽道：「爸爸在杭州中學的師範部裏教十小時課，還得替上海幾個書局寫稿子。我勸他少任點事，他總不服老，其實他那裏有清福可享！」伯臧笑道：「論年紀，五十光景的人，怎麼算老？論家庭經濟，我也還得幫貽兒些忙啊！慧珍要入初中，錫蕙二孫又都在小學肄業，愚官也已三歲了，貽兒將來的負擔正重呢！」仲良又問叔文道：「你的孩子宗基，我記得也可以入中學了，在那一校讀書？」叔文道：「他在梅東高橋的職業中學讀書，今年春季就考進去了。那裏離得太

遠，所以仍舊叫他住讀。今天不來，明天一定會到的。」仲良道：「你何妨把他轉入杭中的初中部，改爲通學呢？」叔文道：「我的意思，要叫他讀職業學校，五年後即可就業；如其入普通中學，初中高中便需六年，還要讀大學，我那裏負擔得了？況且我們三哥的兒子宗武也在那裏肄業，他已有了伴侶，星期日，他們倆常到這兒來，決不至感到寂寞的。」

過了一忽兒，仲良又道：「小兒住在這裏，不敢煩伯臧兄親自教誨，只得託叔文弟和宗貽費心指教他了。他的程度很差，尤其是國文；你們教導他，要嚴緊些。小孩子第一不能讓他們貪懶，貪玩，我以為。」伯臧歎了口氣道：「現在一般中學生的國文程度，真是愈趨愈下了。靠了課內五六小時一週的國文課，要把他們的程度提高來，實在是難於登天！」宗貽道：「一週五六小時，講得仔細些，也只能教授一二篇選文，即使學生真能用功，完全了解，完全讀熟，也是所得有限。何況大多數學生在教室裏聽講，都是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似的，不肯全副精神貫注；下了課，什麼預習、複習等等，又不能按部就班地去做呢？——我以為，要國文有長足的進步，還要注重課外的閱讀纔行。」叔文道：「你的話，是不錯的。不過適當的課外讀物也很難找。宗基他們學校裏，指定愛的教育爲課外必讀書。我看，這本書，除了於學習敘事文稍有裨益之外，內容並沒有說到國文上，倒不如文心好些。」宗貽道：「是的，初中學生愛看小說故事的居多，愛的教育，文心，都用故事體

裁寫成，頗適合於初中學生的興趣。文心能用故事體小說體來貫輸關於國文的常識，指導他們怎樣去學習，就國文科說，自然比愛的教育好得多。可惜這樣的讀物也不多見，而且只有那麼一本，不能由淺入深地按着各年級的程度去引導他們。現在甲校一年級看這本書，乙校二年級也看這本書，丙校三年級也還看這本書，似乎是一張萬應靈膏了！大家聽了，不禁都笑起來。

閒談中，時光過得最快。他們四個人又都是健談的，不知不覺已到了六點半鐘。慧珍和宗誠，嘻嘻哈哈地跳了進來。慧珍手中拿着一根釣竿，宗誠捧着一隻面盆，水中漾着兩條七八寸長的活魚。錫官、蕙官也跟着笑了進來。蕙官伸着兩隻水淋淋的小手，叫了聲爸爸，撲到宗誠的膝上來。錫官的一隻腳已浸濕了。宗誠喝道：「頑皮的孩子！我的褲子都被你弄濕了！還不叫媽媽揩去？錫官，你踏到湖裏去了嗎？快去換鞋襪！」伯臧道：「慧珍，又是你想出來的玩意，不安分的孩子！錫官、蕙官掉下湖裏去，誰負責呢？」仲良道：「宗誠，你怎麼剛到就不安分？我已經託過四舅舅了；再頑皮，叫四舅舅打你！」慧珍把釣竿掛在書櫥旁，宗誠把面盆放在寫字檯上，都撇起了嘴不講話。錫官拖着一隻濕腳，出了書室，往後面去，找媽媽換鞋襪。蕙官卻掏出手帕，揩燥了小手，嘻着小嘴向宗誠道：「姑姑說，我們去釣兩個活魚，夜飯時好請表叔。我們並沒有出大門，是開了院子裏靠湖的門，在那裏的石埠上釣的。哥哥見姑姑和表叔各釣起了一條魚，搶着拿釣竿去釣，不小心，一

脚踏在水裏了。我沒有釣魚呀！——祖父前天不也在那裏釣過的，沒有釣着魚嗎？祖父你老人家的本領還不及姑姑和表叔呢？」說得伯臧們都笑起來。宗貽道：「小孩子，不許多嘴！」叔文道：「魚既釣起了，便吃了牠吧！」——我來燒一碗醋溜魚。小孩子的人情，得領受他們的。」說着，立起來，捧着臉盆裏的魚，逕到廚房去了。

伯臧叫慧珍宗誠在沙發上坐下，正色道：「你們表兄妹倆，從下週起，便是中學生了。此後要用功些，纔能跟得上。就如國文，教師選的文章要預習，要做筆記，要熟讀；課外讀物，要閱讀，要做讀書札記；尤其是各種工具書，要能自己運用。我已經替你們各備了一本中學生字彙，一部辭源；每篇文章的生字，複詞，人名，地名等，統要先查出來，記在筆記簿上。上課時，再注意教師的講解，同學們的討論，方能了解全篇文章的內容和結構。每個字的字形、字音、字義及其用法，都要注意。你們在小學裏讀的，是特地爲你們編的教科書，中學裏卻是選的古人或今人做的現成文章；小學裏讀的，完全是語體文，中學裏都要參以文言文了。單這兩點，中學的國文已和小學裏的大不相同。若再貪玩貪懶，不肯努力，便要感受到困難了！」慧珍道：「爸爸，我的小字典是用四角號碼檢字法的；這本字彙和辭源，我已經翻開來看過，和小字典不同，怎麼查得來呢？」宗貽道：「是的，這兩部書都用舊式的部首編的，檢字法和那小字典不同。明天，我來教你們吧！」

張媽在門口叫道：「好吃夜飯哉；大家請出來。」——行人都從書室裏走出客堂來，只見桌子上已經擺

好了碗筷和六七樣菜中央一盆是叔文親手做的醋溜魚。伯臧、仲良、叔文、宗貽、宗誠、慧珍和康氏、月仙滿滿地坐了一桌。旁邊一張小桌子，給錫官、蕙官坐的。愚官也和哥哥姊姊們同吃，坐在一張小椅子上，由張媽餵他。他們都是不喝酒的，一忽兒便都吃完了飯。洗臉漱口畢，移了幾張椅子凳子，到院中草地上去乘涼。張媽把茶和香烟送了出來，自去吃飯收拾。

這一天，是陽曆八月廿五，陰曆七月十六，月兒已漸漸地升了起來，一面大鏡似的。慧珍領着愚官和宗誠、錫官、蕙官，在草地上遊玩。伯臧夫婦、宗貽夫婦和仲良、叔文，坐在月光下閒話家常。月光灑滿了院中的草地，涼風徐徐吹來，遠遠地從湖上遊舫中傳來一陣悠揚的笛聲、歌聲。錫官、蕙官也跟着慧珍唱起歌來。愚官也張着兩隻小手，東跳西跳。宗誠老彎着腰哈哈大笑。張媽收拾完了，也出來蹲在臺階上，手裏揮着一把大芭蕉扇，嘴裏唧唧唔唔地唱她的山歌。——他們一家人都沉浸在清涼的月光下的快樂氛圍裏了。

嘩喇一聲，一隻白貓從紫藤架上竄了下來。愚官奔向月仙身邊，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錫官也忙着向宗貽處跑。慧珍忙摟住了蕙官，叫她不要慌。宗誠立着只是發呆。伯臧他們的談話也被打斷了。康氏站起來道：「時候已經不早了，大家就寢去吧！」仲良父子和叔文睡在書室後的客房裏。慧珍、錫官、蕙官向仲良道了晚安，便大家上樓去睡了。

第二章 怎樣檢查辭源

今天是星期日。周家向來起得早的，尤其是熱天，所以七點鐘便吃過了早餐。伯臧的異母弟仲珊，在嘉興中學教書，家眷也住在杭州。他和他的妻舅漆之瑜同住在陸官巷。仲珊已於前天到嘉興去了。仲良要去探望他們，伯臧、叔文陪了同去。他們三個人匆匆地走了。愚官還沒起來，月仙在客堂後間指導錫官兄妹溫課。宗誠、慧珍在書室裏，要求宗貽教他們檢查辭源的法兒。

宗貽在東首的位子上坐下，叫宗誠、慧珍各人把辭源取過來；又叫他們撥過兩張椅子來，並排地向南坐了。他先叫他們翻開目錄來，從子集的「一」部到亥集的「侖」部看了一遍，說道：「這許多部是依着部首的字的筆畫多少排列的。每部之內的字也是依着筆畫多少排的。查的時候，先把要查的字，除去了所屬之部的那個部首，再數牠的筆畫，然後向那一部裏檢標明幾畫的那幾頁，便找得着了。例如慧珍的「慧」字，是屬心部的；除了下面的「心」字，還有十一畫；我們把卯集心部翻出來，在十一畫的字裏找，便可找到牠了。又如宗誠的「誠」字，是屬「言」部的；除了在旁的言字，還有七畫；我們可以在酉集言部七畫的字裏找到牠。你們試把這兩個字找一找吧！」他們倆依着他的法兒一找，果然不久就找到了。宗貽道：「還有

「珍」字和「宗」字呢？再找找看。」宗誠翻了不久，便在「宀」部的五畫裏找到了「宗」字。慧珍翻了許久，找不出「珍」字來，急得面孔緋紅，額上的汗也急出來了，說：「我把「人」部、「入」部、「彡」部都找遍了，找牠不着；我要找「王」部，卻又找不出這「王」部來。哥哥，怎麼辭源上會沒有珍字的？」宗貽道：「王部是沒有的。凡是左旁從王的字本來都是從玉字的。篆體字王玉二字都是三畫一画，所以楷書把玉字旁的字都寫成「王」了。例如珍珠珊瑚玻璃玳瑁等字，都是和玉一類的東西，都是寫成王旁的。你在午集「玉」部裏去找，便找到了。慧珍果然在玉部五畫裏把「珍」字找到了，不禁叫起來道：「咦！你原來躲在這裏！」

宗誠接着問道：「王部既是沒有的，那末要查「王」字，應當找那一部呢？找「一」部嗎？「丨」部嗎？「二」部嗎？」宗貽答道：「你們翻翻看，「玉」部開頭，玉字之後，不就是王字嗎？」慧珍隨手一翻，果然找到了王字，問道：「王字並不指玉講，爲什麼也在玉部裏？而且牠比玉字少一點，爲什麼排在玉字之後呢？」宗貽道：「每部第一個字，就是這一部的部首，「玉」字是部首，所以排在前面。至於王字編入「玉」部，本是不合理的，用部首編成的字典，這樣不合理的事正多着哩！例如篆文從火的字，楷書往往把下面的「火」字寫成四點，像熱熱熬煎等字，因爲四點原是火字，所以都屬「火」部。至於無燕烏焉等字，牠們下面的四

點本不是火字變成的，卻也歸入「火」部，不是不合理得很嗎？」

宗誠道：「烏字倒不如編入「鳥」部妥當。」慧珍道：「烏字如編入「鳥」部，查時要減去烏字的筆畫，不成了負一筆嗎？」宗誠道：「王字編入「玉」部，不也比玉字少一點嗎？這可以援「玉」部的例把烏字排在部首烏字之後。」宗貽道：「宗誠的主張是有相當的理由的。」

慧珍道：「「火」部裏的字編得不合理的很多，「然而」的「然」怎麼也屬於「火」部？」宗貽道：「這倒是合理的。然字從犬從肉從火，本來是用燒狗肉這件事來代表燃燒的意思的。孟子上有一句「若火之始然」，仍是用牠燃燒的本義的。後來然字當作轉折的連詞和副詞的語尾用了，於是又造了一個「燃」字，在左旁又放了一把火，燒得更厲害了。」慧珍道：「怎麼叫做本義呢？」宗貽道：「一個字原來的意義叫做「本義」就牠的本義引伸出來的，叫做「引伸義」。借作另外一個意義用的，叫做「假借義」。例如「令」字，牠的本義是號令，引伸開來，如縣令之令，便指這一縣發號令的長官；能發號令的人必是才德好的，所以令字又有好的意思，如令德令聞之類；對別人應當客氣，所以稱別人的家屬有令尊、令堂、令兄、令郎等稱呼；這些都是引伸義。連詞、助詞、介詞、歎詞等從前叫做「虛字」的，都只借用這字的聲音，都可以說是假借義。「然而」兩字，都只是借用牠們的聲音，和牠們的本義無關的。」

宗誠道：「那末『而』字的本義是什麼呢？」宗貽道：「而字照篆文寫起來，本來是一個象形字，牠的本義是鬚鬚，所以古代字書說文上說：『而，頰毛也。』又有一部古書，叫做周禮，周禮中有後來補進去的一篇考工記，裏面有一道：『作其鱗之而。』之，就是與。這句是說雕一條龍，做成牠的鱗與鬚。這『而』字還是用的本義。假借義用慣了，一般人便不知道牠的本義了。『然而』兩字，你們也是常用的；如都依着牠們的本義講，『然而』不是燒鬚鬚了嗎？」說得慧珍和宗誠都笑了起來。

他們三人正在談笑，忽然書室門口進來一個客人，中等的身材，穿着一身白制服，一雙白帆布鞋，瘦瘦的臉兒，架着一副白玳瑁闊邊眼鏡，留着矮矮的平頂髮，手上拿着一頂草帽，笑容可掬地道：「宗貽，尊大人在家嗎？」宗貽擡頭一看，原來是杭州中學的校長彭旭初，連忙站起來招呼道：「彭老伯，請進來坐吧。家父陪了舍戚到陸官巷去了。」一面叫慧珍表兄妹二人把辭源收拾過去。旭初踱了進來，就在東首的位置上坐下，隨手把草帽擱在寫字檯上。宗貽遞了一枝烟，劃了一枝火柴給他點着了，自己也吸着了一枝烟，對面坐下了。慧珍宗誠過去向旭初並肩鞠躬。旭初欠身回禮，因問道：「令妹我是認識的，這一位是誰呢？」宗貽道：「他是我的表弟康宗誠；今年暑假和舍妹考入杭中的初中一年級。昨天剛從富陽來的。家父就是陪姑夫康仲良，康宗誠的父親，出去了。」這時，張媽已端進兩碗茶來。旭初又道：「他們回不回來吃中飯的呢？」

宗貽道：「他們是到陸官巷二叔家去的。家祖母也住在那邊；大概是在那裏吃中飯了。老伯有什麼事，儘管見示，由姪兒轉達好了。」旭初道：「本校定明天開學，適值孔子聖誕，放假一天。我想，明天上午八時，始業式和孔子聖誕的紀念儀式合併在校裏大成殿舉行。屆時，擬請伯臧兄演講，所以親自來向他接洽，他既不在家，就請你轉達吧！」宗貽道：「家父回舍，即當遵命轉達。」

旭初道：「這次入學考試，令妹的成績考得很好。今天是星期日，明天又是放假的，她卻還這般用功，真是個好孩子。——可是你怎麼在講辭源給他們聽呢？」宗貽道：「現在小學裏用的字典，都是什麼四角號碼檢字法，一筆檢字法，或點線面檢字法的。用舊式的部首編成的字典辭書，他們從來不會用過。可是入了中學，要他們預習，要他們在課外自動的閱讀，辭源這類的書，常常要用到。所以先把部首檢字的方法教給他們。」旭初道：「對於國文，我本來是個外行；不過我覺得，要學生國文好，單靠每週幾小時的課內講授，一定是不夠的，必須課內與課外並重，學校與家庭雙方都能加以督促指導，養成他們課外自動閱書的能力、興趣和習慣，國文方有長足的進步。古人說讀書有心到、口到、眼到的三到，胡適之又加了一個「手到」。「手到的工夫確是要緊的。手到的初步，便要教他們查字典辭書。可是現在的初中教師對於檢查字典辭書的方法，往往認為卑不足道，不肯切切實實地教導學生，字典辭書都不會查，怎麼能養成他們自動閱讀課外

讀物的能力和習慣呢？即使學生有一點兒閱讀的興趣，遇到幾次困難，也就掃地無餘了！宗貽，你看我的意思對不對？」宗貽道：「老伯的高見很對。可是每一班裏的學生很多，檢查字典辭書的方法，又非個別指導不可；天分笨些的，還得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導他；教師們有誨人不倦的精神的，實在不可多得；誰肯做這種麻煩的事呢？老實說，現在辦學的教書的人們，真正爲學生打算的，也不多啊！」

旭初道：「杭中今年新招三班一年級生。我想，每班教他們組織一個讀書會，由學生收集一筆錢，買些課外共同閱讀的書籍。這樣，每個學生，可以出少數的錢，閱讀許多有益的書，家長的負擔不是可以減輕些嗎？今天偶然看到你在這兒教令妹等查辭源；我又想到，在每班的讀書會裏，由學校購置書籍的款項中撥出一部分錢，替他們各備幾種工具書，以便查閱。初中學生，字典總得自備一部，如辭源、人名大辭典、地名大辭典等，自己備的想是極少的；不妨由校中替他們置備。不過檢查的方法，卻得請各教師先教會他們。由我和各教師說，似乎易有命令式的嫌疑。開學後第一次國文學科會議，請你提出這個建議，好不好？」宗貽道：「這辦法很好，開會時自當遵命提議。杭中同事都很熱心，這提議必能一致通過的。」旭初站起來道：「明天開學，校裏忙得很，我要去了。明天請伯臧兄演講，務必請他答應，拜託，拜託！」說完話，拿起草帽，戴在頭上，轉身就走。宗貽一直送出大門，方纔回來。

原來伯臧和旭初是北京高等師範的先後同學，兩個人交情很好，所以宗貽叫旭初做老伯。伯臧已是四十九歲了，旭初卻只有四十歲。伯臧是個穩健而溫和的人，旭初卻是個性急的，精明苛細的。旭初是個有血性的漢子，對於校務非常熱心，可是和同事一言不合，便要發脾氣，拍桌子大罵。學生對他，更是怕得不敢去接近。只有伯臧，是他所敬佩的，卻異常優禮。他和同事意見衝突時，常由伯臧調停排解；學生逢到這位彭校長大發脾氣時，也往往請伯臧來替他們解圍。所以伯臧在杭中，頗得全校師生的信仰。旭初因明天要叫伯臧演講，親自前來接洽，便是這個原故。

宗貽送了旭初回來，只見宗誠和慧珍在低低地談話，笑問道：「你們在談論些什麼？」宗誠道：「這是我們的校長嗎？臉兒青青的，可怕得很！」慧珍道：「他見了我們爸爸，有說有笑地，常常談到深夜纔肯去；你說他可怕，我倒覺得他很可親近哩！」宗貽道：「是的，他就是杭中的彭校長。宗誠表弟覺得他可怕；他的嚴肅得絲毫不能通融的辦法，不但學生怕他，教師們也多怕他。妹妹覺得他很可親近；他的赤誠熱心，以肝膽待朋友，確令人覺得他的可以親近。可是你們將來入學以後，應當由怕他的心理生出敬心來，由覺得他可以親近的心理生出親愛的心來，纔是學生對於師長應有的態度啊！」

這時，康氏走了進來，問道：「彭先生走了嗎？吃午飯的時候到了，爲什麼不留他吃了飯去？」宗貽道：

「明天要開學，他忙得很；爸爸又不在家，即使留他，他也不肯在這裏吃午飯的。」康氏道：「姑夫他們三個人想在二叔家吃午飯了；現在已經十二點了，我們去吃午飯吧！」宗貽、慧珍、宗誠三人跟康氏出來，到客堂裏，午飯已經擺好。紹愚正在地上行走，看見宗貽，叫一聲爸爸，便張手要抱。宗貽就把他抱起，坐在一張椅子上，餵他吃飯。

中飯吃完了，大家閒坐在客堂裏。一點多鐘的時候，天氣非常悶熱，黑雲密布，大有雨意。康氏道：「宗武、宗基，今天總得到了，怕上岸時要淋雨哩！」慧珍自告奮勇，要去江干接他們。宗貽笑道：「傻孩子，你去接，難道天就不下大雨了嗎？不過多一隻落湯雞而已！」月仙、宗誠笑了一陣。蕙官道：「媽媽，叫姑姑不要去吧！你看，電光一閃一閃地，怕要打響雷呢！」錫官笑道：「祖母，有棉花嗎？」康氏道：「你要棉花做什麼？」錫官道：「妹妹怕打雷，我要用棉花替她塞住耳朵！」蕙官在宗貽身邊扭着道：「爸爸，哥哥取笑我，你得打他！」

他們正說笑得起勁，忽然一陣大風，幾乎把院中的紫藤架吹倒；接着一道電光直射進屋裏來；接着一個霹靂，震得玻璃窗都隆隆地發抖。愚官把頭鑽在他媽媽的懷裏，嚇得不敢作聲。蕙官連忙爬到宗貽的身上去。錫官也忙躲在他祖母的身邊；康氏忙攙着他，心肝寶貝的亂叫。豁喇喇的一聲，大雨來了。宗誠道：「怕是冰雹呢！」慧珍忙叫張媽到各房間去關窗，自己趕快把客堂的門關上了。從玻璃窗中望出去，只見雨脚

如繩，傾盆不絕；雨中似烟似霧，連對面院子裏的竹、柳、花壇、石牆，都看不清了。院子裏頓時水滿，好似西湖裏的水氾濫了進來。

這一陣大雨，約下了半個光景鐘頭，驟然雨住雲消，一輪紅日仍高高地懸在天空。天氣卻清涼了許多。竹、柳、紫藤的葉兒，恰似洗了一次浴，青翠欲滴，格外綠得可愛。他們把窗和門都打開了，大家站在階沿上，遙望南山一帶雨後的景致。中間那條石子路已漸漸地燥了，兩旁的草地裏卻還是非常的濕。他們家裏養着的兩隻鴨，卻張翅昂頭，《Y》《Y》的叫着，似乎在自鳴得意。還有一隻母雞，站在花壇的邊兒上，用嘴理自己淋得濕透了的羽毛。宗誠指着那隻雞，對慧珍笑道：「慧妹妹，你看，那裏是一隻落湯雞呢！」慧珍漲紅了臉，趕過來要抓宗誠。宗誠連忙躲到康氏背後去，涎着臉向慧珍央求道：「好妹妹，饒了我吧！」康氏喝道：「你們這兩個頑皮的孩子，幾乎把我都絆倒了！」

大家正笑得合不攏嘴的時候，忽然來了一陣門鈴聲，張媽忙出去開門看時，原來宗基和宗武到了。車夫送行李來，拿了車錢走了。他們倆的衣服並沒有有一些濕。宗貽問道：「你們沒淋着雨嗎？」宗基愕然道：「這裏下過大雨嗎？怪道地上這樣的濕。江干並沒有下雨哩。過了鼓樓，纔看見馬路旁有些濕啊！」康氏道：「這就叫做秋雨隔田塍，從陰曆五月裏分龍之後，下雨的龍，經天上的神道劃分了區域以後，便常有這種

現象了。」慧珍道：「媽媽老是這般迷信！」月仙叫張媽去叫兩碗麵來。宗武道：「大嫂不必去叫了；我們在輪船上遇見外太婆家的王大表伯，已經請我們吃過蛋炒飯了。」康氏道：「既如此，張媽且去掏兩盆臉水，泡兩碗茶來。」他們倆洗完了臉，便坐下來談話。宗基道：「爸爸出去了嗎？什麼時候回來？我們今天還要進校去哩！」宗貽道：「今天是星期日，明天又是孔子聖誕，放假，明天再進校，也還不遲。四叔和爸爸陪了姑夫到二叔家去了，他們還是上午去的，想來不久就回來的。」

外面的門鈴又響了，慧珍跳起來道：「爸爸他們回來了，我去開門。」不多時，她和伯臧、仲良、叔文三人一同進來。叔文見了宗基、宗武，問道：「你們剛到嗎？沒有遇着雨嗎？」宗基、宗武齊聲回道：「是的。」叔文道：「明天是孔子聖誕的例假，你們今天在此地住一夜，明天再進校去吧！校裏的費用，我已替你們繳齊了。」過了一忽兒，又道：「今年慧珍妹、宗誠表弟都已考入杭中，你們比他們早半年，應得格外用功，不要被他們趕過去。」這時候，伯臧、仲良、宗貽已到書室中去了；叔文說完了話，也踱了進去。

伯臧他們四人在閒談；宗貽把彭校長的話轉達了伯臧。仲良道：「這位彭校長，上半年我在這裏同吃過一頓飯。他自己說常發胃病，我看他的病卻在肝臟。大凡性情急，氣量不宏大的人，最易犯肝氣病。他的病該是養重於醫；這樣繁劇的職務，於他的病體是不相宜的。」伯臧歎口氣道：「我何嘗不這樣勸他？可是他

家無恆產，一貧如洗，怎可一日無事？他的性既急，心又細，動輒發肝火，肝胃病自然不得好了。像他這樣做校長，實在太忠於職務，不忠於自身了！」宗貽道：「彭先生任事的負責，真是難得的；可是杭州中學自他接辦以來，已有三年；他那番慘淡經營的苦心，除了新造的校舍可表現他的成績以外，卻不見得十分出色，這又是什麼緣故呢？」伯臧道：「旭初的短處就在好使氣任性，所以他認為好的同事，大多是迎合他的。他想出來的主意，雖明知不合，也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當他的面，大家裝出一種熱心起勁的樣子來；他生了病，或有他事不能到校時，便大家偷懶了。這麼大的學校，靠校長一個人怎能辦得好呢？——其實，我們中國全國的政治，也犯這種毛病。」叔文道：「大哥批評得真不錯。小學部的同事何嘗不是如此的呢？」他們四個人在這裏閒談；慧珍、宗誠、卻和宗基、宗武擠在一張小寫字檯旁，把上午新學會的辭源的檢查法，講給他們聽，而且叫他們查自己的名字。

長長的初秋的白晝，這樣地消磨過去了。慧珍他們商量着要組織一個讀書會。他們主張把在清波中學肄業的，仲珊的兒子宗常，漆之瑜的兒子志華，也邀來參加。會址就在這裏，而且推舉慧珍做總幹事，而且主張請叔文和宗貽做顧問。他們四人約定，晚飯以後，先把簡章擬好，請叔文修改。——青年人做事，只要對於這件事有了濃厚的興趣，便都想趕快地把他做成功，所以晚飯之後，他們臉也不及洗，口也不及漱，又聚

在書室裏擬他們讀書會的簡章了。

晚上九點鐘了，伯臧依了慧珍的主意叫宗基宗武到樓上去睡；宗誠也得了仲良的許可，上樓和他兩位表哥同睡。伯臧父子還和叔文陪着仲良在書室中談話，康氏就帶着全家先上樓去了。宗基宗武是常來的；宗誠卻還是第一次上樓。走上樓梯，慧珍領了他們由扶梯間西南角的房門走進前間客堂的樓上，說道：「這是哥哥嫂嫂的臥室。」宗誠看時，東北角朝南一張大鐵床，床前一個五斗櫥，一張椅子，一口衣廚，兩疊箱子，一隻梳妝臺，沿着東面的牆壁一直擺到窗前。靠窗一隻寫字檯，有一張旋轉的椅子。東南角有一扇門，通到洋臺上去。西面有一個大窗子。靠窗是兩張沙發夾着一張茶几。由窗子裏望出去，全湖在目。黑沉沉的遠山，一星星的燈火，一葉葉稀疎的遊艇。這時，月兒早已升上來，水面反映出魚鱗似的閃光。遠山的頭上也蒙着白茫茫的月光，反顯得月光不會照到的地方愈加黑暗了。愚官已睡着在月仙懷裏。月仙剛把愚官放在床上，要招呼他們坐坐，慧珍已領他們到洋臺上去了。

他們在洋臺上望了一望，又轉進東面書室的樓上去。康氏正指揮張媽在把裝好的糕餅果子拿四盤到樓下去。錫官兄妹也拿着盤子，算幫他們祖母的忙。慧珍道：「這是爸爸媽媽的臥室。西北角朝南的那張大床是爸爸和錫官睡的；東南角朝西的那張床，是媽媽和蕙官睡的。今天晚上，媽媽叫我和蕙官睡在她的

床上，媽媽睡到爸爸那裏去，把後間我的床騰出來給你們睡。」原來這房裏，朝南的床前是一張有抽屜的小方桌，兩張椅子，一口五斗櫥，一隻梳妝檯；前面擺着一張馬鞍桌，一張藤靠椅，兩三張方凳。朝西的那張床的橫頭，有一個朝東的窗，靠窗擺着一張四仙桌，幾張方凳子。東南角有門通到洋臺上去；東北角有門通到後間去。

他們穿進後間，見東北兩面都有一個窗，朝北的窗下有一張小寫字檯，前面和兩旁各有一張椅子，床是朝北鋪的，床前有一張茶几。東北角擺着一口小小的衣櫥，西北角有一扇門，通到扶梯間去。宗誠道：「這裏是表妹的臥室了。我們今晚就睡在這裏嗎？」慧珍道：「是的。你們三個人一床，嫌熱吧？」宗誠道：「三個人一床，這纔叫做親熱哩！」慧珍讓他們三人在小寫字檯旁坐下，自己去前間掇了一張方凳兒來，坐在旁邊，張媽拿過一壺茶，四隻茶杯來。錫官、蕙官各端了兩盤糕果來。康氏也走過來，就坐在床上，談了一忽兒，說道：「快十點了，你們明天還要到校裏去，早些睡吧！」說罷，就和慧珍攜了錫官兄妹回自己房裏去。伯臧父子也上樓來了。

不到半個鐘頭，前面兩間裏的人們已睡得靜悄悄了，月光從東窗射進來，電燈雖然關上，斗室裏還同白天一樣。他們三個人初時睡不着，還在床上唧唧地商量讀書會簡章。不久，已大致就緒，也都呼呼入睡了。

第二章 組織讀書會

杭州中學是浙江省一個規模最大的省立中學。師範部和初中部在湧金門和清波門之間，小學部也在近旁，這是杭中的本校。第一分校在學院前，是杭中高中普通科、工科、商科，專收男生；第二分校在西大街，是杭中高中普通科、蠶絲科，專收女生。本校的校舍是就舊杭州府學的遺址新建的，只有大成殿、明倫堂還保存着；大成殿的兩廡早已完全坍去，現在卻把兩廡、大成殿外的露臺，一直到鳴錫門外，改建成一所偉大的大禮堂。明倫堂以西，全是新建的校舍，大門開在西面，對着西湖。中間是兩座二層樓的教室，一座是初中部的，一座是師範部的。這兩座教室之間，是一座三層樓的房子，樓下是辦公室、圖書室；二樓是教員的住室；三樓是職員的住室。教室之北，是女生宿舍；之南，是男生宿舍。還有膳廳、廚房、運動場、操場、健身房之類，設備是很周到的。音樂和手工的教室，卻遠在崇聖祠那邊。崇聖祠、文昌閣前的桂苑，他們叫做桂花街，直通到忠孝場。學生也相當的發達。師範部共九班，男女分班，男三女六；初中部九班，卻是男女合班的。第一分校，尚有高中普通科六班，工科三班，商科三班；第二分校尚有高中普通科六班，蠶絲科三班；一共有三十九班。校長之下，設男女二分校主任。教職員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彭旭初請周伯臧講演的始業式和孔子聖誕紀念式。

就在本校的大禮堂舉行的。

八時到了，大禮堂裏坐滿了師範部和初中部的學生，男生在左，女生在右；初中生在前，師範生在後。康宗誠和周慧珍恰好分坐在第一排的左右兩端。禮堂上雖然坐滿了人，卻肅靜得很。彭校長和本校的教職員魚貫入場，分坐在兩旁。一位穿白制服，臉兒胖胖的文牘文先生，站在演講臺的右角上，提起了嗓子贊禮。全體起立，彭校長步上演講臺，領導全體師生，向國黨旗及孫總理遺像行了禮，讀了遺囑，唱了黨歌。這時，演臺後面的屏門一齊開了。彭校長又領導着行謁聖禮，向大成殿放孔子牌位的暖閣三鞠躬。然後全體坐下。彭校長報告，今天是始業式和孔子聖誕紀念式合併舉行，又把上學期教務訓育事務三項成績，及本學期校務進行的計劃，撮要報告；然後說到今天特地請本校國文教師周伯臧先生講演。說罷，便向臺下坐着的周伯臧招呼，邀請上臺講演，自己卻退到主席的座位上坐了。

這時，全體師生的目光，一齊集中在周伯臧的身上。他，矮矮的個兒，黑黑的臉兒，身上穿了一件舊的魚白色的紡綢長衫，頭上留着平頂，臉上架着一副黑邊眼鏡，嘴上留着短短的一字鬚子，腳上穿着一雙布底的鞋子，在鼓掌聲中，從容不迫地走上臺去，微笑着向臺下點頭招呼，就站在臺上，開始講演。伯臧的口才原是好的；這次講演，雖然沒有什麼準備，卻也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個鐘頭，滿座爲之動容。演講臺上，坐着一男

一女兩個師範部三年級的學生，在記錄他的演講辭，低着頭，只是寫。講演完了，伯臧仍在鼓掌聲中，緩步下臺。這儀式也就完了。彭校長引導全體師生，魚貫地出了禮堂，然後分散。

宗誠跟着慧珍回到家裏，原來叔文和宗基、宗武早已到職業中學去了回來，宗常、志華也在那裏了。他們六個孩子，便聚在書室裏，討論組織讀書會的事。他們推舉宗基把讀書會的簡章寫下來，要請叔文替他們修改。那時，叔文正在客堂後間，和仲良看錫官兄妹下軍棋。慧珍跑去，硬把他拖了來。叔文走進書室，他們便七嘴八岔地把這件事告訴了他，而且一定要請他做個顧問，立刻替他們修改簡章。叔文道：「你們的簡章呢？拿來我看吧！」慧珍把寫好的一份簡章，遞給叔文。叔文取來看時，只見第一行寫着「我們的讀書會的簡章」，笑道：「這標題便可省好幾個字，就提起筆來，把牠改成「讀書會簡章」五字。他略略看了一遍，便替他們一條條地，或刪或增，都修改好了。叫宗常道：「你的小楷好些，把牠謄清了吧！」宗常接了，便到慧珍的書位上，向慧珍討了筆墨紙硯，謄寫了一份。

簡章謄好了，叔文和大家正在圍着看時，伯臧和宗貽回來了，仲良也從裏面走了出來。宗貽問道：「你們一窩蜂地圍着四叔，在做什麼呢？天氣這般熱，卻大家擠在一起！」仲良也笑道：「叔文弟在小學裏和小孩子還纏得不夠嗎？」伯臧也笑道：「這纔叫做活獅王啊！你看，宗誠竟爬到四舅舅的背上去了！」叔文推

開了擠着的孩子們，笑着站了起來道：「他們要組織讀書會，簡章我已替他們改好了，正在把所以增刪修改的道理講給他們聽哩！」宗貽笑道：「老叔真有爸爸剛纔說的孔子誨人不倦的精神了！」叔文把謄清的簡章遞給伯臧道：「大哥，你也給他們看看，還有要修改的地方沒有？」伯臧接了過來，鋪在寫字檯上，仲良、宗貽也走攏看時，見上面寫道：

「讀書會簡章

一、本會以互相切磋，養成自由閱讀之能力，興趣、習慣為宗旨。

二、本會書籍雜誌，除由會中購定，或會員家長酌量購贈之外，會員須各出所有，交互借閱。

三、本會書籍雜誌，由會員輪流閱讀——閱讀期間，書籍，每冊以一月為限；雜誌，每冊以一星期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之。

四、本會每月開常會一次，於每月之最後一星期日舉行；會員須各提出閱書筆記及口頭報告。由各會員研討批評。開會時由各會員輪流主席。

五、本會設幹事一人，掌理本會款項收支及雜務；文書一人，掌理本會文牘及開會時之記錄；由會員互選。任期半年，連舉得連任。

六、本會設顧問二人，選定讀物，指導閱讀，補助會務之進行；由會員議決後延聘之。

七、本會書目，每半年須查編一次。

八、本會會員，每人應於入會時繳納基金一元；每月繳納經常費一角。

九、本會暫以湧金門直街一號周宅爲會址。

十、本簡章如有未盡處，得於常會時提議修正之。」

大家看完了，伯誠道：「大體已很不錯；不過我的意思，這讀書會應得有個名字方好。」慧珍搶着道：「如何我也說要取個名字纔好呢！」宗誠道：「就叫做湧金讀書會吧！」仲良道：「這個名字太拘泥於會址，含義也嫌太狹，不好。」宗基道：「那末，不如叫做杭州。」叔文道：「這又嫌太泛了。」宗常道：「我們這會，是中表姊弟組織成的，不如叫做棣華吧！」宗貽道：「到底是你大些，有些想頭。」慧珍道：「爸爸，怎麼叫做棣華呢？」宗貽道：「古書中有一部詩經，詩經裏有一首詩，第一句是『常棣之華』，棠棣是一種植物，華同花。這首詩是講兄弟的。」慧珍道：「這是好極了！切貼得很，又不是杜撰的。」大家同聲贊成，於是就決定用棣華二字。叔文道：「那末前面再加一條吧！」就提起筆來寫道：「一、本會定名曰棣華讀書會。」又把原有十條的數字改過，一共有十一條簡章。叔文道：「簡章擬好了，你們下午開個成立大會吧！」

十二點鐘到了，大家到客堂裏去吃中飯。今天人特別多，方桌上加了一個圓桌面；錫官兄妹三個由張媽管着在後間吃，這裏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團團地坐了十一個人。八大盆家常小菜，一大碗湯，雖非盛饌，倒也可口。一家人也沒有什麼客套，不消半個鐘頭，便都吃完了。

張媽收拾完了，端上茶來。叔文叫把茶送到書室裏去，指揮這批孩子，把兵兵檯子搭起來，佈置了一個會場。月仙也興致很好，叫張媽去買些水菓糖果，裝了四盆，擺在檯子上。慧珍準備了記錄的紙筆。六個孩子在兩邊坐下；叔文拉了宗貽，同坐在上面。叔文道：「你們應當先推定一位臨時主席，一位臨時書記。」他們就推宗常做主席，宗基做書記。宗常移坐到下面主席的位子上去，又叫志華和宗基把座位互換。一切安排就緒，宗常就宣佈開會，叫大家肅立，他朗朗地宣讀了總理遺囑，然後叫大家就座，指定慧珍報告發起的經過。

慧珍站起來，掠了掠鬢髮，說道：「今天是我們這小小的棣華讀書會誕生的日子，恰好遇到孔子的誕辰；這雖是偶然的事，卻是值得引為榮幸的。我們又得到四叔和哥哥來做我們的顧問，指導我們；本會的前途，一定是很有希望的。」她說到這裏，略頓一頓，把眼光向叔文和宗貽掃射了一下。又接着道：「我們深知道，我們的學識幼稚得很；可是我們的求知慾卻很強旺。我們要滿足我們的求知慾，要療治我們知識上的

飢渴，非得找精神上的適當豐富的食糧不可；僅僅課內教師講授的一些，是不夠滿足我們的，所以我們非從課外的閱讀努力不可。但是一個人胡亂地去閱讀，不但如暗中摸索，事倍功半；而且很有虎頭蛇尾，半途而廢，一暴十寒的危險。爲了要互相規勉，互相切磋，繼續不斷，循序漸進地去讀書，去求知識，所以要組織這個小小的讀書會。」說到這裏，又略略停頓了一下。「這個會，可以說是我和宗誠表哥發起的。首先贊成的是宗基宗武兩位哥哥。現在宗常哥哥和志華表弟也都踴躍地加入了。我們又得了爸爸和姑夫的鼓勵，四叔和哥哥的指導，所以從發起到成立，只費了兩天最短的時間。我們的校長，彭旭初老伯也曾說過，要國文好，必須課內課外雙方並進，學校家庭雙方督導，方能有效。校內的正課，我們所得到的益處，是和別的同學一樣的。現在我們有了這校外課外的讀書會的組織；我們家庭方面，又有鼓勵我們，指導我們的許多家長；我們的環境，不是遠勝於其他的同學嗎？我們千萬不要辜負了這特殊優良的環境，快快共同努力吧！今天本會成立，適值孔子誕辰。今天早上，爸爸在杭中講演，說孔子有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我敬祝本會的會員們，從今天起，以學不厭的精神來讀書；我們的許多家長，我們的顧問，四叔和哥哥，都以教不倦的精神，恆久地予我們以鼓勵和指導！——完了。」她說完了話，從容就坐；合座都鼓起掌來。這時，伯臧和仲良站在書室門口，康氏和月仙站在客堂後間門口，也都稱贊她口齒伶俐，說話也有條不紊。仲良拍着伯臧的肩道：「伯

「臧兄，我倒沒有知道，令媛竟是個演說家呢！我們誠兒那裏及得她！」伯臧道：「現在的小孩子們都有這一套本領的，你不要小覷了誠兒！」

他們接下去，先把簡章逐條通過，接着就推舉幹事，慧珍得票最多，當選；文書，卻是宗常當選。宗常又提議請叔文、宗貽二人做顧問，全體贊成，通過。又用抽籤法排定了月會輪流做主席的次序。這纔宣告散會。

散了會，慧珍就執行幹事的職務，向會員收基金和第一月的經常費。一忽兒就收齊了，叔文又教她立簿登記。歇了一歇，慧珍和宗常拿着一張紙，竟向各家長募起捐來，第一個找到仲良。仲良道：「我捐兩元。」於是伯臧、康氏接着也各捐兩元，月仙捐了一元。宗貽道：「我捐贈開明書局出版的中學生雜誌一年。」叔文道：「我捐文心、詞和句、文章作法、愛的教育、續愛的教育各一冊。」慧珍細細一算，除書籍雜誌外，共收得十三元六角。月仙到樓上把自己的一隻小書箱騰出，叫張媽拿下樓來，說是送給他們藏書的。他們大喜。

會場還沒有收拾，他們還亂轟轟地東一堆人，西一堆人在談論着；慧珍、宗常正纏着宗貽、叔文，要他們同去買書；彭旭初忽然從外面走了進來，面上露出一種詫異的臉色，問道：「你們在開什麼會呢？」宗貽、叔文笑道：「這些孩子們剛在組織讀書會哩！」說着，把旭初讓到書室裏去。伯臧、仲良也迎了出來。旭初和仲良握手道：「康先生，好久不見了！我吃你的丸藥以後，胃病好了許多。近幾天，又有些不舒服了。今天正好請教，

再吃些什麼藥。」仲良道：「藥物只能治一時之病；彭先生的身體，還得節勞調攝纔好。」伯臧道：「旭初，你那事必躬親的辦法，總得改良些纔行。校長也是獨當一面之局，誠然是個繁劇的職務；但求用人得當，自己只須總攬大綱，便可指揮若定。你那樣幹法，怕你的身體吃不消呢！」旭初坐下來歎口氣道：「老哥金玉之言，我何嘗不信任，不感激；無如杭中的事，竟非件件躬親不可！這勞什子的校長，我實在不願再做了！暑假前，我不是竭力辭過職的嗎？廳裏總不讓我辭。我也只有鞠躬盡瘁而已！」伯臧、仲良聽了，都替他暗暗歎息。

旭初又問到孩子們組織讀書會的情形。叔文一一告訴了他。旭初道：「這批孩子們生在這樣良好的家庭裏，正是幸福！他們有這樣好學的志願，是值得獎勵的。」說着，在懷中皮夾裏取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道：「我也捐贈五元。」宗貽道：「怎麼好收老伯的捐款？」伯臧道：「旭初和我，本是弟兄一樣，叫他們過來道謝，竟老實地領受了吧！」宗貽叫六個孩子一同進來，向彭先生道謝。旭初卻一個個地問了姓名年歲和肄業的學校，並且勉勵了幾句。

他們退了出去，伯臧問道：「旭初，你的長女菱仙，今年不也進初中了嗎？她和慧兒本是附小同班畢業的。請她也加入這個讀書會，好嗎？」旭初道：「那是好極了，她聽到這消息，一定很高興的。好在我的寓所在東海里，離這裏很近。請宗貽、叔文先容，准許她入會吧！」宗貽把慧珍叫來，和他說了；慧珍出去向大家徵求

同意，全體表示歡迎。於是這棟華讀書會的會員，又多了一個彭菱仙。旭初向他們要那份簡章看了道：「我帶回校去，替你們油印一二十份吧！」說罷，把簡章藏在袋裏，卻又從袋裏摸出一疊紙來，遞給伯臧道：「這是你早上講演的記錄，由男生沈眉士，女生陳慧君記錄的，他們已謄清了，請你再略加修正，我想在校刊上發表。」伯臧道：「這實在不值得發表的，你既主張發表，讓我好好地修改一下，後天繳卷，可以嗎？」旭初道：「當然可以；我知道你的脾氣，決不會誤期的。」說罷站起來道：「我去叫菱仙來和他們這班小朋友見見吧！過了今天，要下星期日纔有見面的機會了。」伯臧笑道：「你總是這般性急的也罷，我叫張媽去請她來，不必你做爸爸的勞駕了！好在此地她也是常來的，和內人小媳，也都熟識。」宗貽就進去打發張媽去東海里接彭小姐，說彭校長也在這裏等他。旭初便坐下來，順便請仲良診脈。仲良診了脈，看了舌苔，又細問了近來的病情，便替旭初開了一張方子，並且說道：「肝胃病總是養重於醫；第一，動不得肝火；第二，飲食要留心；第三，要少勞動，尤其是精神勞動。」

不久，張媽領了彭菱仙進來。仲良看時，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白衫、黑裙、黑襪、布鞋，和慧珍同樣地打扮，臉龐圓圓的，紅紅的，眉宇間卻顯出一種英挺的氣概，和慧珍溫文秀麗的相兒又是不同。旭初叫她向仲良、伯臧、叔文、宗貽，一一地見了禮。這時，慧珍首先跑了進來，拉着菱仙的手，叫了聲姊姊。宗常他們卻遠遠

地站在客堂裏，集中了視線，注視着她。菱仙這時還有些莫名其妙，暗想道：「這五個男孩子，我都不認得的，爲什麼這樣注視我？爸爸叫我到這裏來，是爲了什麼呢？」她正在懷疑，慧珍把她拉着道：「菱姊，我詳細地告訴你吧！」便一五一十地把組織讀書會的情形都告訴了她。最後問她道：「彭老伯的意思，叫你也加入我們這個會，你願意嗎？」菱仙聽到這裏，不禁笑將起來道：「這是好極了！」慧珍於是拉了她的手，同到客堂裏，給她一一介紹。康氏和月仙也都出來和菱仙招呼談話。這時錫官蕙官早已下完了軍旗，在吃他們開會時剩下的糖果，見了菱仙，便趕過來，一個人牽住了她一隻手道：「菱姑姑，你上星期就答應和我們去逛西湖了，究竟什麼時候去呢？」愚官也伸着小手，撲向她身上道：「姑姑，我也要去的！」

伯臧他們四人送旭初出來。旭初向康氏、月仙招呼了一下，道：「我先走了。你們且在這裏等一等，我到了校裏，叫照相館裏來替你們拍一張照吧！」孩子們聽了，更是高興。旭初去了不久，果然留芳照相館派人帶了照相機來替他們拍照。他們就在院子裏，七個人並排站好，請叔文、宗貽兩位顧問也加入，照了一張相。照好了相，伯臧叫宗貽付錢。照相的人道：「彭校長已吩咐過了，照相的錢統由他付；並且說過，一共要印七張。」說畢，帶了照相機走了。

這時候，已是下午五點鐘了。宗基、宗武、宗常、志華都先後走了。菱仙也起身告辭，卻被慧珍一把拖住。康

氏也道：「他們已玩了一整天了；你們家裏離此很近，吃了夜飯，叫張媽送你去吧。」慧珍道：「她又不是小孩子，怎麼要叫張媽送？」——吃過夜飯，我陪你去好了。」菱仙覺得難於推卻，也就答應。吃過了晚飯，又乘了一會兒涼，到八點多，纔起身告辭，也不要慧珍陪送，獨自踏着馬路上的月光回去。

第四章 破音字舉例

杭州市各中等學校都遵部章於八月二十五日開學。二十六日是星期日；二十七日是孔子誕辰，放假；所以二十八日纔正式上課。這一天，上午八時以前，宗貽要到杭中去上了課，再到圖書館去，慧珍、宗誠跟了他同去；錫官兄妹也各背了書包，跟叔文到杭中小學部去了。仲良因為明天就要回去，所以要到陸官巷去一趟，順便到大街上去買些東西，八點鐘，也出門去了。伯臧獨自一人在書室裏，訂正昨天的演講稿；到了十點鐘，也到師範部上課去了。仲良是在陸官巷吃中飯的。宗貽，因省立圖書館遠在求是路，照例是不回來吃中飯的。伯臧叫校役回來說，彭校長請客，邀他作陪，中飯也不回來吃。叔文、宗誠、慧珍和錫官兄妹，回家吃了中飯，又匆匆地到校去了。所以這一天，湧金門直街的周宅裏，竟是非常冷靜。

下午五點光景，他們都先後回來了；只有伯臧、仲良還沒有回來。宗貽問慧珍道：「你們今天第一天上課，有什麼新奇的感觸呢？國文，選授的是那一篇？先生講的，都能懂嗎？」慧珍道：「國文，發了一篇朱自清做的背影，是鉛印的，卻沒有標點符號，也不分段。先生說，要我們自己標點分段的。另外又發了一份標點符號的使用法，叫我們先去細看一遍。明天，我們這班沒有國文課；後天，先講標點符號使用法；大後天，方講這篇背

影呢。今天課內，先生先教我們查各種工具書的法兒。我們幸而先把辭源的檢字法學會了；所以先生叫我們查『浙江省立杭州中學』八個字，我和誠表哥查得最快。」宗誠道：「我遇見了一個小學裏同班畢業的老同學，孔樂三。入學試驗，他考了個第一。孔樂三苦得很！他六十多歲的爸爸，是前清的老貢生，不料於八月十五日病死了。他們家裏本是很窮，他爸爸又死了，幾乎弄得不能入學哩！他在小學裏，本叫做孔友賢。到畢業的時候，他爸爸定要他改名樂三。今天我遇見他，纔知道他就是老同學孔友賢哩！」

慧珍道：「你提起孔樂三，我卻想起了我們班裏的一件新聞。哥哥，真巧得很，我們同班的同學卻有三個異姓同名的；一個是孔樂三，還有一個孟樂三，一個顏樂山哩！今天上班點名，其餘的先生都把顏樂山的樂字讀做『效』，孔樂三、孟樂三的『樂』字都讀作『落』；教國文的王先生卻把孔樂三的樂字也讀做『效』，孟樂三的樂字仍讀做『落』。我聽了，覺得很奇怪。因為是第一天上課，先生和同學都是陌生的，不好意思便問哥哥，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叔文道：「中國字的讀音真麻煩，音樂的樂字讀做『樂』，快樂的樂字讀做『落』，當作喜歡愛好講的樂字卻讀如『效』。同一個字，有三種不同的讀法。」宗貽道：「音樂的樂，現在也有人把牠讀作『落』的；這是讀錯了，大家都曉得的。至於這字又可讀如『效』，曉得的人便少了。就這三個名字來說，卻還容易

分辨。論語這部古書，慧珍和宗誠總看見過了。牠裏面記有孔子的話道：「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同智。智者性動，水是流動的，故愛好水；仁者性靜，山是靜止的，故愛好山。孔子最得意的學生叫做顏回。孔子嘗稱顏回「其心三月不違仁」也。見於論語。顏回是個仁者，是個樂山的人。他姓顏，所以名字叫做樂山。這個名字是從論語上取來的，所以這「樂」字常從論語讀如「效」。如用注音字母注音，當作「一么」。還有一部古書，叫做孟子，你們也曉得這書名的。這書裏記有孟子的話道：「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認爲這三件事比王天下還要快樂。你們那位同學姓孟，他的名字便從這段孟子上取的。所以這個「樂」字是快樂的樂，當讀作「落」。慧珍笑道：「經哥哥一講，這兩個同學的名字，我們從此不會叫錯了。還有那個孔樂三，他的名字怕也從孟子裏取的；爲什麼王先生卻把「樂」字也讀如「效」呢？」宗誠道：「怕是他讀錯了吧？」叔文道：「不見得你們的王先生是王劍英吧？他是大哥從前的學生，寫得一手好字，大哥很得意他的。他決不會讀錯的！」

剛說到這裏，伯臧從外面回來了。慧珍道：「哥哥，你快講給我們聽吧！」宗貽道：「孔樂三的名字也是從論語裏取來的。論語裏還有一節孔子的話道：『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

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他姓孔，還有一個名字叫友賢，所以我猜他的名字是取義於「樂多賢友」的第三種有益的樂。所以也當讀如「效」。王先生並沒有讀錯。其餘的先生不是專習國文的，所以一時疏忽，以為也是取的「孟子裏君子有三樂」的意思，把這樂字也讀做「落」了。」叔文道：「如何？我知道王劍英先生決不會讀錯的。這節論語裏用了十一個「樂」字，三種讀法卻都完全了。「禮樂」的樂，讀作「藥」；「驕樂」「宴樂」的樂，都讀做「落」；其餘的八個「樂」字都讀如「效」了。——我的記性真壞，怎會想不起這節論語來呢？」

伯臧道：「你們在講什麼呀？」叔文大略地告訴了一番。伯臧道：「關於樂字的讀音，從前也有個笑話的。」慧珍道：「爸爸，快講給我們聽吧！」伯臧道：「東周列國志這部小說，宗誠也看過的吧？戰國時，燕國有一個樂毅，曉得吧？」慧珍宗誠齊聲答道：「曉得的。姓樂的樂字和音樂的樂字一樣，讀做「藥」的。」伯臧道：「不錯。前清末年，那時還是科舉時代。讀書的人去應考的叫做童生。童生經過一次縣考，一次府考，一次道考，考及格了，叫做秀才。舉行縣考的時候，照例要由縣長親自點名的。那時的縣長，叫做知縣。知縣，有的是由考試出身的，有的是用錢去買來做的，叫做「捐班」。」慧珍道：「怎麼官可以買的？」伯臧道：「這是專制時代的怪現象呀！捐官這件事是公開的。你們想：用錢捐官做的，一定是有錢的財主，或者把做官當作生

意的人了；這種人怎麼會有相當的學問呢？當時有一個知縣，是捐班出身的。逢到縣考，他也得親自坐堂點名。點到了一個童生，姓名是樂樂樂三字。他叫了聲「樂樂樂」，沒人答應；又叫了聲「落落落」，也沒有人答應。旁邊站着他的文牘先生，那時是叫文案師爺的，畢竟比他多識幾個字，忙附着他的耳道：「樂字也可讀如『效』的。」他聽了，忙又大聲叫道：「效效效」，仍是沒人答應。他只得跳過了這個古怪的姓名另點下面的名都點完了，只見一個童生踱過來打了一個躬，說道：「公祖爲什麼不點學生的名？」他道：「我把名都點過了；你叫什麼名字呀？」那童生道：「學生姓樂（音藥），名樂樂（音效樂）。」說時，還伸手去指名冊上的姓名。那知縣很怪他姓了這古怪的姓，還要取這古怪的名字。這事傳揚開去，大家都說他是個一字不識的知縣哩！慧珍笑道：「叫我點名，逢到這個童生，也只有他的姓不會讀錯吧！」

宗誠道：「我們經大表哥仔細地講過了，又聽了大舅舅這個笑話，這樂字的三種讀音是很明白了，而且再也不會忘記。別的同學們怕還辨不清，記不住，得想法在樂字上加什麼記號纔行哩！」伯臧道：「從前的確有一種加記號的法兒。例如音樂的樂字，音藥，入聲，是樂字的本音，不加記號；快樂的樂字，音落，也是入聲，音卻變過了，在樂字的右下角加一圈；樂水樂山的樂字，讀如效，變作去聲了，在樂字的右上角加一圈。又如『長』字，作長短的長解，是平聲，是長字的本音，不加記號；作長幼的長解，卻變作上聲了，在長字的左上

角加一圈。又如「夫」字，作丈夫、車夫、夫人、夫子的夫字是平聲，是夫字的本音，不加圈記；文言文中用於句首表示提引推論，或用於句末表示商度驚歎，都讀作「扶」，聲音也變了，但仍是平聲，在夫字的左下角加一圈。這法兒叫做「圈讀」，便是用記號來表示字音的變化了。宗誠慧珍都用指頭在桌子上畫，默記這圈讀四聲的法兒。慧珍忽然道：「我們在小學裏學過的注音符號也以四角加點的法兒分別四聲，不是從這圈讀法脫胎的嗎？」宗貽笑道：「正是，正是，妹妹能這樣推想開去，可以說是聞一知二了。」

宗誠問道：「音樂的樂和快樂的樂同是入聲，夫子的夫和讀作扶的夫同是平聲，爲什麼前二者不加圈，後二者加圈呢？」伯臧道：「音樂的樂，夫子的夫，讀的是這兩個字的本音，快樂的樂，讀作扶字的夫，讀的是這兩個字的變音。以注音符母來說，樂字讀作「樂」，是「ㄌ」母；讀作「落」，是「ㄌㄛˊ」母；雖同是入聲，卻有分別。夫子的夫，是「ㄈ」母；讀作「扶」，是「ㄈㄨˊ」母；前者叫做「清音」，後者叫做「濁音」，和英文的 f 與 v 一樣；雖同是平聲，也有分別。這些和本音不同的變音，從前叫做「破音」，讀這些字的變音，叫做「讀破」。從前的讀書人對於這事是非常注意的。那面第一個書櫥裏有一部木版的四書，還是我小時候讀過的；裏面凡是讀破音的字，都有朱筆的小圈兒。你們將來空的時候，可以隨便翻翻，也可以增長些見識。可是這部書經過先君——慧珍，就是你的祖父——圈點，批注，手澤猶存，當好好地保管；千萬別弄破了。」

牠」剛說到這裏，仲良恰從外面坐了人力車回來，買了許多東西，叫宗誠同去收拾了。伯臧叔文也踱了出

去。

慧珍又繼續向宗貽問道：「我記得去年冬天，哥哥，你曾教我一首小詩，是唐朝的白居易做的，末了兩句是『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句末用個『無』字，這和『夫』字用在句末讀作『扶』的是否相同？」宗貽道：「這兩個字雖然同用在句末，聲音相同，卻有區別。『無』字用於句末表示『疑問』，等於語體文中的『麼』或『嗎』；『夫』字用於末句，表示『商度』或『驚歎』，等於語體文中的『罷』或『吧』。例如歐陽修有『一首詞裏有一句『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這無字也作『麼』或『嗎』用的。我們常見到的『悲夫』、『有是夫』之類，便等於『吧』字了。」慧珍又問道：「那末爲什麼文言文用『夫』，語體文用『吧』？文言文用『無』，語體文用『嗎』呢？」宗貽道：「這是古代的聲音和現代不同的緣故。『夫』和『無』屬於『w』母，『吧』屬於『b』母，『麼』屬於『m』母，你辨得清楚嗎？」慧珍道：「辨得明白的。照注音字母說，都是『唇音』對嗎？」宗貽道：「唇音分幾種？牠們的分別又在那裏呢？」慧珍道：「唇音有『輕唇』、『重唇』兩種：輕唇音是上齒下唇相合發音的；重唇音是上下兩唇相合發音的。」宗貽道：「小孩子初學講話，先會叫爸爸媽媽。爸媽二音屬於『f』、『f』二母，都是重唇音。由此可知

小孩子的發音，最早的是重唇音。外國的小孩子叫父母也是 Papa Mama，到後來纔能說 Father, Mother，由重唇音轉到輕唇音，和中國的由爸爸媽媽轉成父母一樣。人類由太古初民時代逐漸進化到現代，正和小孩子漸漸大起來一樣，也是先有重唇音，後有輕唇音的。清朝有一個學者，叫做錢大昕。他有一篇古無輕唇音說在他所著的十駕齋新錄裏，舉出許多證據，來證明古代沒有輕唇音，凡是輕唇音的字都讀成重唇音。所以「夫」字古音本與「吧」同，「無」字古音原與「麼」同。但後來有了輕唇音，「夫」和「無」都讀作「扶」了；而口語裏卻還說「吧」和「麼」，於是新造這從口巴聲的「吧」字，借用這么麼小醜的「麼」字了。——和尚念經，你總聽到過的。我們繼祖母不也常念佛嗎？他們常念「南無佛，南無阿彌陀佛」，「無」字還念作「麼」，正是牠的古音呢！慧珍道：「懂了，完全懂了！原來和尚和佛婆倒還喜歡讀古音哩！」

伯臧剛進來拿香烟，聽他們兄妹在講什麼今音古音，便插嘴道：「宗貽，你不要陳義過高了，小孩子是不能領受的！」又道：「和尚和念佛的老太婆，並不知道『南無』是古音。因為佛經大都是唐朝以前譯的，『南無』二字是那時的譯音。他們只是師徒口耳相傳，這樣讀法而已。從前私塾裏的小孩子都讀的古書，四書更是人人必讀的。四書是四種書合成一部的，第一種是大學。大學裏引詩經道：『於戲，前王不忘。』這

「於戲」二字讀作「嗚呼。」有一天，私塾裏的小學生正在「嗚呼，嗚呼」地讀這節大學。有一個和尚，是他們先生的老朋友，跑來看他，笑問道：「明明是「於戲」，爲什麼定要「嗚呼」？」那先生道：「那末你們又爲什麼要念「南無」呢？」那和尚笑道：「正因爲先生「嗚呼」了，所以要和尚來念「南無」了！」

一個人死了，俗話叫做「嗚呼哀哉。」這和尚的話是雙關的。「慧珍聽了，竟大聲地笑了起來。外面康氏叫道：「好吃夜飯了，不出來陪客人，卻父子三人躲在書室裏講笑話呢！」他們三人連忙出去，仲良、叔文、康氏、月仙、宗誠都已就坐，只待他們來舉箸了。

夜飯後，仍在院子裏乘涼。宗誠問慧珍道：「妹妹，你一個人聽了許多笑話，得講給我聽聽。」慧珍就把旁晚所聽到的對宗誠重述了一遍。說到「嗚呼」「南無」的故事，連康氏、月仙都覺得好笑。

叔文買了一枝笛，慧珍新學會了洞簫，他們倆便合奏了一曲。慧珍把洞簫遞給月仙，定要她吹。月仙道：「我吹得不好；姑夫在這裏，怪難爲情的。」仲良道：「一家人怕什麼呢？」宗誠也央求道：「大表嫂，就吹一曲吧。」月仙道：「那末要慧妹妹伴着唱的；我們來奏陽關三疊好嗎？」叔文道：「好！」於是悠悠揚揚地簫笛合奏起來；慧珍也低低地唱道：「渭城的朝雨，浥呀浥輕塵；客舍裏，青青的柳色新。我這裏，勸君更盡一杯酒，須知道，西出陽關無故人。」三個人吹唱得很是合拍。宗貽拿着一把摺扇在腿上輕輕地擊節；錫官、蕙官、愚

官三個孩子也跳來跳去，應聲而舞。一曲既終，月光如水，孩子們的影兒在地下鋪着的紫藤花影上穿來閃去，兀自不休。伯臧笑道：「這真是『百獸率舞』了！」他們唱奏完了，大家要求康氏獨奏洞簫。康氏拗不過，喝了一口茶，先吹一個過門，然後吹了一曲平沙落雁。大家聽出神了，竟是靜得連呼吸都似屏住了氣似的。康氏吹完了，站起來道：「時候怕不早了；明天姑夫要趁早班輪船的，不如早些安置吧！」於是各自歸寢。客堂裏的掛鐘剛打了十下。

第五章 由反切談到聲韻學的常識

今天，周伯臧一家起得特別早，六點鐘便吃完了早飯；因為康仲良要趁七點鐘的早班輪船回去。仲良拿出三十塊錢交給康氏道：「這是給誠兒零用的，請大嫂代為保存，慢慢地支給他。」又拿二十塊錢交給宗貽道：「這是還你的，你給誠兒繳了學雜書籍制服等費一共是二十元。」康氏母子各收下了。他又對宗誠道：「你住在大舅家，我非常放心；又有四舅舅、大表哥指導你的功課，真是再好沒有了。可是你得自己努力；自暴自棄的人，即使有人指教，也不能得到好的效果的。慧妹妹比你小一歲，卻比你肯用心哩！飲食冷熱，雖有舅母表嫂照顧，也得自己留心。我去了，要到十月裏來杭掃墓時，再來看你了。信要常常寫寄；雖然是家信，也得好好地寫。——唉！要吩咐你的話，萬語千言也說不盡的！」宗誠見父親要回去了，倒有些兒黯然，眼眶兒濕濕地，連忙扭過頭去。伯臧道：「仲良，誠兒在此，有我們這許多人照顧教導，你儘管放心！」他們送仲良出了大門，上車而去，也就各人做各人的事去了。

一天匆匆地過去，到了晚飯之後，伯臧道：「宗誠，慧珍，從今天起，晚上應有兩小時的自習。平時不用功，把功課積壓下來，等到要考了，纔去溫習，這就叫做『臨渴掘井』，一定是來不及的。即算臨時強記，勉強及

格，考過之後便完全忘記了。而且很容易把腦子弄壞，豈不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嗎？」慧珍和宗誠近幾天快活慣了，還想在晚上乘風涼，聽故事，吹笛唱歌；經伯臧這麼一提，也覺得功課要緊，不能再貪玩，吃了晚飯，便跟伯臧、叔文、宗貽到書室裏去了。這裏，康氏抱了愚官，逗着他玩；月仙便在客堂裏指導錫官兄妹溫課。一家人靜悄悄地，又和昨夜的光景不同。

第二天，上午十一時，杭中本校初中秋季始業一年級甲組的教室裏，靜悄悄地坐滿了學生。上課鐘噹噹地打過了，教國文的王劍英先生穿了一件白紡綢長衫，拿着粉筆和一捲印刷品，踱進教室來。他只有三十多歲年紀，卻留着一嘴短短的鬍子；西式的頭髮，白白的臉兒，態度非常瀟灑。他剛點完了名，孟樂三忽站了起來。王先生道：「你有什麼話，儘管說吧！」孟樂三道：「先生，我的名字和孔樂三完全相同，和顏樂山卻有一字不同。爲什麼顏樂山的『樂』反而和孔樂三的『樂』字讀音相同，我的名字卻又不同呢？」王先生笑道：「你們三個人，同在一組，確是非常湊巧的事！同學們，有人知道這三個名字的來歷的嗎？」慧珍和宗誠見沒有人回答，心裏癢癢地想站起來回答，又似乎很難爲情，兩雙小眼睛只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王先生見沒人回答，就叫孔樂三道：「你說說看！」孔樂三道：「我的名字，據家叔祖說，是從論語裏取來的；『樂當讀如『效』。』」王先生又叫孟樂三、顏樂山，說自己名字的來歷，都回說不曉得。這時候，宗誠再忍不住，抽

起右手道：「先生，我曉得。」王先生道：「你說吧。」宗誠站起來道：「孟樂三的名字是從孟子裏『君子有三樂』這一節取的；顏樂山的名字是從論語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這一節取的。」王先生道：「你小的年紀，倒讀過四書嗎？」宗誠道：「我是前天聽大表哥說的。」王先生查了查座位的號次道：「你叫康宗誠啊！你的表哥是誰呀？」宗誠道：「我的大表哥叫周宗貽。」王先生道：「啊！原來如此。那末，康宗誠，你把這幾節論語 孟子寫在黑板上給同學看罷。」宗誠走到黑板前，把論語『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二句及孟子『君子有三樂』一節寫在黑板上。王先生道：「還有和孔樂三的名字有關係的一節論語呢？」宗誠站在黑板前，紅着臉用手搔着頭皮，寫不出來；沒奈何，只得對王先生道：「我記不起了！」慧珍見他發窘，嗤的一笑。宗誠道：「先生，表妹在笑我，她一定還記得，叫她寫罷。」說完話，逕自跑到慧珍的座前，涎着臉道：「好妹妹，幫幫我的忙！」同學們見了，不禁鬨堂大笑。慧珍的小臉兒頓時泛上一陣紅潮，低着頭不去理他。

王先生道：「康宗誠，你且坐下，我來寫給你們看。」就提起粉筆把「益者三樂」那幾句論語也寫在黑板上；把這兩條論語，一條孟子都詳細地解釋了一遍。又說：「快樂之樂，可以說音『落』；樂水樂山之樂，卻不能說音『效』。」因為『效』字照杭州音讀，和樂山之樂相同；若照國音讀，則是『丁一么』，與樂字之音『一么』者不同。孔樂三，你把書架上的辭源查一查吧！」孔樂三站起來查出樂字來，原來音的是『義效切』。

不覺詫異起來，問道：「先生，義效切不當讀作『鳥』嗎？」王先生道：「你是那裏人？」孔樂三道：「富陽。」

王先生道：「你讀『義』爲『广』，是富陽的方音；國音和杭州音，『義』字便讀作『一』了。『義』讀

作『一』和『效』字的音連起來，讀得很快，使牠們切合成一個音，便成樂山樂水的樂，這叫做『切音』，

也叫做『反切』。取同音或音近之字，云『讀與某同』，『讀若某』，『音某』便叫做『直音』。古代只有直

音的法兒，到了東漢末孫炎做爾雅音義方有反切之法；當初叫做『反語』，東晉及北朝則改言『切』。有

的人說唐朝人諱言『反』，方改云『切』；有的人疑『反』和『切』是不同的，皆誤。反切都以二音切成

一音，上一字和所切之音的發音相同，下一字和所切之音的收音相同。如『德翁切』便成『東』，『德和東

的發音，如以注音字母說，都是屬於『ㄉ』母的，都是舌尖抵上顎裏擊而發的音；翁和東的收音，如以注音

字母說，都屬於『ㄥ』母的，都是收音於鼻的。凡是發音相同的，在注音字母必同屬一『聲母』，叫做『雙

聲』；凡收音相同的，在注音字母必同屬一『韻母』，叫做『疊韻』。所以反切用的二字，上一字必和所切

之字之音爲雙聲，下一字必和所切之字之音爲疊韻。孔樂三站起來道：「原來反切和注音字母的以聲

母韻母拼合注音是一樣的道理。我們的英文教師袁先生現在正教我們拼音，說二十六字母中，a e i o

u 五個是母音，叫做 Vowels，其餘如 b c d 等是子音，叫做 Consonants。一個子音加上一個母音，拼起來

讀便成一音，如 b a 是 ba, d e 是 de。現在老師說的反切，上一字和所切之音爲雙聲的，不就是英文的 Consonant 嗎？下一字和所切之音爲疊韻的，不就是 Vowel 嗎？王先生道：「你說得不錯。英文的 Consonant 就是注音字母的聲母；英文的 Vowel 就是注音字母的韻母。反切的上一字用的與所切之字同屬一聲母的字；下一字用的與所切之字同屬一韻母之字。」

顏樂山道：「先生，我們在小學裏用慣了以注音字母注的字典，驟然看見了辭源一類用「什麼切」注音的書，覺得很詫異；現在經您一講，原來是一樣的道理。不過有些字的音，查得了反切，仍舊讀不出來，怎麼是好？」王先生道：「這其中還有許多道理。例如『東』字，音『德翁切』，讀得出牠的音嗎？」頓時教室裏起了一陣『德翁——東』的聲音，大家齊聲道：「讀得出的。」王先生又道：「那末，當公切呢？」大家又「當公——當公」地讀了一陣，說：「讀不出，讀不出！」王先生笑道：「當公切仍是東呀！凡是切音，上面那一個字是只取牠的『聲』——『發音』——所以最好是用聲音極短促的；下面那一個字是只取牠的『韻』——『收音』——所以最好是用完全是韻而不帶唇舌齒諸聲的字。現在用的這『當』字是平聲，聲音很長，而且有收鼻音的；『公』字又帶有軟顎聲的，所以雖連讀得很快，仍是讀不出所切的音來了。」他回過身去，在黑板上寫了「當公」二字，在「當」字旁注上「勿尤」二字母，在「公」字旁注上「ㄍㄥ」

二字母，問道：「你們能讀嗎？」大家齊聲讀了一遍。又道：「把『當』字的韻母去了，只剩個『ㄉ』，把『公』字的聲母去了，只剩個『ㄥ』，『ㄉㄥ』拼起來是什麼音呢？」大家齊聲道：「ㄉㄥ」——拼起來是『東』字的音。」王先生道：「你們遇到這一類的反切，只須用這法兒，先辨明合成這上下二字的聲母和韻母，上一字只取其聲，下一字只取其韻，切合起來，便可得這兩字所切之音了。」

孔樂三道：「老師，這樣說來，反切的方法，不還是用注音字母注音好得多嗎？」王先生道：「是的。我不是說過的嗎？我國古代，只有直音的法兒，到了東漢末，纔有反切。反切比直音，已是進步了。那時，佛教已漸漸從西域傳入中國。後來佛經的翻譯事業，愈趨發達，學習印度梵文的人也多起來了。於是唐代僧徒摹倣梵書，取中國字三十六個來代表唇、齒、舌、喉諸音，也叫做『字母』，用來整理中國的反切，於是反切的聲韻之學，漸成條貫系統，這又是一個進步。到了宋代，又有『等呼』的研究，又是一個進步。直到現代，採取中國筆畫最簡單的字，製成注音字母，用以拼注字音，以代反切，又是一個進步。——這真是古人所說的『譬如積薪，後來居上』了！」

周慧珍站起來道：「先生，什麼叫做『等呼』呢？」王先生道：「等呼的研究，起於宋朝，盛於清朝。他們把各種字音分作四等，第一等是『開口洪音』，也叫做『開口呼』；第二等是『開口細音』，也叫做『齊

齒呼，」第三等是「合口洪音，」也叫做「合口呼，」第四等是「合口細音，」也叫做「撮口呼，」例如「安、焉、宛、淵」四字，「干、堅、官、捐」四字，讀的時候，口部的形狀便各有四種的不同。說得更顯明些，注音字母的「Y，」讀字不要開口呼牠嗎？這就是「開口呼，」讀「一」時，便要把舌葉後部擡起，使音從上下齒間流出，這是「齊齒呼，」讀「ㄨ」時，便要合口而呼，使音充滿於口腔之中，所以叫做「合口呼，」讀「ㄩ」字，便要撮着唇扁着嘴讀，這就是「撮口呼，」——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叫做「四等呼，」注音字母裏的三個介音——ㄨ、ㄩ、ㄩ——就是用來分別等呼的。」

康宗誠道：「先生，那末四等呼和「四聲」是不同的了？」王先生道：「這是絕對不同的。什麼是四聲？同學中有誰知道？」孔樂三立起來答道：「是平、上、去、入嗎？」王先生又問道：「是的。這四聲是怎樣分辨的？」孔樂三站着道：「我也不很清楚。從前家叔祖曾教過我四句口訣，但我至今仍分不清四聲。」王先生道：「你且把這四句口訣寫在黑板上吧！」孔樂三走過去，用粉筆寫道：「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力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寫畢，仍退回坐下。王先生道：「這四句是從前人分別四聲的口訣。但從這四句口訣裏去辨四聲，仍是不得要領。其實，四聲只是字音長短的關係。用音樂來作譬喻，平聲四拍，上聲便是三拍，去聲便是二拍，入聲只是一拍。例如「東、董、凍、篤，」四字，便可代表平上去入四聲。從前的口

訣實不免於從「平上去入」四字望文生訓。不知「平」字就是個平聲字，「上」字就是個上聲字，「去」字就是個去聲字，「入」字就是個入聲字，不過隨意取這四字來代表這四種長短不同的聲音而已。四聲之分，起於齊梁。那時梁武帝問周顒道：「何謂四聲？」周顒答道：「天子聖哲。」因為天子是平聲，子字是上聲，聖字是去聲，哲字是入聲，所以用這四字。以此類推，我們說「王道正直」也可以，說「東董凍篤」也可以，說「松宋送索」也可以的。」

王先生這時取出錢來一看，道：「今天，我本來打算和你們討論標點符號的；不料談話岔到反切等呼，和四聲上去，費了四十分鐘，你們懂得這一些，已是夠了；若要作深入的研究，那是聲韻學的專門學問了。」——我今日問你們，那一份標點符號使用法，已經看過了沒有？那一篇背影，已經標點過了沒有？」孟樂三突然站起來道：「老師，那篇背影，爲什麼不加標點符號呢？」王先生笑道：「我因爲要你們預習，深恐你們隨隨便便地看了一遍，不肯用心，所以特地不把標點符號印上，要你們自己去加。我們看慣了加好標點符號的文章，好似吃慣了乳，連咀嚼的本能都退化了。偶然遇見沒有標點符號的書，便句子都讀不斷，人名書名都分辨不出了。——斷句不是容易的事，我且講個笑話給你們聽聽。」說到這裏，他把黑板揩乾淨，寫了一段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接着講道：「這是古書

大學裏的一段。從前有一家塾，請了一個先生來教書。有一個學生正讀這部書。一天，先生要教那學生讀這一段了。古書上是沒有圈點的。先生提起硃筆來點這段書，把牠讀作「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覺得多了一個「得」字，想來想去，沒有辦法，便把那末了的「得」字挖了下來，貼在座位旁邊的壁上。那學生放學回去，他的父親發覺了先生點錯了句子，而且挖破了書，勃然大怒。第二天便把這位先生覆絕了。學生們聽了，都覺得好笑。

「書，仍舊要讀；先生，還得另外去請一位。」王先生繼續說那故事。「不多日，新請的先生來了，仍叫那學生去讀大學；因為那本大學已被挖破，另外換了一本新的。自然略，仍從這一段讀下去。那位新來的先生照例用硃筆斷句。他又有一種讀法，把這一段讀作「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他點到這裏，覺得末一句少一個「得」字，弄得扒耳抓腮，無法可想。他咳了幾聲，俯下身去，在座位旁吐痰，擡起頭來，恰巧前塾師挖下來貼在壁上的那個「得」字被他看見了，不禁大叫道：「好，你原來躲在這裏！我找你正苦啊！」說到這裏，全體學生竟忘其所以地闔堂大笑起來。在這陣笑聲中，下課鐘早又噹噹地響了。王先生拿起了粉筆匣兒、點名簿，和那一卷印刷品，匆匆地走出教室，學生們都帶着笑容隨在他後面魚貫而出。

集隊的號聲在吹了，住校的學生們紛紛到大操場上去排隊，赴膳廳午餐。不附午膳的通學生紛紛離校回家。慧珍和彭菱仙從女生自習室裏手攜手地走出校門，在門口遇到了宗誠，三個孩子笑着，談着，跳着，同路向北走去。到了東海里口，菱仙獨自進去了，他們兩個人向西轉了個彎，走入湧金門直街。慧珍一面按門鈴，一面道：「誠哥哥，你自己忘記了那幾句論語，爲什麼扳出我來？下次再是這樣，我是不答應的。」宗誠道：「王先生寫的講的，難道你不會寫不會講？大表哥不是說過，在教室裏，有什麼問題，得把自己所知道的，所想到的，所懷疑的，盡量地發表出來嗎？我佩服你，所以推薦你，這是我的一番好意，你不謝謝我，反說下次不許如此，真是豈有此理！」他們倆剛在爭論，張媽已開出門來。慧珍伸手要去搔宗誠的脅下，呵他的癢；宗誠見門已開，一直往裏面逃去。康氏恰從客堂後面出來；宗誠逃得快了，正撞在康氏的懷裏，幾乎把她撞倒。慧珍也已追到客堂裏。康氏見他們一逃一追，大聲喝道：「頑皮的孩子！幹什麼？把自己的年紀都忘了嗎？這成什麼樣子！」兩個孩子方紅着臉，喘着氣，在客堂裏坐下吃飯。伯臧也從書室裏踱了出來，同吃午飯。桌上有一碗火腿蒸筍干。伯臧吃了一筷，對康氏道：「兩樣都是道地的名產，畢竟味兒不同。」康氏道：「這火腿是金華火腿，是彭校長前天送來的；這筍干是天目山出產的，是今天上午，王劍英先生送來的。王先生正教着你們一班呢，你們上過他的課沒有？」宗誠聯想到王先生講的笑話，不禁嗤的一笑，把含在嘴裏的飯都

噴了出來。伯誠忙問有什麼好笑，宗誠更是笑得彎了腰，答不出話。慧珍把上國文課的情形講給他們聽，他們也都笑了。吃完了午飯，洗過了臉，他們倆仍舊到校裏上課去了。

第六章 別字(一)

這一天，是個陰雨天。灰白色的雲布滿了天空；雖然是正午的時候，卻不見一綫日光。慧珍和宗誠表兄妹倆從杭中回家去吃午飯。涼涼的風，吹着慧珍披在耳際的鬢髮。浙浙的雨洒在他們倆的衣襟上；他們倆是合張着一把傘的。前幾天午飯時惹人厭的撲面的灰塵和熱氣，都被風兒刮去了，雨點洗去了。

「誠表哥，王先生講這篇背影，真講得好極了；我聽得出了神，彷彿我自己就變了朱自清，王先生變了朱自清的爸爸，教室變了車站；王先生在黑板上寫字的時候，我彷彿望見了文中所描繪的背影。怪不得孔樂三要感動得弔下淚來——誠表哥，我記得你會說起過，他的爸爸不是新近去世了嗎？唉！他真是一個可憐的孩子！」慧珍絮絮地說。宗誠道：「孔樂三嗎？他畢竟有些兒傻氣。我們小學裏的同學，都叫他書獃子的。聽講會聽得哭起來的；你說他可憐，我卻覺得他可笑哩！」慧珍道：「你我的家境和他不同，所以聽了王先生的講，還不覺得什麼。他的家境，不但不如你我；連朱自清那篇文章裏所描繪所留戀的背影，也望不見了。你還要笑他傻，太沒有同情心了！」宗誠笑道：「慧妹妹，你究竟是女孩子，心腸這樣柔軟——你看，天不是在替他下淚了嗎？」說罷，哈哈大笑起來。

談着笑着已到了家，吃了午飯，康氏拿出一封信來，遞給宗誠道：「這是你的家信。」宗誠接了一看，不像他爸爸的筆跡，有些疑惑起來。拆開一看，裏面寫着道：

「誠兒，

你爸爸到家已是兩天了，昨天早想寫信給你，可是他病倒了，不能起來寫信。大前天，他從杭州回來，船到埠時，還沒有正午。那時，忽然下了一陣大雨，把他全身都淋濕了；雖然從船埠到我們店裏沒半里路。下午，天晴了；他從鎮上回來，穿着淋濕的小衫褲，步行到家，倒被太陽曬乾了。前天早晨，就有些頭痛發熱。因為這次送你入學帶去的一百塊錢，是向人家暫時掇借來的，所以這天上午，把餘下的十五元和店裏拿來的八十五元，湊足了一百，親自去還。他們好意留他吃午飯，那知他吃了些油膩的小菜，昨天早晨熱度更高了。他自己開了個藥方，吃了一劑藥，方覺得好些。深恐你惦記着，所以由我寫這信給你。——爸爸的病，是不妨事的；你放心罷！

「誠兒，你須知道，爸爸這幾天的病，完全是為送你到杭州入學而起的。你應當記住，記住爸爸為你費的心，費的力；記住我們倆對你很深切遠大的期望！在母舅家，在學校，要好好地用功！你住在母舅家，我們是很放心的。不過我總時時牽掛着你。爸爸雖沒說什麼，我知道他的心裏也很記念你，因為昨天

他熱度很高時，夢中嚙語，還叫着「誠兒誠兒」哩！你得立刻——不在課畢時，寫一封回信來！舅父、舅母、表哥、表嫂、表妹，都替我問好。

母字。」

宗誠看完了，把這信遞給康氏，沒精打彩地站在門口，擡頭看着天，似乎在數那一絲絲的雨點。慧珍偷偷地上前去看時，只見他眼角上掛着兩顆淚珠，便道：「硬心腸的男子漢，怎麼也對着老天在下同情之淚呢？」宗誠知道她用剛才自己說過的話來挖苦他，忙用手絹拭去了淚痕道：「誰在下淚？——慧妹妹，媽媽來信說爸爸回家時雨淋日晒，一到家就病倒了呢！」慧珍這才知道他下淚的緣故，連忙道歉。康氏、伯臧和——也說了許多安慰他的話。宗誠道：「今天下午還要作文呢，我們快些去罷。」說完，便和慧珍各張着傘去了。

他們一進杭中的大門，覺得全校靜悄悄地毫沒有一點兒人聲。慧珍道：「怕已上課了，我們到教室去吧！」他們倆推開教室的門，走了進去，王先生已點完了名，在黑板上寫作文題了。他們連忙把傘放在門角裏，等王先生寫完了題目，回過身來時，雙雙鞠了一躬。王先生在點名冊上改正了，叫他們就座。

王先生出了兩個題目，一個是「寫給□□的一封信」，一個是「我的家」。他拂了拂衣袖上的粉屑。

兒，對學生道：「你們這班一共有五十個同學。我想，家住本市的，怕不過十分之一，大多數是從別地方來的。本校開學已有一週，你們離開家也已一週了。白天，忙着上課，忙着種種的課外活動；晚上，忙着自習；休息的時間，也有許多同學作伴；決不會寂寞，也不至於想念你們的家。可是在就寢後，起身前，醒在床上的時候，總免不得想起你們的家，你們的爸爸、媽媽，以及你們剛畢業離別的母校的老師和同學。他們也正同樣地在惦記你們，盼望你們有一封信去，報告你們的近況和本校的情形啊！你們自己想想，也得趕快寫一封信去給他們吧！所以我今天出這個題目。」說時，用手指着第一個題目。「這封信，或者寫給爸爸，或者寫給媽媽，或者寫給你家裏其他的人，或者寫給母校裏你最敬佩的老師，最親愛的同學，這是各人不同的，所以題目裏空出兩格，由各人自己去填。」他略頓了頓，又說：「家住在本市，又在本市的小學畢業的同學，想沒有寫這封信的需要。可是我和你們見面還不到一星期；你們家庭的情形如何，我完全不知道。我很希望你們能詳盡地告訴我，所以又出了第二個題目——『我的家。』這兩個題目的材料，都是現成有的，決不會寫不出文章來。你們好好地各自去做吧！兩個題目，只要各人揀一個做，不必全做的。——字，要寫得端正清楚；別字，尤其要留心。」王先生說完了話，便踱下講臺，巡視了一周，在講臺上的藤椅上坐下了。

宗誠想，王先生似乎知道我接到了家信，特地爲我出這題目的，就做了一篇「寫給媽媽的一封信」回

信。」慧珍卻選定了第二個題目，寫了一篇「我的家。」整個教室非常地靜；同學們有的昂着頭在想，有的低着頭在寫。偶然有幾個同學因寫不出字，去向王先生請教。一小時過去了，王先生聽到下課的鐘響，站起來道：「你們不要着急，還有一小時呢！我去休息一忽兒再來。」說罷，逕自去了。少數的同學免不了談幾句話，大多數還在低着頭寫。

第二小時又上課了；王先生又回到教室裏來了。大約又過了半小時，已有同學在繳卷了。陸續地繳卷，陸續地退出教室。宗誠已把自己寫的那封信謄清了，擡頭一看，教室裏已只剩了六七個人。慧珍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繳了卷，先回去了。孔樂三卻還在寫，而且一面寫，一面還在哭哩！王先生站在孔樂三的座位旁，手裏拿着幾張鈔好的文章在細看，看完了連連地歎氣。第二時的下課鐘又打過了，王先生對孔樂三道：「今天星期六，三點以後，沒有課了，你慢慢地鈔吧！」宗誠繳了卷，默然地退出教室。天仍在下着細雨；張着傘，一個人走回家裏。

他見過了舅母表嫂，回到書室裏，取出信紙信封，就把那封信又寫了一遍，封好了，貼了郵票，出去投入郵筒。這時候，才見慧珍回來，原來她順路和彭菱仙到東海里她家裏去坐了一忽兒才回來的。不久，伯臧、宗貽、叔文和錫官兄妹先後回來了，家裏又熱鬧起來。吃了夜飯，慧珍見宗誠悶悶不樂，要他下軍棋，錫官替他

們做公正人。下了二盤軍棋，談了一回天，因為天涼，八點多就睡了。

昨天晚上，宗誠心裏掛念着爸爸的病，直到敲過了十二點才睡。星期日一醒轉來，已是紅日滿東窗了。書室裏似乎有客在談話，側耳細聽，一個似乎是王先生，還有一個卻有些像孔樂三的聲音。他急忙起來，穿著好了，從後面那扇門走到客堂後間去。張媽忙舀過臉水和漱口水來。他盥洗完了，康氏從廚房裏端出一碗自己燒的筒兒麪來，並且問道：「誠兒，昨晚睡得好嗎？沒有什麼不舒服吧？我們早已吃過早飯了，你好好地吃這碗麪吧！」宗誠道：「好的。」——現在幾點鐘了？什麼客人在書室裏？表嫂們那裏去了？」康氏道：「現在已九點多了；我來看過你，你還在打鼾呢。今天星期日，多睡些時候是不妨的。客人是教你們國文的王先生，他是你大母舅的學生呀！今天他又帶了一個姓孔的學生來，說是和你本來認識的。宗貽月仙帶着三個孩子到小米巷駱家去了；駱家是月仙的姑夫家。慧珍也在書室裏陪客人哩！」

宗誠吃完了麪，揩了手臉，逕到書室裏來，只見王先生正和伯臧叔文談話，孔樂三和慧珍都坐在旁邊。他向王先生行了個禮，和孔樂三招呼了，也坐在一旁。伯臧道：「據王先生說，這位孔君的國文極好；我想，他可以做你們的先生哩！」孔樂三站起來道：「太老師太言重了！我和康宗誠是小學裏同班的同學；周小姐更是家學淵源了；這話怎麼當得起呢？承我們老師的情，特地帶我來拜見太先生，以後得常常來請益，和他

們兩位觀摩切磋，就是萬幸了！」說完了話，方坐下去。

王先生道：「孔樂三也不必過謙；昨天你做的這篇我的家，就是在初中三年級裏，也要算難得的佳作了。慧珍那篇我的家，也做得很不錯。不過慧珍的家是一個美滿快樂的家庭，樂三的家卻是個貧寒孤苦的家庭；描寫快樂的文章，雖然做得活潑可愛，倒底不如描寫孤苦的文章容易使人感動。這是題材不同的緣故。下次作文，我希望你能與孔樂三並驅爭先。康宗誠的那篇寫給媽媽的一封信，也是一篇至性流露的文章；不過國文程度比他們差得遠了，尤其是別字之多，幾乎觸目皆是。凡是字形相像的字，你便寫了別字，甚至於把母親的母也寫成了『毋』字，未免太粗心了！下次應特別注意！」宗誠口裏答應，臉孔早已羞得通紅。

談了一會，王先生和孔樂三起身告辭；伯臧送到客堂門口，王先生苦苦推辭，不讓他送出去。伯臧只得叫叔文和宗誠慧珍送到大門外。王先生師生去遠了，叔文忽指着旁邊一家的牆上笑道：「又是一隻母狗！」慧珍宗誠看時，白牆上只有四個字，「毋許招貼。」慧珍嘆嗤地笑了一聲。宗誠卻還摸不着頭腦；關了門回進去時，問叔文道：「四舅舅，母狗在那裏？」慧珍笑道：「四叔說的是那牆上寫的四個字，把『毋許招貼』的『毋』字寫成了『母』字。」宗誠道：「那末，怎麼說是母狗呢？」說時，已走進書室。慧珍道：「這是

爸爸講過的一個笑話。——有一個私塾先生，生平專讀別字。他死去後，魂靈往見閻王。閻王恨他誤人子弟，罰他下世去做狗。他道：「大王，即使要罰我做狗，請罰我投生做一隻母狗吧！」閻王覺得詫異，問道：「做母狗有什麼好處？」他道：「禮記上有兩句話：『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做母狗可以發財，又可以免難，所以我做狗，情願做母狗。」原來他仍把「母」字錯認做「苟」字，把「苟」字錯認做「狗」字了！宗誠聽了，哈哈大笑；忽然又想到自己也曾把母字寫作毋字，立刻漲紅了臉，一聲不響地坐了下來。

伯臧正在寫信，也沒有去理會他們。叔文坐下正色道：「笑話且不要提他，王先生既說誠兒的別字多，尤其是字形相像的別字，你得隨時隨地加以注意！中國字，形狀相像的太多了。例如『今』與『令』，『白』與『自』，『日』與『曰』，『大』與『丈』，『干』與『于』與『千』，你們用熟了，是一望而知的。可是門鈴的『鈴』是從『令』字的；若寫成從『今』的『鈴』字，便是鈴印的鈴了。飄泊的『泊』是從『白』字的；若寫成從『自』的『泊』字，便讀作『暨』，作『及』字或『肉汁』用了。汨羅江的『汨』，音蜜，是從『日』的；汨亂的『汨』，音骨，是從『曰』字的。從『木』『丈』聲的『杖』，是常用的；若把『丈』字寫作『大』字，便成『杖』字，應當讀作『第』，是木之特生者了。竹竿的『竿』，從竹干聲；若把下面的『干』字寫成『于』字，那便成了『濫竽充數』的『竽』，是一種樂器了；若把『竽』字的竹頭寫成草

頭，又成爲芊芊的「芊」了；若把「芊」字下面的「于」寫成「千」字，又成爲「春草芊芊」的芊字了。又如折斷的「折」，拆開的「拆」，分析的「析」，擊柝敲梆的「柝」，訢喜的「訢」，告訴的「訴」，都是字形相像，容易寫錯認錯的。牠們的形雖相像，音和義卻相差很遠呢！極平常的「本」字，你們總相信不會寫別字吧，但一般人都把牠寫成「本」。其實這從「大」從「十」的「本」字，音滔，意義是進取，與根本書本的「本」字絕對不同。」慧珍道：「是的，這本字，我也常寫作本字的。還有「段」字和「段」字，也很相像。從「段」的段，段諸字，聲音都和「段」相近；從「段」的假、暇、霞諸字，聲音都和「段」相近。「易」字和「易」字，也很相像。凡是錫、踢、剔等字，聲音和「易」相近的，都從「易」；凡是陽、楊、揚、腸、湯等字，聲音和「易」相近的都從「易」。哥哥說，大凡這一類字形相像的字，只要把牠們的聲音讀得準，便不至於辨不清了。」

叔文道：「我們所談到的，有許多是形聲字；牠們所從的「聲」，寫法雖是相像，音則不同，所以把音讀準了，便可以不至於弄錯。但也有牠們所從的聲完全一樣，而表形義的一部份微有不同的，便不可以一概而論了。例如政治的「治」和冶鐵的「冶」，招待的「待」和陪侍的「侍」，靠恃的「恃」，和把持的「持」，竹筍的「筍」和荀子的「荀」，竹管管理的「管」和草菅人命的「菅」，枯槁的「槁」和草稿

的「稿」推敲的「推」和鐵椎的「椎」時雨的「晴」和眼睛的「睛」那又非從意義上去辨別不可了。」

宗誠道：「經四舅舅一番指點，此後我當對於形狀相像的這些字特別留心。否則怕將來成一個白字先生哩！」伯臧這時已寫好了信，插嘴道：「誠兒，你說『白字』那真成了『白字先生』了。應當用這個字的，卻寫了另一個字，那叫做『別字』，不叫做『白字』。『別字』這個名稱，最早見於後漢書的儒林傳。『別』和『白』聲母相同，爲一音之轉，所以俗稱『別字』爲『白字』的。至如『步』字，有些人把牠下面寫作『少』字；『盜』字，有些人把牠上面寫作『次』字；這些是筆畫寫錯的字，並不是另外寫了一個字，所以嚴格地說，是『錯字』，不是『別字』。」慧珍道：「這更容易弄錯了！」伯臧道：「你們只要知道了這個字造字的意思，便不至於再寫錯了。例如『步』字，上面是個『止』字，下面是個反寫的『止』字。『止』字本來是腳趾的意思。步行時兩隻脚一前一後，不是右腳的大拇脚指在左，左腳的大拇脚指反而在右嗎？用一正一反的兩個『止』字合起來表示一步一步地走，不是很對嗎？若在下面加了一點，那隻脚不是多了一個駢拇枝指了嗎？」宗誠和慧珍仔細一想，果然不錯。宗誠笑道：「我的右手本有個枝指，不料常把牠加在脚上呢！」伯臧繼續說道：「『次』字和『涎』字同。『皿』是器物的意思。見他人之器物而

垂涎，便有偷盜之心了。古代盜賊二字的本義，恰和現在的用法相反。見他人之器物而垂涎，想去偷來，叫做「盜」。『貝』指錢財寶貨而言；『戎』是兵戎，拿了兵器，用武力去搶他人的財貨的，叫做「賊」。現在卻反過來用了。慧珍道：「羨慕的『羨』，四叔說，下面也不當寫作『次』，是否和盜字相同？」伯臧道：「正是。這字上面從『羊』；古人以羊肉爲上品，所以『美』字『鮮』字也都從『羊』。見了美味的羊肉而垂涎，便可表示羨慕的心理了。」

宗誠又問道：「我曾見過，有些人把『秋』字寫作『焮』，把『詞』字寫作『畧』，把『棋』字寫作『碁』，兩體拼成一個字的，可以隨意搬動的嗎？」伯臧道：「這倒不一定。不可搬動的字，若把牠搬動了，便另成一字了。例如怡悅的『怡』，若把『心』旁移到下面，便成了怠惰的『怠』；栗子的『栗』，若把木旁移到左旁，便成了栖息的『栖』。這類字很多，如哀悲的『悲』和憤悱的『悱』，宜召的『召』和叨擾的『叨』，忠孝的『忠』和怔忡的『忡』，俗話癡獸的『呆』和杏花的『杏』，愧作的『作』和怎麼的『怎』，售賣的『售』和唯唯連聲的『唯』，真是舉不勝舉。嚴格地說，這些都是字形的各部完全相同，而位置略異的別字。」

談到這裏，已是十二點鐘，宗貽夫婦和三個小孩也回來了。於是大家同去吃午飯。午飯後，宗碁也來了。

叔文帶着宗誠、宗基、慧珍三人，到大街上去，替他們的棧華讀書會買書，定雜誌，刻印子，並且買了些信箋信封簿子，四點多鐘才回家。恰好彭校長把那天照的照相送了六張來，簡章也油印了二十份，同時着校役送來。他們忙着發簡章，寫信通知各會員，把所有書籍編了號數，蓋上讀書會的印子，放在月仙送他們的書箱裏。宗基借了一本文心去了。夜飯後，宗誠和慧珍兀自各捧着一本書，看到就寢。

第七章 別字(二)

今天杭州中學初中秋一甲組將上國文課時，教室裏的空氣非常緊張，每個同學的臉上都表現出期待的神情來；因為昨天上課時，王先生曾說過，上週的作文，今天在上課時分發。慧珍含笑地坐着，眼睛只向虛掩着的教室門瞧；宗誠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地，似乎很不安的樣子；他們倆正是合着「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兩句古話。孔樂三卻很安靜地自然地坐着，沒有笑容，也沒有跼促的樣子。上課鐘噹噹地響了，宗誠一忽兒注視着教室的門，一忽兒又低下了頭，似乎在盼望着王先生的到來，卻又怕王先生即刻到來。

——王先生終於來了。他沒有帶書，也沒有帶着作文簿，他的態度仍是那麼的瀟灑，那麼的安詳。他上了講臺，點了點頭，照舊點名。點完了名，開口道：「上週的作文，已經批改好了，以孔樂三作的我的家爲第一。他的國文程度超出初中一年級的水平線以上。其餘諸同學的作文，都難免有文法上的錯誤，內容上的缺點。我對於批改作文的主張，是批得多，改得少；——批得多，才可以把作文裏的優點和缺點盡量地指示出來；改得少，才可以保存諸位自己的本來面目。——批語之中，是指示缺點的多，指示優點的少；而且指示缺點，必說明牠的所以然。改的時候，也注意於多刪字，少加字。每篇之後，不一定都有總批。有總批的，必是那篇文章

的形式或內容，就全篇大體上看，有可批評或補充的。發給你們之後，要各自仔細地看，還要彼此交換了看，而且要把牠保存起來，以便將來自己比較前後的進步或退步。從前我在中學一年級肄業時，周伯臧先生就是周慧珍的爸爸，教我們的國文。他老先生的批改真是好極了，仔細極了。他給我批改的作文，到現在還保存着哩！有時拿來看看，見到自己十多歲時的文章的幼稚，覺得可笑；見到他老先生批改的一絲不苟，又覺得可感啊！」同學們都靜悄悄地聽他的話，有的卻在懷疑：「作文既已批改了，爲什麼不帶來分給我們？」

王先生又繼續說道：「我現在要提出一件大多數同學作文中共同的缺點，希望你們注意。這缺點是什麼呢？就是寫『別字』。你們作文裏所寫的別字，我已作文簿上分別指示，而且用簿子替你們個別登記起來了。能注意的，一次改正了，下次便不至再寫這個別字。如其同一別字，一誤再誤，甚至於寫三次四次。這個人的不肯用心，已是證實了；我將加以懲罰，決不寬恕！」說到這句話，他的語調臉色頓時嚴肅起來。停了一停，他向懷中取出一張紙，拿着粉筆，向學生道：「我且舉幾個例給你們看看。」就罷，回轉身去，在黑板上寫道：

（別字）

（正字）

（說明）

母親 母親

「毋」是禁止之詞。

喝茶 喝茶

「茶」音塗，苦菜。茶字從「木」。

遷徙 遷徙

「徙」是徒弟、徒步之徒。「徙」遷移也。

操場 操場

「場」音「亦」，是疆界的意思。「場」從「易」。

網籃 網籃

「綱」是綱領；「網」是羅網。

幸運 幸運

「辛」是辛苦；「幸」是幸運、幸福。

流汗 流汗

「汗」濁從「于」，出「汗」從「干」。

攻計 攻計

「計」是計劃；「訐」是攻訐。

和諧 和諧

「喈喈」鳥鳴聲；「諧」是談諧、和諧。

辦法 辦法

「辨」是分辨；辦是辦理。

（以上是字形相似的別字）

極力 竭力

「極」是極端；「竭」盡也。

賣書 買書

「賣」是賣出去；「買」是買進來。

怎樣

這樣

「怎樣」是如何；「這樣」是如此。

幹快

趕快

幹事能幹用「幹」；趕路趕緊用「趕」。

教悔

教誨

「悔」是懊悔；「誨」是教誨。

賺船

趁船

賺錢用「賺」；趁船用「趁」。

不了

不料

「不了」是不可收拾；「不料」是料想不到。

量米

糧米

「量」是用升斗量；「糧」指糧食。

（以上是字音相近的別字）

籃布

藍布

「籃」是菜籃、籃球之「籃」；「藍」是顏色。

西冷

西冷

「冷」是寒冷；西冷之「冷」從水。

耒往

來往

「耒」是農具；來往常作「來」。

壁玉

璧玉

「壁」是板壁牆壁；「璧」是圓的玉。

主意

注意

「主意」是名詞；「注意」是動詞。

（以上是形音都近似的別字）

他寫完了，又逐一講給他們聽，還舉出他們作文裏的例句來；講完了，又道：「你們作文裏別字不止這幾個，我不過舉幾個例而已。」這時，一小時快完了，一個校役捧進一大疊作文簿來，放在王先生面前的講臺上。學生們的目光，立刻被吸引到那一大堆的作文簿上去了。王先生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假使我把作文簿先帶進教室來，你們聽我的講，便不能集中注意力了！」學生們才懂得王先生不把作文先分給他們的用意。

退課鐘又在噹噹地響了，王先生道：「孔樂三這篇作文，應當傳觀——你們的級長舉出來了沒有？」舉出了，是孔樂三！全體學生齊聲地回答。王先生道：「孔樂三，你把作文簿按疊着的次序唱名分發，我是照這次作文的名次先後疊着的。大家依次來接，不許搶先！」說完了話，逕自去了。孔樂三就跨上講台，按名點發；秩序倒是很好。發還了，各人把自己的作文簿看完了，又去向已熟識的同學借看。孔樂三這本作文，大家傳看，直到晚上自修完了，方才送還；從此，孔樂三不但得了他同班同學的敬佩，別班的同學也都另眼相看。尤其是女同學們，常拉着他們班裏的女生，問那一個是孔樂三。有的還說：「這樣壽頭壽腦的一個人，國文會特別好，真看他不出！」

下午課畢了，慧珍和宗誠回到家裏。伯威見慧珍似乎特別高興，常是那麼笑嘻嘻地，問道：「慧兒，你有

什麼事，這般得意？」宗誠答道：「上週的作文發出來了，慧妹妹得了個第四名哩！」慧珍道：「爸爸，你不要信他的話；作文簿是孔樂三分發的，他把先後的名次弄亂了。」伯臧問宗誠道：「那末，你的呢？」宗誠紅着臉道：「大約是在二十名外了。」伯臧道：「都拿來我看！」慧珍、宗誠各把作文簿送了過來。伯臧翻開看時，見是墨筆改，硃筆批的；眉批很多，差不多改動一處，便有一個眉批。問道：「其他同學的作文也批得這樣多嗎？」慧珍道：「是的。這次作文，孔樂三第一。他那篇文章已寫了十五六張，後面王先生加的總批又佔了三張紙；一本作文簿，僅這一次，已用了半本了。」伯臧道：「劍英如此批改，真負責，真熱心。可是他是個弱不勝衣的人，這樣用心，怕太吃力了！——你們運氣好，遇到這樣好的國文教師，若還不知自愛，怎麼對得起他呢？」慧珍道：「他還把我們的別字舉出許多例來寫在黑板上，講了一小時呢！我都抄在筆記簿上了。」說時，又拿出簿子來給他爸爸看。

伯臧道：「你們最好每人特備一本簿子，每次作文簿發出來以後，把同學的作文簿，肯借的，都借來一查；把所有的別字，依着王先生所舉的例，分類鈔集起來。我想，可以分作三類鈔：一類是形近易誤的字；一類是音近易誤的字；一類是義近易誤的字。王先生所舉形音都近似的，可以隨便歸入第一類或第二類。」宗誠道：「前幾天，四舅舅也曾講了許多字形相像的字給我們聽；可不可以鈔在簿子上呢？」伯臧道：「當然

可以。你們此後當隨時隨地留意，無論是聽到的，看到的，都把牠們記錄下來。」宗誠道：「我看見大表哥有一本字辨，也是纂輯這些容易寫錯的字的，我去向他借來鈔一本，不是省事得多了？」伯臧道：「要你們親手收集，親手摘錄，有不很明白的，還得親手去查字典；下過這一番工夫，方能明白，熟練，方可免除再寫別字。如果只要看字辨，化幾角錢去買一本，不更現成嗎？」——好孩子，湊現成就是懶惰，是要不得的！」

慧珍是個性急的孩子，早已找了一本簿子，伏着案在抄錄了。宗誠被伯臧說了一番，見慧珍已在動手，也去鈔錄了。他們倆直鈔到吃夜飯的時候，方才休息。吃夜飯的時候，叔文問道：「你們在寫什麼，這般起勁？」慧珍把已往的事覆述了一遍，又道：「我們所鈔錄的，第一類，形近易誤的字最多，差不多佔了十之七八；第二類，音近易誤的字，便不多了；第三類，義近易誤的字，竟一個也想不出來。」叔文道：「音近易誤的字怕不少吧！如『常』是平常、時常的意思，『嘗』是嘗試或曾經的意思；『習慣』是慣常了成爲自然的意思，『籍貫』是指人們故鄉的邑里；『曾』是曾經的意思，『存』是存在的意思，『仍舊』是依然如故的意思，『成就』是成功的意思；『因』是原因，『應』是應該；『固然』是本來如此，『果然』是果真如此；『謂』是說，『爲』是是，『是謂』就是『這叫做……』；『是爲』就是『這是……』；『靜』是寂靜，是沒有聲音，沒有動作，『淨』是乾淨，是沒有醜膩；『免』是免除，『勉』是勉強、勉勵，『真』是真假的真。

「正」是恰當其時，恰如其分的意思，所以「這花開得真好」和「這花開得正好」是不同的；「卻」字有但字的意思，「恰」字是剛巧的意思，所以「別人都走了，他卻來了」和「別人都來了，他恰走了」是不同的。「叔文」一口氣說了許多，慧珍和宗誠聽得出神，連飯都忘記吃了。康氏笑道：「傻孩子，爲什麼飯都不吃？」這一句，把叔文的話也打斷了。

天氣又熱起來了；夜飯後，伯臧夫婦，宗貽夫婦，叔文，錫官兄妹，都坐在院子裏納涼。慧珍和宗誠卻在書室裏忙着鈔錄叔文剛纔說的這些字。康氏怕他們太熱，太辛苦了，叫錫官去叫他們出來坐坐。剛坐了一會兒，慧珍見叔文和宗貽在談另一件事，便向伯臧道：「爸爸，你說有一類義近易誤的字，我們一個也找不到哩！」伯臧道：「這一類字，一般人並不叫牠們做別字，所以王先生沒有舉例，你們一時也想不起來。別字者，本常用此字，而誤用類似的別一字也。所以誤用別一字者，無非因爲牠和此字類似，辨得不清楚而已。一個字有三個要件，一是「字形」，一是「字音」，一是「字義」。字形或字音相類似的字容易誤用，誤用了都叫做「別字」；那末字義相類似的字不更容易誤用嗎？誤用了，不也是用了別一字嗎？所以我說也可歸入別字，另立一類。」慧珍聽了，似乎有些領會，因道：「爸爸，你給我們舉幾個實例吧！」

伯臧道：「好！我就舉幾個實例吧！」他又吸了一口烟，喝了一口茶，慢慢地道：「『飲』字和『食』字

的分別，你們總懂得的吧！宗誠道：「吃酒吃茶吃湯用『飲』字，吃飯吃肉吃糕用『食』字，吃液體的東西叫做『飲』，吃固體的東西叫做『食』。大母舅，對不對？」伯臧道：「那末，吃氣體呢？」宗誠一時答不上來。伯臧道：「我們說話時，無論是什麼，都叫做『吃』，例如吃飯，吃茶，吃烟。其實，茶、酒之類，應當說『喝』，烟是氣體，應當說『吸』。『飲』、『食』、『喝』、『吸』、『吃』，意義不是相像的嗎？如其我們說『客來了，請他喝烟，吸茶，食酒，飲飯』，不是都用了別字了？」慧珍宗誠一想，果然不錯。伯臧又道：「又如我們說——我們到湖濱去，遠『聞』嘈雜的人聲，仔細一『聽』，原來許多人在喝彩；走到公共運動場上去，一『看』，『見』有一大堆人圍着，在『看』賽球。——這句話裏，『聞』和『聽』，『看』和『見』，不是各有不同的用法嗎？牠們的字義雖然也很近似，但不能隨便亂用啊！以此類推，如『觀』和『視』，雖然可以同解作『看』，但是『旁觀』、『參觀』之類，決不能用『視』；『注視』、『側目而視』之類，也決不能用『觀』。因為『觀』字只是瀏覽大概，『視』則比較仔細。此如『聞』是聲音偶然接於吾耳，在無意中聽到，『聽』是有意地側耳去聽；『見』是物象偶然接於吾目，在無意中見到，『看』是有意地注目而視；都有程度上的差別。『走』字和『跑』字，『躺』字和『睡』字，也是如此。『走』是安步而行，『跑』則兩足飛快；『躺』是臥倒，『睡』則不但躺下，而且睡着了。」

這時候湖上吹過一陣風來，覺得非常涼爽。伯臧又道：「熱天遇到這一陣風，便覺得涼快。我們只能說牠『涼』。若在冷天，一陣風來，我們便要叫『冷』了。『涼』和『冷』也是意義相近，而程度不同。『溫』字，『煖』字，『熱』字，也是如此。」伯臧這樣地就近取譬，慧珍和宗誠都聽得很有趣味。

伯臧道：「還有些字，牠們的意義就建築在這不同的程度上的；牠們所表示的意義，各有其限度；過了或不及這限度，好的便變做壞的了。如『節儉』是好的，太節儉了，便成『吝嗇』；『太不節儉』又成『奢侈』了。『精明』是好的，太精明了，便成『苛刻』；『太不精明』又成『顛預』了。『活潑』是好的，太活潑了，便成『輕佻』；『太不活潑』又成『遲鈍』了。『直率』是好的，太直率，便成『鹵莽』；『太不直率』又成『陰沉』了。——你們做文章時，決不至把『吝嗇』當『節儉』用，『苛刻』當『精明』用，『輕佻』作『活潑』用，『鹵莽』作『直率』用的，所以不必把牠們鈔錄在簿子裏。不過你們做人，往往會犯了吝嗇、苛刻、輕佻、鹵莽之病，而猶自認爲節儉、精明、活潑、直率的，卻非仔細加以辨別不可！尤其是慧兒，聽人家贊你活潑，便一點拘束也沒有了。這麼大的女孩子，還是那樣動手動腳，這成什麼樣子！」慧珍萬想不到他爸爸發出這一番議論來，講別字，竟講到自己的舉動行爲上來；料想是前幾天把宗誠追進客堂去，無意中被他見到了，今天便借題發揮，給她一個教訓。向宗誠看了一眼，見他還笑嘻嘻的，和沒事的人兒一般；回想到那天追宗誠幾乎把

母親撞倒的情形，自己也覺得太頑皮了，不禁又羞又悔。突地站起來正色道：「爸爸教訓我的意思，我都懂了！」說這句話時，幾乎要哭出來。伯臧忙轉口道：「好孩子，你既然懂得我的意思，下次自己檢點罷！」

康氏正和錫蕙、三個孫兒逗着玩，沒有聽到伯臧說的話，忽然見慧珍站起來，似乎是認罪的樣子，說話時似乎有些顫抖，並且帶些哽咽之聲，不知道爲了什麼事，忙問道：「幹什麼？好好地講字的，又發起肝火來了？」——他們還都是小孩子，不要逼得太緊了，教他們受什麼委屈吧！」伯臧笑道：「只有你是疼女兒的！我怎麼會叫她受委屈呢？」慧珍忙道：「媽媽，不要多心！爸爸在這兒好好地教訓我，我並沒有受什麼委屈哪！」叔文和宗貽的談話，也被他們打斷了。叔文笑道：「大嫂放心，大哥對於慧珍，比對宗貽還疼愛哩！」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慧珍道：「我還要把爸爸說的幾個義近易誤的字去鈔錄下來呢！」說罷，先回進書室去了。他們又坐了一會，便都收拾去就寢了。伯臧還親自到書室裏來，叫慧珍跟他上樓去。慧珍從受了這次教訓以後，便時刻自加檢點，不像從前那麼貪玩貪吵，憨態可掬了。她年齡雖還只有十三歲，卻已訓練成一秀慧端麗活潑莊重的少女。同學們只覺得她的舉動態度有些兒和從前兩樣；教師們卻都說她有了突然的進步。彭校長還常常以慧珍爲例，去鼓勵他的女兒菱仙哩！

第八章 西湖泛月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恰好是廢曆的中秋節。康氏於午飯時就親自燒了四碗素菜，親自送到陸官巷去，給伯臧的繼母崔老太吃。這位崔老太是吃長素的。夜飯時，周家因為是過節，也添了幾樣小菜。張媽是鄉下帶出來的；周家又保存着許多鄉下淳樸的習慣，所以這一餐夜飯，除一家大小男女之外，替張媽也備了個座兒，和主人們一同吃喝。夜飯吃完了，康氏叫張媽搬了張小桌子放在院子裏，擺上月餅和幾色水菓，點起香，供奉月神。她自己磕過頭，還叫慧珍、宗誠和錫官兄妹來拜。慧珍因是母親的命令，將就着拜了。錫官等三個小孩子拜了又拜，覺得很感興趣。宗誠卻硬不肯拜；康氏也只得罷了。張媽收拾完了，也過來磕頭，嘴裏還喃喃地禱告呢！

他們一家人在院子裏散坐着談笑，叔文和宗貽做字謎給他們猜。叔文道：「一劃、一直、一劃、一直、一劃、一直、一劃、一直、一劃、一直、一劃、一直、一劃、一直、一劃、一直、一劃、是什麼字？」宗誠「王」字，「書」字地亂猜一陣。慧珍卻儘管用右手食指在左手的手掌上劃，突然道：「猜着了！是個『亞』字！」宗貽道：「猜得好！我也做一個給你們猜猜。」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左右一氣看，三百二十三。」是什麼字？」月仙笑道：「這是個老字謎呀！」宗貽

忙道：「你不要說出來！讓妹妹和誠表弟猜。」他們表兄妹倆，猜來猜去，只是猜不着。月仙忍不住了道：「是『非』字。」這時忽然聽得「蓬蓬」的打門聲音。宗誠高聲道：「誰呀？門上不是有電鈴嗎？」張媽跑到前門，向信笥的縫裏一張道：「沒有人。」這時又聽得「蓬蓬」的聲音。宗誠道：「不要是個鬼啊？」慧珍道：「好個不迷信的青年！不信神，倒信鬼哩！」宗貽道：「不要瞎說，是有人打那邊沿湖的小門哩！」這時果然聽得有人叫：「周先生！老周先生！周伯臧先生！」是女子的聲音，而且是好幾個人的聲音。叔文跑過去把門一開，原來是杭中師範部的幾個女學生划了船繞到這邊來了。

她們的船停在石埠旁，第一個跳上來的叫做林鴿。她是師範部三年級乙組中最年輕最活潑的一個；白白的圓圓的臉兒上，架着一副博士式的黑玳瑁邊的近視眼鏡，老是嘻着嘴笑；一跳上岸，便往院子裏跑。後面又陸續地起來了四個女生：身材高而胖的，眼睛細細的，是羅西冷；身材矮小的，戴着近視眼鏡，左眼下有一抹藍痣的，是華問陶；臉兒圓而紅得像個蘋果，嘴又特別小的，是蘇岑；黑而又瘦，留着童化的頭髮的，是夏志和；叔文都認得的，因為她們已在小學部參觀了好多次了。她們都到了院子裏，向大家招呼。林鴿向康氏道：「師母，我們是特地來請周老師同去逛湖的；還有慧珍世妹，也請同去。」伯臧道：「你們吃了夜飯又出校來，訓育處答應你們請假嗎？」蘇岑道：「因為初中部的王劍英先生，師範部的王陶齋先生各帶了許

多男同學出去步月了；還有童子軍教練王先生也帶了一批童子軍出去，說是「月下行軍」，所以訓育處的袁先生便大開方便之門，特許同學們出去賞月，但須有先生帶着同去，於十一時以前回校。這真是「王恩大赦」呀！住在校裏的教師，都被同學們邀去了；我們只得來邀周老師了。老師如不肯去，我們便也去不成了。只得請你老人家答應，「周濟」「周濟」「伯臧道：「既如此，我便和你們同去。慧珍，你也同去吧！天怕要轉冷，加些衣裳去。」慧珍巴不得這一聲，飛快地跑進去拿衣服了。叔文道：「你們只有五個人嗎？那裏被牆擋住了月光，黑得很，看不清楚，似乎還有一個人坐在船裏。」林鴿道：「沒有人了；那是一隻籠子。」伯臧道：「籠子？我不信！放着一隻籠子幹什麼？」林鴿道：「不過是裝樣子的耳！因為老師是最喜歡籠子的。」伯臧道：「這是什麼話？調皮的孩子！」蘇岑道：「什麼話，她也不聽得；老師下船後自然會知道的。」華問陶、夏志和都抿着嘴笑；羅西冷更笑得彎了腰。慧珍已替伯臧拿了一件馬掛，自己拿了一塊團巾，一件毛線外衣來；康氏叫張媽送了兩盒月餅到船上去。她們拉了慧珍，簇擁着伯臧去了。張媽關了門進來，他們一家仍在院子裏賞月猜謎。

林鴿坐在船頭上扳槳；蘇岑坐在對面；西冷問陶叫慧珍坐在她們中間。那地方果然很暗，伯臧踏上船去，夏志和也跟了上去，在西冷他們對面的藤椅上坐下來，方纔看清楚，原來陳慧君留在船上，沒有上岸去。

伯臧坐在慧君和志和中間，想到剛才林鴿和蘇岑講的話，忍不住笑了起來。原來陳慧君是伯臧很得意的。一個女生，不但國文好，肯用功，而且性情也非常嫻靜，態度也非常莊重；可惜耳朵是重聽的，所以她們叫她「聾子」，說「裝樣子的耳」。

這時月光已鋪遍了湖面；天上有一輪光明燦爛的月，水裏也有一個團團的月影。一葉瓜皮艇兒蕩了開去，划出了黑暗的角裏。槳打下去，把湖水的鏡面劃破了；隨着槳，漾動了一閃一閃的波紋，蕩開去，蕩開去。一波未平，又是那麼一槳；一槳一槳地把鏡面打得粉碎，把波心的月影也打得粉碎。慧珍把那兩盒月餅打開來，卻是小小的肉月餅，每匣有十六個。伯臧招呼她們吃月餅，慧君卻沒有聽到。大家都在吃了；前面林鴿和蘇岑那裏也遞了十個過去；慧君還是擡着頭，向月癡望。蘇岑拿一個月餅塞到她嘴邊去，卻嚇了她一怔。蘇岑道：「詩婆呀！這叫做『舉頭望明月，低頭吃月餅』呀！」船中的人都大笑起來。林鴿道：「我們今天，可以說是『載得一船明月泛西湖』了。」伯臧道：「這句話卻大有詩意。」蘇岑道：「我們今夜也可以算人才畢集了！慧君，問陶西冷，三個詩婆，周老師一個詩翁，志和是一個畫家；這才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哩！」林鴿道：「你這『畫』字，怕用了別字吧？你是個幽默大家，善於說話的。那『畫』字當改作談話的『話』吧？」西冷道：「蘇岑專好挖苦別人，遇到了鴿，也被人挖苦了！」

伯臧道：「別儘管說笑，我倒要問問：陽曆元旦轉瞬就到，我們校裏就要開展覽會。你們在課外自由製作的國文成績，到底打算做些什麼東西？」林鴿道：「她們幾個人都有詩詞集的，老師叫她們拿出來陳列吧！」問陶道：「老師不要信她胡說，詩也不會做，詞也不會填，誰有集子呢？」林鴿道：「你們和曾淑君她們不是組織了一個詩社嗎？你們不是有一冊柳浪集嗎？別人可瞞，如何周老師也可瞞得的？」志和蘇岑齊道：「我們是不在內的。老師問陶是社長，西冷和慧君都是社員。」伯臧道：「能集社研究詩詞，自是好事。我想你們的柳浪集，先拿給我看看，挑好的鈔起來，也未嘗不可陳列的。」西冷道：「老師肯替我們改，我們過日就呈給您看；可不可以陳列，那時再酌定吧！」林鴿倒有一件很好的成績，不過還沒有做完成而已。」伯臧忙問是什麼。林鴿道：「我想製一張中國文學變遷表，從詩經時代一直到現代；可是製不製得成，還是一個問題。到底是慧君用功，她已經製成好幾張大幅的圖表了。」伯臧問慧君道：「是些什麼表呢？」慧君忸怩着答道：「是十三經表，周秦諸子九流十家表，古書分類沿革表，孔子周遊圖，女詞人易安居士飄流踪跡圖這幾種。稿子已大致就緒，正想先請老師鑒定哩！」伯臧點了點頭。林鴿又道：「志和畫了十二幅西湖山水畫，每幅上面都有關於古蹟的記載，問陶和西冷都有題詠，不過還有五幅沒有題全。可是教圖畫的姬先生要算圖畫成績，教史地的李先生要算地理成績，我們要算牠國文成績。」伯臧道：「是中國畫嗎？」志和道：

「是的，我畫的水墨山水。」伯臧道：「校裏的圖畫，只有西洋畫，水彩畫，沒有教過中國的水墨畫；而且並非畫的西湖地圖；又各有詩詞的題詠；算國文成績也未嘗不可。且待布置時再說，看那間陳列室需要這東西。」蘇岑呢？你有什麼成績品？蘇岑道：「我約了十個同學在編國音新詩韻，還沒有編成。」慧珍道：「王先生也在叫我們預備呢！」

船已蕩到湖心了。三潭印月那邊，簫鼓連天，遊舫如鯽。伯臧道：「好一個清涼世界，被這班俗人鬧得一團烟火氣了！我們還是蕩開些罷！」月兒已躲進雲堆去了。他們的船向北蕩去，擇一個比較幽靜的所在，停了槳，讓牠泛在水面上。林鴿取出口琴，悠揚地奏了起來。原來蘇岑帶着一枝笛，志和帶着一隻月琴，問陶、西泠帶着兩枝洞簫，這時一齊取出來合奏。她們要慧珍唱歌。慧珍等她們的一曲梅花三弄奏完了，借一枝洞簫吹了新學會的一曲平沙落雁。伯臧以一老人夾在女孩子隊裏，倒也悠然自得。只有慧君把左手浸在湖裏，低着頭，默不作聲。蘇岑道：「你又發孤僻的老脾氣了。在做詩呢？還是在想家呢？」伸手把她頭頸上捏了一把。慧君道：「各人有各人的心事；我那有你那麼快活？」林鴿道：「我太沒有心事；你卻心事太多了！什麼心事？是不是說不出的呢？」慧君道：「我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不過我一說出來，未免使你們掃興；周老師怕尤其難過！」伯臧笑道：「女孩子家的心事與我老頭兒何干？可是你這麼說，我倒也要你說出來了。」慧

君道：「本校的成績展覽會，我不能躬與其盛，還是一個問題。家父在湖北民政廳裏任事，家母想帶了我們到湖北去；我要求一個人留在杭州，她又不答應。雙十節後，怕就要和大家分別了！和爸爸一樣的老師，和姊妹一樣的同学，叫我如何捨得啊？將來你們都快樂地團聚在這裏，我卻孤零零地遠在武昌；只有這月兒是遠隔千里的我們的視綫的交點了！」大家聽了這突如其來的別離消息，都覺得有些黯然。林鴿道：「伯母一定要你去，你偏不去。寒假裏，你可以住到我家裏去的。如其你不願意，周老師家裏也可以住的。」伯威笑道：「鴿，你又說孩子話了。慧君要和我們遠別了，自然有些離情別緒。但是在她爸爸媽媽身邊，自然又比一個人留在杭州好了。」林鴿道：「怕不見得吧……」她正要說下去，慧君回頭向她看了一眼，卻低下了頭，撲簌簌地吊下兩顆淚珠兒來。林鴿歎了一口氣，便停住不說了。伯威覺得她的家庭裏或者有些難於向人言的隱痛，也不便再說下去了。

全船靜默了，裝滿了別意；這時，全湖也都黑暗了，罩滿了雨意。呼呼的風，把坦平似鏡的湖面，掀起了洶洶的波浪；船也顛播起來。四面一看，遊艇已散了十之八九。她們的船已不及回到湧金門來，只得划到湖心亭附近去暫時躲一躲。一陣風過去，驟雨跟着來了。西湖裏的划子，上面只有一張布篷；張起了，仍是滴下水來。他們幸而各帶一條大圍巾，拿來遮在頭上。林鴿膽小起來，坐到對面來和蘇岑擁作一堆；問陶、西冷，把慧

珍擁在中間；伯臧禿着頭，水直往頭頸裏淋。慧君、志和便把兩塊圍巾疊着張開了，蓋在並坐的三人頭上。伯臧想和志和掉一個位置，船夫大叫「動不得，動不得」，只得擠在中間。慧君、志和都緊靠着伯臧；船一仄，慧君竟不由自主地倒在伯臧懷裏了。這時候，船裏是漆黑的；伯臧覺得手上還有一滴一滴的水淋着，可又不是涼的，知道慧君還在下淚。留神細聽，還聽得到她哽哽咽咽的抽噎聲哩！

幸而不久雨就住了，雲幕也開了個天窗，團團的明月依然露出圓圓的臉兒來向她們微笑。蘇岑道：「黑暗過去，重見光明；別傷心，會有團圓在後頭啊！」伯臧道：「時候不早了，回去罷！」船家索性把布篷收了，打起槳來，飛也似地向湧金門而去。不久，又到了周宅的西面，遙見樓上已開着電燈，知道他家已上樓了。慧珍道：「旁門沒有電鈴，還是在大門前上岸吧！」船夫就把船停在他家前門的湖邊。她們因為船裏已濕，不願意再坐了，也在這裏登岸。慧珍先上岸，拉了慧君一把，覺得她的手是冰冷的。西冷付了船錢，她們作別回校去了。慧珍按門鈴，叔文跑出來開門，問道：「淋了雨嗎？太不湊巧了！」三個人走進去，關好了門。伯臧父女別了叔文，逕上樓去。康氏待他們換了濕衣，泡上兩碗生薑沙糖湯來。伯臧歎道：「她們受了冷，淋了雨，這時候已快十一點，回到校裏去，怕連開水也沒得吃了！」慧珍道：「陳慧君怕要生病哩！她的兩隻手冷得死人似的。」伯臧道：「你何不早說？叫她來喝一碗薑湯也是好的，就讓她宿在這裏也沒有什麼啊！」

第二天早晨，周家只有張媽剛起來，林鴿突然一個人跑來找伯臧。張媽見是常來的林小姐，就領她上樓到伯臧臥室裏來。伯臧已靠在牀上喝茶吸烟。見林鴿進來，忙問道：「什麼事，這樣着急？」林鴿道：「老師，不好了！慧君在吐血哩！怎麼辦呢？」伯臧急忙起來道：「我和你去看看她吧！」匆匆地穿好了，同下樓來，胡亂地洗了個臉，便和林鴿逕到杭中女生寢室來。

第二號女生寢室門口站滿了人，看見伯臧來了，忙讓開一條路。伯臧進去時，只見志和、西洽、問陶、蘇岑等都在那裏發愁，靠門的一張舖上，慧君仰臥在那裏，頭上按着一塊濕的毛巾，臉色黃得和蠟一樣，兩眼非常紅腫。床前擺着一個白搪瓷的痰盂，口上還有許多血和痰的絲兒掛着。他俯下身子去，低聲問道：「慧兒，覺得怎樣了？」——他着了急，把慧君叫做「慧兒」。——慧君睜開眼向伯臧望了望，又無力地閉上了，卻擠出兩點淚來。伯臧坐在她床沿上，拉住了手，按她的脈，覺得細如游絲。安慰她道：「不要怕，不要哭，病是不妨事的！」又問林鴿道：「有沒有告訴你們的導師錢女士呢？」林鴿道：「我先去告訴她，再趕到老師家來的。」又問西洽道：「媽媽來過了沒有？」西洽道：「來過了。她打電話去找校醫，據說校醫昨天到遠方出診去了，還沒回來，她這時還正在梳妝哩！」伯臧道：「校醫既不在，我去請一個醫生來吧！」說罷，逕自去了。早餐的號聲在吹了，她們都要去吃早飯了。林鴿不放心，一個人留在寢室裏陪她。過了一忽兒，伯臧和

訓育主任袁先生，陪了一位穿西裝的，頭髮禿頂的醫生來，一個校役提着一隻大皮包，跟了進來。那醫生站在床前，先端詳了一回，然後叫林鶴把慧君的衣服解開，在皮包裏取出聽筒聽了一聽，又對着錶診了診脈，道：「伯臧兄，我看得打一針。」說罷，又在皮包裏取出針和藥水來，替她打了一針。又取出一包藥粉來，林鶴忙把熱水壺裏的開水倒了一杯道：「周老師，請你扶她一扶。」藥粉吞下了，醫生叫把被摺起來，把上身靠起，不要睡得太平了。

這醫生是段家橋堍葛嶺醫院的院長郁樂天，和伯臧是二十多年的老友。郁醫生和袁先生及伯臧商量，要把慧君帶到他醫院去。這時候，彭校長也到了；大家一商量，決計讓她去住院。郁醫生就託袁先生去打了一個電話，叫醫院裏開了一部救護汽車來。彭校長下命令，叫借童子軍的篷布救護担架，把慧君抬上救護車，由伯臧林鶴送了她去。

葛嶺醫院是郁樂天獨資經營的，租的張公祠的房子。裏面有一個堆着假山，植着花木的院子；那邊有五間頭等病房。郁樂天把慧君安頓在一間病房裏，自有女護士照料她。郁樂天道：「伯臧兄，你們沒吃過稀飯吧？」陳女士打過一針，再經過半小時，就有轉機了。你們且同我到舍間去吃過稀飯再來看她，好不好？」伯臧道：「好的！我已經餓得慌了。林鶴，你也同過去吃了稀飯再來。」林鶴本來要先走的，因為想看看慧君打

針後的轉機如何，也就答允了，跟着伯臧到醫院隔壁的郁宅來。

他們師生倆吃了稀飯，坐了一忽兒，仍和郁樂天到病房裏來。據看護報告，慧君已好了許多，吃了一碗牛乳，睡着了。伯臧道：「我們已吃飽了，索性等她醒了再回去，樂天兄，你請便吧！」樂天看看錶，已有八點多鐘，便自去料理門診了。那女看護道：「你們在這裏，不要驚動她，我去去就來。」伯臧看慧君時，睡得正熟，想吸香烟，便逕到門外去，撥一張凳兒在門外坐了。林鴿站在門檻上，伯臧低低問道：「鴿，你知道她家庭的情形嗎？」林鴿道：「略知一二。她初生時，帶着一身胎裏瘡；她媽媽就想不要她了。她是叔母乳養大的。從此她媽媽就不愛她了。近來她耳朵聾了，她媽媽更嫌她呆了。暑假時，不許她繼續求學，母女二人大鬧意見。後來是她舅舅送來入學的。」伯臧道：「啊！」他們倆又談了些時，忽然慧君醒了，咳嗽了幾聲。伯臧林鴿連忙跑到床前去，只見她的臉色已紅潤轉來，道：「老師和鴿還在這裏嗎？我累了你們了！」伯臧道：「你的病已有良好的轉機了。郁先生和我交情很好，你儘管安心住在這裏。我和鴿可以常常來看你。大約十天半月工夫，就可以全愈出院了。你要什麼東西，儘管託郁先生打電話給我。」慧君道：「老師，鴿妹，你們放心去吧！我自己覺得比初入院時好得多了。」女看護來了，把了把脈，量了量體溫，道：「陳小姐確已好得多了。」伯臧和林鴿便別了慧君，走出葛嶺醫院，雇了兩部人力車，各自回去了。

第九章 我們應有學不厭的精神

杭中的學生自治會，因校舍分爲三部，組織和他校不同。最高的權力機關是全校學生代表大會，由各部各組的代表組織之。每組代表二人，每學期開學後和散學前，各開會一次。代表大會閉會時，由常務委員會代行其職權；常務委員九人，由代表大會選舉。但規定男子高中部，女子高中部，師範部，初中部，每部至少得有代表一人當選，至多不得超過三人。常務委員會的下面，每部各有牠的執行委員會；而且各有各的組織和辦法；頗含有一點兒聯邦制的意味。只有一個校刊編輯委員會，卻由各部的執行委員會，各選出編輯二人，和教職員會選出的同數的編輯，共同合作。這個師生合組的校刊編輯委員會，照例須於每學年開學後一月，方能組成；所以每學年第一次校刊，往往是由校長室代編的。

杭中的校刊叫做「杭育」，每年出十期，暑假裏是停刊的。本學期的校刊編輯委員會，剛於這星期組織完成。選舉的結果，周伯臧連任總編輯。孔樂三，以一年級的新生，卻充任了初中部的一位編輯。學校裏，無論什麼職務，總是高年級擔任的居多；孔樂三的當選校刊編輯，在杭中初中部，的確是破天荒。孔樂三本人原沒有什麼；秋一甲組的全體同學們卻引爲本組莫大的光榮。所以當本學期校刊編輯委員會的名單宣

布出來的時候，他們竟高興的了不得。這是青年的羣衆常有的心理呀。

等一期杭育出版了，慧珍和宗誠各分得了一份；回家時，笑呀跳呀的直衝進書室去。「杭育！杭育！杭育！」他們這般地歡呼着。書室裏靜悄悄地，伯臧一個人躺在藤靠椅上看書。宗誠跑近去道：「大舅舅，杭育來了！」伯臧笑着，拿手上的書給他看道：「這不是杭育嗎？寫字檯上還有送給宗貽的一份哩；午後，你們出去不久，就送到了。」慧珍道：「想不到還是家裏先送到！」伯臧道：「你們且坐下，細細地去看吧！」

慧珍和宗誠坐定了，翻開一看，第一篇是孔子聖誕演講詞，下面注的兩行小字是「周伯臧先生講，沈眉士陳慧君記。」慧珍道：「爸爸，第一篇就是你的演說稿哪！」後面有教務處的上學期各部各組學業成績統計比較表，訓育處的上學期各部各組操行成績統計表，體育處的上學期各部各組體育成績統計表，校醫室的上學期各部學生健康疾病調查統計表，會計室的上學年本校經費決算表，本學年經費預算表，學生自治會的上學期各項競賽報告，師範部附設民衆夜校報告書，以及本學期的教職員名單，本學期各種委員會名單，學生自治會各種委員會名單等等，內容異常豐富。「文藝的園地」一欄，又有許多詩文作品，王劍英先生有十首滿江紅的詞，末了還有一篇孔樂三的我的家詞，他們當然還看不懂，可是看到了「王劍英」三字，真所謂開卷逢故人，使他們非常高興。尤其是那篇我的家，竟使他們手不釋卷地又看了

一遍。

伯臧道：「原來孔樂三不但是我們的同鄉，還是我的世姪呢！」慧珍詫異起來道：「爸爸怎麼知道！」伯臧道：「他這篇我的家上，不是說得很清楚嗎？他的祖父叫做孔明，字永年，是前清的貢生，四十多歲就死了。他父親叫做孔令之，是個庶出的遺腹子，出生時就是個孤兒。五歲時，嫡母又去世了。他那時貧寒孤苦，隨着母親，爲人傭工，輾轉流徙，居無定所。直至孔令之二十多歲，結了婚，方定居於臨安的南鄉。他父親孔令之，只生了他一個人，一家四口，幸而人少，得賴他的父親做造紙工人度日。他自己十歲時，還是個拾荒的孩子。幸而十一歲時，他的叔祖康年遇見了他，把他帶回富陽，送進春江小學去。今年暑假，他剛在小學畢業，他祖母又病故了。唉！這孩子真是可憐！那位孔永年先生是前清末年我們富陽全縣聞名的名教師。我十三歲到十五歲時，曾在他那裏受業三年。他待我真和自己的子姪一般。近十年來，我常常打聽那位老師的家庭近況，竟是音信杳然。卻不料他的孫子已進初中了。」慧珍對宗誠笑道：「誠表哥，你不是說他的父親是個老貢生，畢業時還叫他改名字嗎？你不是說他的父親開學前剛去世嗎？原來你說的老貢生是他的祖父，叫他改名字的老先生大約是他的叔祖；暑假裏死的卻是他的祖母。你的消息是從那裏得來的？這樣靠不住！」宗誠道：「上半年，他的叔祖會到小學裏來過一次，我們也沒有問清楚，以爲是他的爸爸。至於暑假中他家

死了人，是他自己告訴我的，還說有六十多歲了。所以我聯想起來，以為是他的爸爸。」伯臧道：「誠兒真糊塗！他告訴你的時候，沒說死的是祖母嗎？」宗誠道：「他告訴我的，說是什麼『比』，我以為是他爸爸的名字。」伯臧道：「他說『先祖妣』吧？」宗誠道：「我已記不清了；似乎是這樣說的。」伯臧道：「父死稱『先考』，母死稱『先妣』；祖父死稱『先祖考』，祖母死稱『先祖妣』。孔樂三也只比你大了三歲，一切都懂得；你卻還如此孩子氣！我看他這篇我的家，雖然經王先生改過，比你們做的文章，真有天淵之別呢！」

他們在家裏看杭育，談孔樂三的家世；那知孔樂三在校裏，也得到了了一份杭育，一個人在大成殿東，桂苑之北的文昌閣下，坐在階石上細細地看。他先把全部大略地看了一遍，然後細看後面王劍英的十首滿江紅。他覺得這十首詞，每首裏句子的長短雖不同，但這句長，那句短，卻是十首同一腔調。每一首的中間都斷一斷。他雖沒有懂得什麼叫做「詞」，但總覺得和他讀過的五七言絕，五七言律，五七言古等等的舊體詩不同。他試讀讀看，頗覺得聲調鏗鏘；但終不能完全懂得牠們的意思；有些字，他還不認得哩！他自言自語道：「王先生那麼賞識我，將來總要請求他，把做詞的法兒傳授給我。」他於是又翻過來去看那篇孔子誕辰演講。看了許多時候，也有許多地方不能完全明瞭。他懶洋洋地立起身來，自恨學力太差了，怎麼連一篇語體文也看不懂！

他歎了一口氣，向桂苑南面的農場走去。這時候，同學們都在運動場上玩，砰砰的足球聲，拍掌聲，呼笑聲，一陣陣地傳進這寂靜的農場上來。他找到了他們一組指定的場畦，見新播下的種子已有些兒苗秧鑽出土來。他拿起了一把噴壺，盛了水，向場畦上灑去。自言自語道：「我也似這剛出土的苗秧，全靠有人來灌溉的呀！」他正一個人沉浸在深深的感慨裏，忽然肩上有有人拍了他一下道：「孔樂三，你怎麼一個人來到這裏？」他隨口答道：「那麼，你爲什麼也到這裏來呢？」說完了話，回頭一看，原來是王先生，他紅了臉，垂着雙手，趕快鞠躬道：「老師，我不知道是你老人家，剛才太放肆了。」

王先生道：「你手裏拿着一卷什麼呢？同學們都在玩，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裏？」孔樂三道：「這是一本杭育老師的國文程度太差了；非但你老人家的十首詞看不懂，周先生那一篇演講，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王先生道：「你剛進初中，詞當然還不能懂。就是周先生的那篇演講，你也只能懂得牠的大意；這篇文章是鏞鏞史寫成的。非讀書多的人不能完全領會。我且問你，他那篇文章的大意是怎樣的？」孔樂三道：「他說，孔子的政治理想雖好，但因沒有得到政權，無從實現，所以在我國古代政治史上，並沒有佔什麼重要地位。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六經只是就原有的官書，釐訂刪改，是「述」不是「作」；論語是他門弟子的弟子記載的，孝經開頭就說「仲尼居，曾子侍」，也不是他自己的著作。所以開私人著作的風氣的，是老子，

不是孔子。孔子之所以值得我們永久崇拜紀念，價值完全在於教育。一、私人聚徒講學之風，開於孔子；他又抱着『有教無類』的宗旨，所以他的三千弟子中，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都有。我國古代學術在於王官，教育私於貴族。從孔子開私人講學之風以後，教育方普及於平民。二、孔子的教法，很有許多合於現代教育理論的。如注重自動，加以啓發——他自己曾說：「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如注重個性，因材施教；——論語一書中，記弟子問仁，問孝，孔子的答話各自不同，更顯著的，如子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他「有父兄在」，意思是當先去請示，冉求問「聞斯行諸」，孔子卻又叫他「聞斯行之」。爲的是「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退，故進之。」——如注重德性，以人格感化；——孔子的偉大的人格，精純的品性，能使弟子們心悅誠服，潛移默化；而且不重在文字語言知識方面的教學，而以言行德性爲他教育的中心；他之所以能成爲「大師」者在此。——這些都是現代有名的教育學者所唱導的。三、孔子的教學精神，尤其值得我們敬佩。他的精神就是「學不厭，教不倦。」他年十五，就有志於學；他老了，還想假年學易，讀易至於韋編三絕；這還不足以表示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好學精神嗎？他的循循善誘，使人欲罷不能，難道不是以他教不倦的精神去感化他的學生，使他們也學不厭嗎？我們研究一種學問，入門之後，研究愈深，興趣愈濃；所以由學而時習之，樂生，出學不厭的精神來，還有人做得到。那種「人不知而不

慍，」遇見鈍根人仍能循循地去啓發誘導，卻是言之易而行之難的。我們崇拜孔子，紀念孔子，也當具有他那樣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尤其是我們師範部的同學。」他滔滔不絕地說了許多時候，王先生笑道：「周先生演講的大意，你都已懂得了！你怎麼還說只能一知半解呢？」孔樂三道：「他那篇文章裏，還有什麼『大同』、『小康』、『三世』、『古文』、『今文』等等，我看了竟是莫名其妙哩！」王先生道：「這些術語，你們年紀輕的人，書看的少，自然不容易懂。將來國文進步了，常識豐富了，自然會懂的。」

停了停，王先生又道：「周先生這篇文章裏，還提到他的一位老師孔先生，似乎很受過一番知遇之恩的。你和他同鄉，又姓孔；或者他老人家和你們孔家的上代有什麼關係啊！」孔樂三道：「不曉得。」他們倆一壁談，一壁走，已走過了明倫堂前，也就分手了。

這天晚上，孔樂三正在自習室裏埋頭演算，忽然自習室門口走進一個校役來，高聲叫道：「孔樂三，王劍英先生叫你，立刻就去！」孔樂三聽說王先生叫，不敢怠慢，站起來就走。跟着那校役，一逕到教職員住室。王先生的房間裏來。王先生笑着抬了抬身子，指着寫字檯旁的一張凳子道：「樂三，你且坐下——果然不出我所料；剛才周老先生來了一張條兒，說看到杭育上你那篇我的家，方曉得你的祖父就是孔永年先生，他童年時的老師。近十年來，他曾四處託人打聽，找尋你的爸爸，竟是打聽不出來。他三年前，還曾去替你的

祖父掃墓哩他知道你是永年先生的孫子，非常高興，寫這條子來通知我，叫我好好地照顧你，教導你。他還帶了五塊錢來，叫我轉交給你零用；說用完了，可以再向他去拿。星期日，還叫我帶你去見他哩！他說你是一個可造之才，得好好地用功，不要埋沒了永年老先生的讀書種子！樂三接了那五塊錢，竟感動得流下淚來，好久答不出話；過了一會道：「王老師請你轉達，謝謝他；這五塊錢，已夠我這學期的零用了！校裏的費用，家叔祖替我張羅的。我來校的時候，爸爸又把家裏所有的兩塊錢都給了我。除了買些手巾面盆牙刷牙粉洋皂郵片之外，還有一塊錢多着哩！」王先生道：「周老先生決不要你謝的！你能好好用功，就可以安慰他老人家的心了。星期日上午九點，你再到這裏來，我帶你去見他。」孔樂三答應了個「是」字，便告辭走了。

孔樂三回到自習室去，依然在演算學；他的心卻老是靜不下來。他想，師生間感應真強得很。據周老先生說，先祖父教學生，是有「教不倦」的精神的；先祖父能「教不倦」，所以能使他「學不厭」了。據王先生和師範部三年級的同學說，周老先生是有「教不倦」的精神的，所以他能有王先生那麼「學不厭」的學生。王先生對於我們，不也是有「教不倦」的精神嗎？我們幸而遇到王先生這樣的良師，我們也得具有「學不厭」的精神。——是的，我們應有「學不厭」的精神！他想到這裏，覺得精神陡地興奮起來，專心致志於演算，一口氣把四則應用問題都算完，所有以前覺得不能解決的難題，都迎刃而解了。

他算完了四則應用問題，抬起頭來一看，自修室裏竟已闕無一人，原來就寢鐘已打過了，同學們都已到樓上寢室裏去了。他趕快收拾了，也跑進寢室去，被剛舖好，已是熄燈。他草草就寢，翻來復去，只是睡不着。過了許多時候，剛有些朦朦朧朧，突然聽得有人叫道：「孔樂三，你真太貪睡了！王先生在樓下等你，同去看周伯臧先生呢！」他睜開眼一看，早已是日高三丈了，急忙扒了起來。幸而沒有脫制服，匆匆地走下樓去。果然王先生站着等他，一面和幾個同學在閒談。他忘了洗臉，忘了早餐，就跟了王先生向湧金門直街周宅走去。走到門口，門是開着的。他隨着王先生走進了那間書室裏，已有一個老頭兒和周伯臧先生在談話。周先生向那個老人介紹道：「這位是我的學生王劍英，就是你的令孫的老師。」那老人要站起來招呼，王先生卻過去把他扶住了，不叫他站起來，而且連說：「不敢當，不敢當！」那老人招手叫孔樂三走過去，拉住了他的左手，又把右手摸他的頭髮，那雙枯澀的老眼裏竟迸出兩顆淚珠兒來。孔樂三的心裏非常疑惑，這位老人家不知是我們那一位同學的祖父，爲什麼對我的神情如此異常？我應當怎樣稱呼他呢？他正在遲疑，那個老人忽然拉住他的兩手道：「友賢，你怎麼不認得我呢？」孔樂三納悶得很，忍不住問道：「你這位老人家究竟是誰？怎麼知道我的小名呢？」那老人道：「友賢，你這孩子，連自己的祖父都不認得嗎？」說完這句話，把他一推，站起身來就走。樂三回頭一看，那裏是周宅的書室，原來獨自一個站在海邊的沙灘上，前面是

白茫茫的一片汪洋大水，不禁嚇了一大跳。想回頭跑，後面也是大海，海中間有一條獨木橋通到彼岸。那邊站着周伯臧，王劍英二人。禁不住大叫道：「周太先生，王老師，快救救我呀！」一面叫，一面跨上這獨木橋，一步步地挨過去。正走到一半，忽然砰的一聲，這木橋斷了，掉下萬頃波濤裏去，一聲大叫，覺得徧身水淋淋地沉，沉，一直沉入海底，不能動彈。

噹——噹，噹——噹，一連響了十多下。他睜眼一瞧，卻依舊睡在牀上，天已亮了，正在打起身鐘。一場驚夢，一身冷汗，把穿着睡的汗衫和短褲都濕透了。他歎了口氣，一翻身坐了起來，想道：「原來是醒有所思，睡有所夢！」拿起枕頭一看，王先生昨晚轉交給他的，一張五元鈔票依舊壓在那裏。時候不早了，跣着鞋子走下床來。拖出床下的竹箱開了，把那張鈔票放進去。隨手取出一條白布短褲，一件白布襯衫來換。那件襯衫已是破了，他媽媽替他補上了一塊，不禁聯想起孟郊的遊子吟來，低聲吟道：「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云寸草心，得報三春暉！」他的心，又飛到他媽媽懷裏去了！

第十章 所謂「六書」

孔樂三盼望得長久的星期日，終於到了。早飯後，他換了一套洗乾淨的黃制服，把皮鞋也擦乾淨了。好容易挨到八點半，一個人到王先生的房間裏來。恰好王先生要叫校役去找他，見他來了，非常高興，立刻戴上一頂軟邊的草帽，道：「我們就去吧！」他們師生倆出了杭中，向湧金門直街走去。王先生穿一件湖色的大綢夾衫，在前面走着；樂三跟在後面，見他的背影，飄飄然異常瀟灑。走到周宅門口，只見門兒開着，康宗誠和周慧珍已站在門外的湖邊等候了。他們遙遠地望見了，就高聲叫「王老師」。宗誠迎上來，拉住了樂三的手。他們四人一同進來，慧珍回身去拴上了門。宗貽和叔文站在客堂外的台階上招呼，把他們讓進書室裏，伯臧笑容滿面地站了起來。大家招呼了，一同坐下。

伯臧道：「樂三，前幾天，我見了杭育裏你那篇我的家，才知道你是先師永年先生的孫子。永年先生一生坎坷，有你這樣一個孫子，總算有了讀書種子了！」回頭對劍英道：「說起永年先生，我童年時的情形，又歷歷如在目前。劍英，我不但沒有和你談起過，就是叔文宗貽也不會曉得。永年先生對於我的一生，真有極大的關係。我十三歲時，我們堂房的伯父忍廬先生，是前清的舉人，爲了他的兒子伯巽，特地延聘永年先生

來教書。我們和忍伯家是同住一所房子的，先嚴和永年先生考取秀才時又是同榜的，所以那天忍伯家備筵請先生，就邀先嚴作陪。酒過三巡，忍伯叫伯巽出去拜見老師。我和伯巽正同在大廳的屏門後張望。伯巽出去拜了老師。先嚴也叫我出去拜見世伯。永年先生見了我們兩個孩子，非常高興，叫我們也坐上筵席去。他喝了許多酒，有些兒微醺了，要出幾個課叫我們試試對對看。他出了個「三史」，我隨口對了個「五經」，又對了個「四書」。伯巽畢竟比我小一歲，一時對不上來。我和他並肩坐在下面的，使用手指在他的腿上畫了兩個字。他得了我的暗示，脫口而出道：「我對「六書」。」忍伯笑道：「你聽哥哥對四書，就對六書；「六書」並不是六部書，如何可對「三史」？不行，不行！」我替他辯護道：「這叫做「借對」呀！」永年先生笑道：「好伶俐的口齒！巽兒，那末什麼叫做「六書」呢？」伯巽又瞪住了。我代答道：「六書就是「指事」、「象形」、「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忍伯道：「靠不住，連這兩個字的課，也是代槍！」第二天，開館了，永年先生見我並沒有進館，頗為失望。那時先嚴在家設一個蒙館，我就在這蒙館裏讀。有一天下午，永年先生到館裏來看先嚴，一進館，見先嚴餘怒未息，我的臉上還掛着眼淚，忙問是怎麼一回事。原來先嚴逐日給我講解論語，那天正講到「子見南子」這一章。先嚴道：「南子是衛靈公的夫人，是個不守婦道的女人。「矢」就是發誓。「天厭之」者，言必為天所厭棄也。」我問道：「南子既是衛君的夫人，又是個

不好的婦人，孔子爲什麼去見她？子路不悅，原是難怪的。孔子又何以不把去見南子的理由告訴子路，只是向他發誓？這一章論語，不是記錄的人糊塗，便是孔子不對。」先嚴因我小小年紀，居然胆敢對孔子和論語發生懷疑，就勃然大怒，痛加訓斥。永年先生一問，他就把剛才的情形告訴了他，並且道：「你看，十三歲的孩子就狂妄到如此，真是『非聖無法』了！這孩子是不配讀書的！我已託人薦他到南貨店裏去學生意了。」我那時聽得說要我去做南貨店的學徒，不禁哭了起來。永年先生道：「臧兒今年只有十三歲，卻能讀書得間，對古書發生懷疑，真是聰明極了！這章論語，崔東壁的洙泗考信錄裏就疑心是籛人的偽書。考信錄我有一部帶在館裏，明天可以送過來給你看。古書裏靠不住的地方真多哩！孟子說的「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你總該記得吧！你說他不配讀書，我倒看他正是個讀書種子。——我初到的那一晚，以爲他也是我的學生。第二天見他沒有進館，才知道是在你自己的書塾讀的。「父子之間不責善。」我以爲你自己教他，不如由我代勞吧！」先嚴道：「你這樣契重小兒，誠然是異常的榮幸。我所以不讓他在你這裏附讀者，老實說，是因爲家境太貧寒了，脩金無從張羅，所以想叫他去學生意，也無非是爲此。不是你我的交情，我這話也不便告訴你了。」那時，永年先生也沒有說什麼。第二天，忍伯邀了先嚴過去，說伯巽需要一個伴讀的人，永年先生選定了我，情願多教一個孩子，不要增加脩金。先嚴高興得很，第三天就把我送進館去了。自從那天起，我在

永年先生這裏讀了三年書，把幾部重要的經書都讀完了，史記前漢書也都點閱了一遍，筆算也學到了「形學」，這就是現在的平面幾何。十五歲的冬天，由於他老先生的慫恿，忍伯的鼓勵，和伯巽弟考入了杭州府學堂。假如當年不遇着他老人家，也許我此刻還查南貨店裏當夥計呢！大家聽了這個故事，也覺得伯臧和那位孔老先生的師生關係，和泛泛者不同。






「在杭州府學堂裏讀了五年，畢業了。伯巽到北京大學去讀書了；因為貧窮的關係，我便落了伍，在鄉間的小學裏當了四年教師。後來，經過種種的掙扎，纔得入北京高等師範。先嚴羅掘俱窮，每年只能供給我一百塊錢。幸而那裏是學膳費完全免的。可是有老祖母在堂，每年暑假非回來一次不可；杭州到北京的火車票，單程一趟就得化二十五元，一來一去的車錢，已化了我每年預算總額之半了。再除去來往途中的食宿費，每年可以在北京用的，只有三十多元。還要化必要的制服費，講義費，書籍費等等，那四年的生活，不是困苦萬分嗎？將畢業的那一年的暑假裏，先嚴又去世了。那末了一年來回的川費，留京的費用，分文無着了。幸賴親友的資助，在北京課餘的時候，教書，賣稿，方得挨到畢業。我在北京時，聽說永年老先生也去世了，身後蕭條得很。近十年來，我的生活比較穩定了，就留心訪尋他老先生的世兄。我曾經親自到他的老家去過，據鄰居的人說，他只有一個遺腹子，是庶出的，跟着他的生母，到處傭工，飄流在外，已有十多年不回家了。我







央求鄰居的人領我到他老先生的墳上去。唉！只是荒土一坯，埋沒於蔓草之中；感念前情，不由我不痛哭了一場。前年，我也顧不得自己書法的拙劣了，替他題了一塊墓碑道：『業師孔永年先生之墓。』於清明時，帶了工匠，再央求他的鄰人幫忙，在墓前豎立起來，祭掃了一場。』說到這裏，兩行熱淚直垂下來，把嘴上的短鬚子都淋濕了。大家也都覺得有一番傷感，看孔樂三時，已經伏在沙發的靠手上，嗚嗚地哭起來了。

「天可憐，我那一生坎坷的老師還有這顆讀書種子留在人間，居然被我在無意中找到了！我雖不是個宗教信徒，也得謝謝上帝——樂三，你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努力吧！不要辜負了我的期望！不要辜負了你父親都不曾見面的祖父的在天之靈的期望！」伯臧含着淚，裝出一臉苦笑，站起來去撫樂三的伏着的頭。掏出一塊手帕來揩了自己臉上的淚，又去替樂三拭淚。這時候，孔樂三竟雙膝一屈，跪在伯臧的前面，號啕大哭起來。劍英叔文忙站起來把樂三扶起，勸道：「你們今天見面，正是天大的喜事，不可太傷感了！」伯臧也破涕爲笑道：「正是好孩子，別哭了吧！」宗貽叫張媽舀了兩盆臉水進來，伯臧和樂三都洗過了臉。錫官蕙官跑了進來道：「祖母說，午飯快好了，請客人在這裏吃飯——咦！怎麼這客人在哭呢？」劍英道：「今天我帶了樂三來，反引起老師許多傷感，坐的時候太長久了，我們回校去吃中飯吧！」宗貽叔文都站起來挽留。劍英樂三不好推辭，只得在周宅吃過了午飯，方纔告別。


他們走了之後，伯臧去歇午覺了，叔文到梅東高橋去看宗基宗武了，書室裏只有宗貽和慧珍宗誠在閒談。宗誠道：「大母舅說他小時對課，怎樣叫做『對課』呢？」宗貽道：「這可以說是一種文字遊戲，在從前科舉時代是風行一時的。從前有一種句句是相對的文章，叫做『駢文』，有一種講究對仗的詩，叫做『律詩』；你們看，那副對聯『未能一日寡過，恨不十年讀書』，『一日』對『十年』，『寡過』對『讀書』，不是對得很整齊嗎？小時候對課對慣了，大起來學做駢文、律詩、對聯，不是很便當嗎？最起碼的課，是一字對一字，如『天』對『地』，『牛』對『羊』，『紅』對『綠』等。像剛才所說的『三史』對『四書』，對『五經』對『六書』，就是兩字對四、五、六對三，是以數字對數字，經、書對史，是以名詞對名詞，而且『三史』是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部史書，『五經』是易、詩、書、禮、春秋五部經書，『四書』也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書合成的。只有『六書』並不是六部書合成一部的書名，所以說是『借對』。對課，不但要字面對得工，還要顧到字的平仄聲。平上去入四聲的名稱，你們已經知道了的。所謂『仄』就包括上去入三聲而言。『三』字是平聲，『史』字是仄聲，『四』、『五』、『六』都是仄聲，『經』和『書』都是平聲。這幾個課連聲音的平仄都顧到的。」慧珍道：「還有這些考究啊！那末六書究竟是什麼呢？」

宗貽隨手取過一張白紙，一枝鉛筆寫道：「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可識，察

而見意，上下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慧珍宗誠看了，仍是不懂。宗貽道：「這可以說是古代造字的原則。『詰誦』就是屈曲。『象形』字完全是圖畫文字，所以隨着這字所代表的物體，屈曲畫成其物。日月二字是後來的楷書，所以不能一望而知其爲象形字了。照古代的篆文，當寫作，完全畫成日月之形，連其中可以望見的黑斑都畫出來了。又如『目』字，篆文作，作，作，完全畫了一隻眼睛。又如『亦』字，實在本是腋下的『腋』字。試想，要畫出一個人的兩腋來，不是很難嗎？『亦』字的篆文作，先畫了一個張着兩手立着的人，然後在兩臂下加了兩點，去指示所謂兩腋；這個簡單的圖畫，不是畫得很巧嗎？諸如此類，就叫做『象形』字。」慧珍宗誠聽了，覺得非常有趣。

宗貽繼續說道：「象形字都是代表實體的。實體之物，有形可象，要造圖畫文字，還不算難。『指事』則要代表一種抽象的觀念了，如位置、形狀、動作等，這些就是所謂『事』了。例如上下二字，要憑空畫出牠們的意思來，豈不是很難嗎？『上』字篆文作，作，『下』字篆文作，作。拿『一』來做個標準，在這『一』的上面或下面畫上些東西，就可以表示這些東西在上或在下的位置了。又如『高』字，篆文作，一所二層的房屋來代表一切高的意思。又如『匕』字，就是變化之化，篆文作，是個倒寫的


「人」字。人本來是頭在上，腳在下的；現在倒置了，不是變化的意思嗎？兩個孩子只是嘻開了嘴，靜靜地聽着。

「還有那些抽象的名詞，既無形可象，又無位置形狀動作等事可指；要造字，不得不另外再想個法兒，於是便取已成之字，把牠們拼合起來，來代表這抽象的概念。可不是隨意亂拼的，須能夠表示出造字者的宗旨來。如「信」字，用「人」字和「言」字合起來，表示造字者的意思；人說的話，是要有信的；否則，不過是牛鳴狗吠而已。又如「武」字，照篆文的寫法是「武」，是「止」字「戈」字合起來的。倚仗武力去侵略他人的還不算武，要能止住侵略者妄動干戈，纔算得「武」。啊！所以說「止戈爲武」。這就是「會意」了。會意字有隸合着象形的部份的，如「龔」，篆文作，篆文「掬」，篆文「抄」，篆文「拱」；「林」，「火」也都

是成字的。「冂」是畫的灶門；「川」是畫的三脚的鼎，鬲，釜，甑之類；這兩部份是不成字的。兩手捧了一隻鍋子，放在灶門上，灶肚裏的「林」字，「拱」字，「火」字，是表示雙手納柴點火；把炊爨這件事完全畫了出來，可以說是合用「象形」「會意」兩法造成的一個字。兩個孩子都拍手道好。


「可是有許多字，例如水名、山名、鳥名、獸名，若用「象形」畫成簡單的圖形，便分辨不出是指的那一山，那一水，那一種鳥獸了。用「指事」則無事可指；用「會意」亦無意可會。那怎麼辦呢？」宗貽說到這裏，

隨手取一枝烟，點着吸了，又繼續道：「未有文字之前已有語言；未有代表此事物之字之前，口語中已有呼此事物之聲了。於是取一個讀音和這個聲相近的字，旁邊加上個代表這類事物的共名，便造成了這個字。例如『江』，本專指長江；『河』，本專指黃河。『工』，『可』是和口語中呼這兩條大水的聲相近；這兩個字所代表的是兩條水，所以加個水字旁。『水』是表『形』的部分；『工』，『可』是表『聲』的部分。『以事爲名』指表形的部分——『事』就是『物』——『取譬相成』指表聲的部分——『取譬』者，就是取譬口語中呼此事物的聲。——這就是『形聲』了。如崑崙、狗、猴、鷄、鴨、楊柳等字，都是屬於這一類的。就如從『言』，『成』聲的『誠』，從『貝』，『台』聲的『貽』，從『心』，『慧』聲的『慧』，也都是形聲字。以上這四種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你們都懂了吧？」宗誠忙道：「懂了！懂了！」

「以下的兩種，卻又和前面的四種不同了。例如『老』字，篆文作從『人』，『毛』，『匕』三字，人的毛髮從黑色漸漸變成白色，不是『老』了嗎？所以就『老』字本身說，是個會意字。口語中代表這『老』的意思的聲音原叫做『ㄉㄠ』；後來或因時間的關係而古今語音不同，或因空間的關係而各地方音不同，口語中代表這意思的聲音變做『ㄉㄠ』了，於是另造了一個『考』字。考字從『老』字省，『ㄉㄠ』聲；就牠的本身說，是個形聲字。『老，考也』，『考，老也』。這兩字的意思是相同的。這兩個字所代表的觀念是

一類的，這兩個字的語根是同出一原的。這就叫做「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了。「類」指物類；「首」指語根。「老」和「考」雖因聲音不同而另造了一個字形，字義卻仍是這個。好像這壺裏的水，輾轉灌注到那把壺裏，壺雖然換了，水卻仍是這些水。所以就「老」「考」二字的關係說，就叫做「轉注」了。

慧珍道：「那末『假借』也是就兩字的關係說的嗎？」宗貽道：「這是就牠的借義和本義說的，又和轉注不同。轉注因音變而另造一字，所以字愈弄愈多。假借則因音變而借用現成的字，以不造字爲造字，更省事得多了。例如『令』字上面是『亼』，就是集合之集；下面是『卩』，就是符節之節。符節是竹簡或銅簡，把中間剖開，成爲兩半，用作兩方拼合的信物的。古時發命令，得用符節的一半，送到受命令的對方去拼合。所以拿『亼』來代表發令的意思。」慧珍插口道：「那末，『令』字的本身是個會意字了。」宗貽道：「是的。可是發號令的長官，如『令尹』，『縣令』，也叫做『令』，可以發號令的人，必是才美德優的了，因此就以『令』字代表良美的意思了；對人稱他有關的人也加個『令』字，如令兄、令郎之類；這就是借這現成的『令』字，把牠的意思引申開來用，便叫做『假借』。『長』字也是如此。本來是代表空間的長的，引申之，則時間的長，也叫做『長』；年紀大些的人身材也長些，所以年紀大也叫做『長』；年長的人可以做年幼的人們的領袖，所以凡是機關團體的領袖也叫做『長』了。這一類可以說是『引申的假借』。

借義還和本義有些關聯。還有些字，則假借時僅借用牠的聲音，和牠的本義毫無關係的。例如「祈」字的聲音變了，不另外造一新字，卻借用和牠的變音相同的「求」字。求，篆文作，本是皮裘之裘的象形字，可以說和牠的借義——祈求——毫無關係的了。這還是「本有其字」（即「祈」字）的假借。如前幾天和你們談過的「然」「而」等字，借作所謂「虛字」用，不也和牠們的本義毫無關係嗎？牠們所代表的轉折的意思，不過口語中有「然而」的聲音，卻本來沒有這樣兩個字的，這真是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的假借字了。」慧珍宗誠都爽然道：「所謂『六書』，原來如此！今天我們的日記，材料又很豐富了。」

他們談得有趣極了，偶然回頭，見伯臧和叔文在談話。慧珍道：「爸爸今天午睡的時間這樣短？四叔沒有到梅東高橋去嗎？」叔文道：「你們只顧談話，時間都不曉得了！你看，外面的路燈不是已亮了嗎？」宗貽看了看手錶道：「咦！六點了嗎？真談得太久了！」

第十一章 複詞的組成

杭州中學的成績展覽會預定於陽曆元旦舉行。陳列室是以學科爲單位的。那一天，還有一個國語演說競賽會。先由男子高中部、女子高中部、師範部、初中部，各部舉行組際競賽三次，每部的每一年級，選出優勝者一人。再於元旦日舉行全校決賽。周慧珍的口才很流利，標準國語說得很準確而嫻熟，姿態又極自然。所以在初中部一年級各組舉行預賽時，便得了錦標。此外，又於十月三日舉行了一次各部的作文競賽。初中部的錦標又爲孔樂三所得，把三年級二年級的選手壓了下去。這一來，不但他們甲組的同學異常高興，王劍英也覺得安慰，不辜負他一個多月來教導的苦心。劍英的書法本是極高明的，爲預備展覽起見，除令他所教的三班一年級生每日早晨加緊習字之外，又在這三班學生中，挑了二十多個字寫得好些的，組織一個書法研習會。分成大楷、小楷、行書三組，每星期六的晚上，親自加以指導。所以這二十多個人的書法，便天天進步起來了。宗誠的國文雖然不很好，大楷卻寫得很有筆力，而且能臨寫鑿寶子一類的魏碑。小楷寫得最娟秀的，要算慧珍、菱仙和乙組的女生華夢陶了。顏樂山和丙組的男生張立，行書寫得最好。除了作文簿、日記簿、聽講筆記、讀書報告，須全體陳列，習字成績選定陳列之外，劍英又定了許多計劃，教學生分別去

做，如別字調查表、複詞組合表、故鄉風土記、故鄉歌謠集、民間故事、中國寓言等等。此外雖還有別科教師指定要繳的成績，但初中一年級各組學生的興趣和注意，卻幾乎完全集中在國文科。劍英計劃的幾種特別成績，差不多都是要許多人合作的，由學生自由選定加入。其中的一種，複詞組合表，卻沒人擔任。劍英就指派了孔樂三、周慧珍、康宗誠三人。樂三向他們倆商量道：「王先生和老周先生，小周先生都很忙，我們不如去請小學部的周叔文先生指導吧！可是叔文先生，我雖認得，還不十分熟，得由你們二位先去請求，等他答應了，定一個星期日，我到你們府上來。」慧珍、宗誠應允了。

第二天晚上，開書法研習會時，慧珍沒有到，宗誠卻來了。他欣然地對樂三道：「四舅舅已答應了。明天十月七日，是星期日。我們家裏有一個棣華讀書會，下午二時開會。除排定兩個會員提出讀書的口頭報告以外，接續下去的座談會，由四舅舅提出『單詞和複詞的研究』，請你也去列席參加，必定可以得到不少的材料。」樂三道：「我倒沒有聽你們說起過；你們家庭裏還有讀書會呢！是那些人組織的？章程怎樣？另外的人可不可以加入的呢？」宗誠道：「不過我們幾個表弟兄而已。另外加入的，只有彭菱仙一人。是組織的時候，彭校長要求加入的。你如其願意正式加入，我和慧珍是很歡迎的。最好請王先生代你向大舅舅或大表哥說一聲，沒有不成功的。」樂三道：「好，我願意加入；但這些小事，怎好去煩勞王先生？願你先向慧珍」

探詢，她一定有法兒的。你們已開過幾次會了呢？」宗誠道：「起初簡章上規定每月開常會一次；後來覺得太少了，改定半月一次。現在連成立大會已開過二次，明天是第三次。座談會也是這次新添的。第一次請四舅舅主席，下次請大表哥主席，他們兩位是我們讀書會的顧問。四舅舅說，以後想請會外人講演，如大舅舅，王先生，彭校長等，都想陸續地請他們講演哩！」

這天晚上，書法研習會在教員休息室開會。王先生把每人所寫的字，逐一的批評，那個筆力太弱，那個間架不好，那個行伍不整齊，那個墨色調得不勻，種種缺點都糾正了一番。又拿出許多大小碑帖來，逐一講給他們聽。又把執筆運筆的方法指教了許多。幾乎費了兩個鐘頭。樂三宗誠也是會員，都在場靜聽。王先生的指教，散會時，已是八點半了。樂三的好勝心是很強的；他見大小楷不能出人頭地，便向王先生私下請教，偷偷兒在學篆字。王先生教他先把說文部首寫熟，用吳清臣寫的說文部首去臨。預定到十月底把部首寫熟，再臨鄧完白的篆字。那知他九月一個月，已把五百四十個部首寫得很熟了。每天在打起身鐘以前，就一個人躲在大成殿上練篆字，所以同學們都沒有曉得他會寫篆字。他等到會散了，拿了一捲寫好的說文部首，到王先生房裏去請教。王先生看了很得意，說道：「我十三歲就練篆字，進步還沒有你這樣快哩！」就拿出一本鄧完白的篆字帖來借給他，並且教他篆字運筆的法兒。一方面又拿出一疊裁好的宣紙來，叫他把

說文部首好好的寫一份，而且每個部首之下，把說文的原文用小楷鈔上。又道：「你的小楷不很好，如其周慧珍肯和你合作，那就好極了。你先用毛邊紙照這樣大小寫一份，把說文逐字鈔上，然後把宣紙上的篆字寫好，由我向她接洽好了。」樂三趁此機會，把明天要去周宅的棣華讀書會的座談會列席，聽周叔文先生講「單詞和複詞的研究」的事，向王先生稟明。王先生道：「他們這個會，我在周慧珍康宗誠的日記上是看到過的。——讀書和家庭的環境關係很大。康宗誠的天分很差，而國文頗有進步，就是得着周家的熏陶。周慧珍這孩子，將來是很可造就的。你若生長在這樣的家庭裏，一定比現在更出色了！」樂三聽了，也覺得羨慕。王先生又道：「座談會和演講會不同；明天的座談會，雖然由叔文先生主席，但他只是提示綱領而已，在座的都得發揮些意見。你又是伯臧老先生賞識的人，必須先有準備，把我講國文時提到過的，關於這問題的東一鱗西一爪地收集些材料，免得明天輪到你發言的時候，窘得一句話都說不上來。你既想借此機會去收集些複詞組合表的材料，紙筆也得帶一份去。」樂三連聲稱是，退了出來。

星期日的上午，孔樂三便把國文筆記從頭翻閱了一遍，果然王先生有許多講到「字和詞」的話，揣摩了一番，覺得又發現了許多新的知識。他正伏在案上細看，孟樂三從背後用手把他兩眼矇住。他惱極了，但又不好意思發作。孟樂三放了手，哈哈笑道：「書獃子！這樣好的天氣，不到湖上去走走，卻在這裏讀國文

筆記小考還有一個月哩！走！我和你打網球去！」原來孟樂三是個運動家，短距離賽跑在他們一年級裏是有名的，尤其喜歡打網球。正在纏得孔樂三沒法推託，恰好跑進丙組的球大王來。這球大王姓裘，名勝，足球、籃球、網球等無一不精，所以大家叫他「球大王」。這球大王一把抓住孟樂三道：「去，打網球去。上星期我的右膀跌痛了，被你贏了一次網球，今天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他們倆拉着叫着跳着去打網球了。孔樂三暗暗地叫了聲：「這兩個吵星！」仍舊一個人在自習室裏看他的筆記。

中飯之後，慧珍宗誠忙着在客堂裏佈置會場。仍舊用那張乒乓球檯子，一共擺了九個位置。宗常、志華、宗基、宗武、菱仙也陸續地到了。剛要開會，孔樂三也來了。叔文招呼他先到書室裏坐坐。這天輪着慧珍做主席。全體起立，朗朗地讀過了總理遺囑，靜默了三分鐘，大家坐下。慧珍先報告了會務，接着道：「哥哥因圖書館正在籌備全省文獻展覽會，今天去出席籌備會了，不能回家出席我們的讀書會。今天的顧問，由四叔擔任。今天還有位來賓，臨時參加，他名叫孔樂三，是我們班裏國文程度最好的一位同學。他的祖父永年老先生，是爸爸的業師。孔君今天是由四叔介紹來參加的。」報告完了，就請孔樂三入席。叔文陪了樂三從書室裏出來，和大家招呼入座。原來他和宗常、志華在小學裏也是先後同學，本來認識的；只有宗基、宗武是初會，慧珍一一介紹了。接下去，慧珍便請宗常和宗基提出讀書報告。宗常報告的是愛的教育，宗基報告的是文心。

報告完了，他們各把做成的書面報告交給叔文。叔文站起來道：「上次輪着志華、宗誠二人報告；志華看的是寄小讀者，宗誠看的是詞和句。這兩種書面報告，是由宗貽審核的，已批改好了。今天宗貽不能出席，把兩本報告託我發還。宗誠的報告書，早已拿去了，現在把志華的一本發還吧！」

讀書報告大約只化了一個鐘頭；接下去，要開座談會了。慧珍站起來道：「我們上次常會議決，從這一次起，除了讀書報告之外，要添一種座談會，一種演講會，這兩種於每次常會讀書報告完畢之後，輪流舉行。這一次，舉行座談會，請本會顧問叔文先生，我們的四叔，做主席。下一次，應當舉行演講會了。我主張先請哥哥、宗貽演講，因為他也是本會的顧問。再下一次的座談會，演講會，擬向會外請人擔任。應當延請那一位，由會員提議，經會議通過後，再設法去接洽。最好，預備延請的人要有兩位，省得我們所請的人沒工夫來的時候，沒有人擔任。這辦法，大家贊成嗎？」會員們一致舉起手來。於是就接下去討論下次座談會演講會請什麼人。菱仙提議座談會請周先生，演講會請王劍英先生。宗誠提議座談會請王劍英先生，演講會請彭校長。宗基提議演講會請他們的國文先生章載之，並且說明，他也是大伯伯的學生，而且是同鄉，一定會答應的。於是一一提付討論表決，結果決定座談會預備請王劍英先生或周伯臧先生，先和王先生接洽；演講會預備請彭校長或章載之先生，先和彭校長接洽；由慧珍負責辦理。這問題解決了，慧珍就站起來，請叔文坐

到主席的位置上去，接開座談會。叔文道：「會開得久了，且休息十分鐘吧！」於是大家散坐休息。

樂三問宗誠道：「太先生今天不在家嗎？」宗誠瞪住了，道：「誰是你的太先生呀？」叔文道：「馱子就是你的大母舅——圖書館的文獻展覽會要組織一個審查委員會，請他去出席了。」他已替宗誠回答了。宗誠卻偏要追問：「大母舅怎麼會是老三的太先生？」他們同學把「樂」字的聲音故意讀差了些，大家叫他孔老三。慧珍道：「他的先生是王先生；王先生的先生是爸爸，不是「太先生」是什麼？」宗誠這纔醒悟過來道：「慧妹妹，那末，你、我、彭菱仙、宗基表哥、宗武表哥，都得叫大母舅太先生了！」

十分鐘到了，慧珍把叫人鐘一按，大家就坐。主席的位置卻坐在上面，背後掛着一方黑板。叔文先開口道：「座談會和演講會不同，不是僅由主席一個人講的，要大家互相談論的。今天我做主席，由我把談話的主題提出，大家要各抒所見；就是臨時列席參加的孔君樂三，也常有發言權。不與其說是發言的權利，不如說是發言的義務！」樂三暗想：「果然不出王先生所料，幸而我已有些準備！」叔文又道：「今天的座談會就以『複詞的組合』為話題。現在一般人以為我們中國的語言文字是『單音語』，中國字——漢字——誠然是一個字一個音的，和英、法、德、俄諸國的語言文字一個字有兩個以上的音節不同。但是細按起來，大多數的單字，固然可以獨立成一個『詞』，代表一個思想中的『觀念』；有時候卻須兩個以上的字，

組合成一個代表思想中一個觀念的『詞』。前者如『人』、『紅』、『來』等，一個『字』就是一個『詞』，叫做『單詞』。後者如『鸚鵡』、『老頭子』、『中華民國』、『德謨克拉西』等，兩個字以上方組成一個『詞』的，叫做『複詞』。所以我以為，中國字是『單音字』，中國語卻不是『單音語』。一句說話，一句文章的基本單位，是『詞』，不是『字』。——這是今天的談話先當了解的一點。諸位都懂得嗎？大家齊聲道：『懂得的。』

叔文道：「語法裏常說的九品詞，大家想已知道了吧！宗基，你說說看。」宗基道：「名詞，代名詞，形容詞，動詞，副詞，連詞，介詞，助詞，歎詞。」叔文道：「我們為說明便利起見，時時要用到這些語法上的名稱的。複詞的組成，有些由於字義的關係，有些由於字音的關係，有些由於加上語尾或變成疊字的。我們先談由字義關係組成的複詞罷。」說到這裏，叫宗誠去取幾枝粉筆來，在黑板上寫了「道路」，「法律」幾個字，道：「這是兩個同義的單字組成的。『道』和『路』，『法』和『律』，意義根本是一樣的。大家想想看，還有同樣的複詞嗎？」宗誠道：「很多很多，如『圖畫』，『社會』，『罪惡』，『山水』，都是。」宗武道：「如『觀察』，『演說』，『東西』，以及電燈的『開關』都是。」志華道：「如我們常用的『長短』，『利害』，『緩急』，也是。」叔文一一地在黑板上寫下，道：「這些複詞都是一類的嗎？」慧珍道：「也可以說是同類的，也

可以說是不同類的。牠們都是兩個平列的單字組成的，所以說是同類的。但如道路、法律、圖畫、社會、罪惡、禍察之類，是兩個同義的單字平列地組成的；如山水、演說之類，那兩個單字雖然是平列的，卻不是同義的了；如東西、開關、長短、利害、緩急之類，那兩個單字，雖然也是平列的，而且是同性質的，但牠們的意義是相對的，甚至於是相反的了。」大家點頭稱是。樂三道：「還有不同的一點。如『道路』之類，是兩個名詞合成的；如『長短』之類，是兩個形容詞合成的；如『開關』之類，是兩個動詞合成的。」

叔文又在黑板上寫了「茶壺」、「草帽」、「月桌」、「雲梯」、「電燈」、「風箱」幾個複詞，問道：「這幾個複詞都是名詞和名詞組成的，應是完全相同的了？」許多人都說是完全相同的。慧珍想了多時，忽然道：「不同，不同；牠們不但和以前舉的許多例不同，而且牠們之中也有分別。以前所舉的例，有一共同之點，兩個字是平列的；牠們卻不是平列的，下面這個字是這複詞的主體，上面的字，雖然都是名詞，卻是用以形容，或說明，或限制下面這個字的。而且細按起來，如『茶壺』意思是盛茶之壺，是表明牠的用途的；『草帽』是說用草做成之帽，是表明牠的原質的；『月桌』就是圓桌，是以月字來表明牠的形狀的；『雲梯』是很高的梯子，是以雲字來表明牠的長，可以高入雲霄的；『電燈』是用電來點的燈，是以電字來表明這種燈之所以發光的；『風箱』是抽動可以出風的，是以風字來表明牠的作用的。」樂三也暗暗佩服。

她的靈敏仔細。

叔文又寫了「車站」、「枕頭」、「套鞋」、「新聞」、「月白」、「花紅」幾個複詞。問道：「這幾個複詞，不又是一種樣式嗎？」志華道：「『車站』是名詞在上，動詞在下；『枕頭』、『套鞋』是動詞在上，名詞在下；『月白』、『花紅』是名詞在上，形容詞在下。『新聞』是副詞在上，動詞在下。」宗常道：「枕頭二字是說明這件東西是枕頭用的；套鞋二字是說明這種鞋子是套在鞋子外面的，可以說是『套鞋子的鞋子』和『枕頭』又有不同。」菱仙道：「『月白』是一種顏色，這個複詞的組成，和『天青』一樣，和『粉紅』、『桂黃』等也是一類。至於『花紅』則又不同，牠指意外的贏利而言，是用作『彩』的意思的。」宗武道：「『新聞』這個詞，以副詞動詞組合，變成一個名詞，又和以上諸例不同。我想，『小說』這個複詞倒和牠是同類的。」

叔文又寫道：「帽子」、「雞子」。宗基道：「這兩個詞是不同的。『帽子』就是帽，這『子』字是加上去的，和『筷兒』、『瓢兒』一樣。『雞子』卻是雞的子。」叔文道：「如帽子、椅子、筷兒、瓢兒之類，都是有附加語尾的名詞。副詞形容詞也如此。」宗武道：「那末，『紅的』、『綠的』之類，『的』字也是語尾嗎？」叔文道：「是的。那末，副詞的常用的語尾是什麼呢？」宗基道：「是『地』字。」叔文道：「文言文裏的副詞語」

尾呢？」大家一時答不上來。樂三道：「有時用『然』字，如『勃然變色』的『勃然』，有時用『乎』字，如『煥乎其有文章』的『煥乎』，有時用『如』字，如『色勃如也』的『勃如』，有時用『爾』，如『鼓瑟稀鏗爾』的『鏗爾』。有時上面可以用疊字，如『恂恂如』、『芒芒然』、『巍巍乎』、『縱縱爾』，也都是些複詞吧！」慧珍道：「說到疊字，真是多得很。如『快快』、『慢慢』、『來來往往』、『淒淒涼涼』、『爸爸』、『媽媽』、『哥哥』、『妹妹』，甚而至於『大方』也可以說『大大方方』，『隨便』也可以說『隨隨便便』，『雪白』也可以說『雪雪白』，『血紅』也可以說『血血紅』。還可以掉過來把疊字放在下面，如『慢吞吞』、『嬌滴滴』之類。」她還要說下去，壁上的掛鐘已打五點了。叔文道：「時間已是太長久了，由字音的關係組成的複詞，卻還沒有談到我。且舉個例吧！如『匆促』，是由雙聲的關係組合成的，如『彷徨』是由疊韻的關係組合成的。由雙聲疊韻組成的複詞，如剛才舉的兩個例，從前叫做『連語』，其中的變化很多。今天不能詳談了，諸位自己去收集例子，加以研究吧！」說罷，就匆匆散會。宗常、志華、宗基、宗武、菱仙、樂三都陸續走了。叔文、慧珍、宗誠，忙着收拾會場。

第十一章 雙十節之夜

一年一度的雙十節又降臨了。這是我們中華民國誕生的日子，值得我們慶祝的；雖然這廿六年來，內訌外患，並沒有什麼可慶的事實。那一天晚上，杭州市舉行一次盛大的提燈會，杭中的學生當然全體參加。他們除了每人手提的紅燈以外，還有火炬隊，每人手執一個火把；還有每一部的隊伍前面的一具大的綵燈。或者紮成雙十，裏面還有走馬燈兒；或者紮成飛機、軍艦、坦克車、獅子等燈彩，形形色色，非常好看。別的學校也各自出心裁，花樣繁多。還有黨政軍各機關及各社團的隊伍；還有民衆自由參加的鑼鼓隊、音樂隊。七點光景，齊集湖濱的公衆運動場，真是人山人海，熱鬧異常。他們周家，除宗誠趁國慶日放假二天，回去探望爸爸的病之外，慧珍已去參加杭中提燈遊行的隊伍；叔文帶了錫蕙兩人，宗貽抱了愚官，張媽也跟了，到西園茶店樓上去看熱鬧，只留伯臧夫婦和月仙三人在家看守。

伯臧生性好靜，本來不打算去玩的；夜飯後，來了他的老朋友梅占先，定要拉他同去湊湊熱鬧。這位梅先生已是六十光景的人了，卻是脚健得很。他在城外私立錢塘學院裏擔任教課，今天下午進城來看朋友，聽說有提燈會，便留在他朋友老名士召伯棠家裏一宿。他和召伯棠特地從太平巷跑到湖濱來，他叫召伯

棠先走一步，自己卻便道來邀伯臧。伯臧不好推託，只得同他出來。從湧金門到運動場，向來入夜便靜得似睡着的馬路，這時前去看燈的人已絡繹不絕。走到公衆運動場附近，更是擠得和鄉間社戲的戲臺下一般。他們倆跟着大衆，擠了進去，在約定的地點找召伯棠時，已不知擠到那裏去了。這時候，提燈大會還在排隊，梅占先叫伯臧站穩了，不要走動；他要去找召伯棠了。伯臧不好意思阻止他，只得隨他去。一個人站在一塊石墩兒上，眼光卻釘住了這位在人叢中亂鑽的梅占先，一忽兒，便沒入人海裏去了。場裏忽然放起爆炸仗來了；近處的人退開了一步，後面的人海裏便起了一陣極大的波濤；好似水中投石，波浪漸漸地推動到遠處。

隊伍排好了，軍警開路，最前的是省黨部，市黨部，縣黨部；次之是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次之便是各學校和民衆團體了。出發之前，放了一個大炮；因爲要讓開一條路，這一次的推動可更厲害了。伯臧竟身不自主地離開了那石墩，腳不點地，隨着人潮蕩來蕩去，一直擠到運動場辦事處的臺階上來。他立在那裏，看着提燈的隊伍一隊隊地過去。隊伍走完了，運動場裏的觀衆也轟了出去，這纔緩過一口氣來。心裏想：梅先生是找不到了；宗貽他們也不見得便回去；慧珍，照今天提燈的路線看，非十一點以後不能到家；我不如趁這機會到葛嶺醫院去看看陳慧君。白天她打電話到校裏去，說要出院；我也有好多天不去看她了。

他決定了，買了些水菓，叫了一部人力車，逕到斷橋塊來，在葛嶺醫院門口下了車。葛嶺醫院的門還開着，號房老王站在湖濱，遙望新市場這裏。他本是常來的；這半月來，因為慧君住在院中，又接連來了三次；老王是認得他的。他剛一下車，老王便迎上去叫道：「周先生，你老人家不去看提燈會，卻到這兒來。我們院長和幾位醫師，幾位看護小姐，也去參加了呢！」伯臧道：「我已看過了，擠得要死，卻沒有看見你們的隊伍呢！老王，我可以進去看看那位養病的陳小姐嗎？」老王笑道：「不是你老人家和院長要好，就是常跟你來的人，我也不能讓他進去的。」伯臧笑着踱進了大門，曲曲折折地往東院病室裏來。

這院子裏靜得很。伯臧抄近路，穿過院子裏堆着的假山的洞。剛從假山下走出來，只聽得慧君低低地曼聲吟道：「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礎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那病房的窗口門口都掛着竹簾，裏面開着電燈，燈光從簾子裏射出來，把簾子的影兒鋪在階上，直伸到階下。伯臧走近階沿，剛想跨上階沿去掀那竹簾時，手裏提着的水菓袋兒破了，蘋果橘子都散在地上了。他彎着腰，在階下的燈光簾影裏一個個地檢拾，忽聽到一陣琵琶聲，彈的是昭君出塞曲，聲調非常激越淒涼。他有些愕然了！他想：「慧君是素來不弄音樂的，而且是個耳朵聾的；杭中的學生都去提燈了，而且夜裏也不見得能進醫院來，門口老王又沒說起，彈琵琶的是那一個

呢琵琶聲鏗然地停了，他抬起了蘋果，橘子，索性撩起夾衫兜着，跨上階沿，用左手掀起竹簾，叫了聲「慧君」，就走進病房來。慧君一個人躺在藤靠椅上，見是周老師，忙站起來道：「老師，你一個人來的嗎？遙遠的！」伯臧道：「慧君，你一個人在這裏嗎？」一壁說，一壁把蘋果橘子放在桌上。慧君道：「老師，你這話問得奇了！今天雙十節，晚上有提燈會；這裏的看護小姐因住院的並沒有生重病的人，也都去參加了；還有什麼人在這裏呢？」伯臧道：「我剛纔聽得有人彈琵琶哩！」慧君道：「啊！這琵琶聲是從隔壁那一家傳過來的。夜裏常常有得聽到。有時候，半夜了，月光從窗兒上爬了進來，窺視我這孤零零的病人，琵琶聲也跟了進來。聽到的又多是若斷若續，如怨如訴的聲調，往往引起我無限的淒其。老師，隔壁彈琵琶的，據看護李小姐說，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女子，是在藝術學院讀書的。她在隔壁彈琵琶，時常引起了我心弦的共鳴啊！」伯臧道：「我剛纔還疑心有人在你房裏彈呢！真彈得動聽！我雖不是個知音，若一個人在夜深人靜時聽起來，那得不被牠感動？」——你想出院了嗎？郁醫生怎麼說？一個人住在這孤寂的環境裏，也不大好。可是你的身子究竟復原了沒有？」

慧君剛要回答，忽然簾子外有人道：「一個人住在這孤寂的環境裏的，確不大好！」伯臧忙走到門口，掀起簾子一看，並沒有人，覺得奇怪，便走到院子裏東張西望，一直到假山洞兒邊去探了探。他再回進屋子

裏來時，只見林鴿已坐在凳上剝橘子了。笑道：「鴿，你這孩子頑皮極了！什麼時候來的？這樣惡作劇嚇人！」
林鴿道：「提燈隊出運動場時，我看見老師一個人站在那裏。我走到西園門口，便溜下了；因為我沒有提着燈，也沒有拿着火把，人又擁擠，所以同學們都不覺得。我本想回家去了；從那裏彎過去，便可以望得見我家對面西湖影戲院的虹霓燈。我又看見老師提了一袋東西，在叫人力車到這裏來，便猜到是來看慧君了。我也坐了一部車子，叫他跟着走。果然，在這裏下車了。我也下了車，恰好站在黑影裏；你雖然沒看到我，老王卻看見我的。他以為我是跟老師一同來的，所以對老師那麼說啊！」
伯臧道：「我真是老糊塗！老王明明說，『就是跟你常來的人，也不能讓她進去。』這不是指的鴿嗎？我怎麼沒留心呢？」
林鴿笑着道：「老師，你在階下拾蘋果橘子的時候，我就站在那假山洞口；你進這屋裏來的時候，我就站在窗外；你出門來查看，我就往窗外旁邊的黑影裏一躲。那知我只注意避開你的視線，卻被慧君從房內看到了。我急忙閃進房來，叫她不要聲張。果然你直到回進房來纔發現我。」
呵呵！今天我和老師做了一次貓鼠穿穀倉的遊戲！」
伯臧也笑了起來。

慧君道：「鴿，老師待你和自己的女兒一樣，你卻恃愛放肆起來了！」
林鴿道：「老師的女兒，叫做『慧』，不叫做『鴿』呢！」
說時，拿起手裏在剝的一個橘子向伯臧道：「這橘子還是在門口地下拾得的！」
伯臧

坐在藤靠椅上。慧君坐在床上，鴿坐在桌子旁的凳上，隨手拿起桌上放着的一本書，見是一本詞選，便翻了一翻，撲地掉下一封信。慧君俯下去拾時，鴿已拾起了，道：「我還以為發現了慧君的情書，卻是老師小姐的大筆。慧君，讓我看吧！」她把信抽了出來。伯臧聽說是慧珍的信，也站起來走過去一同看，只見信上寫道：

「親愛的慧君姊：

中秋之夜，承你們的情，邀爸爸和我同去泛月。大家談笑吹彈，同浴於清冷歡悅的月光之中；你一個人在沉吟，在深思，似乎有些不快樂的樣兒，我覺得。後來我們在黑暗中遇到了顛頓的風浪，淋漓的大雨，興盡而返。上岸的時候，我攙扶你，覺得你的雙手冰也似冷；又在朦朧的月光下，窺見你的雙頰火也似紅。我們和你分別了，回到家裏，媽媽怕我們受了寒，泡薑湯給我們吃時，我告訴了爸爸，爸爸埋怨我爲什麼不早說，好邀你們到家裏來同喝一杯薑湯。不料第二天，鴿姊一早來叫爸爸，說你病了，而且病得很厲害。爸爸送你進醫院後，回家來談及你的病勢，不但媽媽也埋怨我，我自己也覺得非常後悔！大前天，我下午兩點後就沒有課，因爲教地理的張先生有事請假。媽媽早想來看你了，只是爸爸和我都沒得空。前天下午，便陪媽媽看你來了。郁老伯陪了我們母女進來，你正睡得很甜，所以沒敢驚動你。據郁老伯說，那天你已好得多了。但是我看見你那蠟黃的臉，似閉非閉的眼，無力的呼吸，憂慮，恐

怖，憐憫的情緒，一齊兜上心頭，鑽進我的眼裏，化作兩股酸淚，進了出來。慧君姊，我在這裏默禱你早日恢復健康！

昨天，爸爸回來，說你的病確已大好了；在病房裏，已能起床行走了。謝謝郁老伯，把我的姊姊治好了！但是我沒親眼看見，似乎連爸爸的話都有些靠不住。你好好地保養吧！雙十節就到了，聽說晚上有提燈會；那萬衆騰歡的雙十節之夜，你一定可以在校裏看同學們的隊伍出發了，我以爲順祝

康健！

你的妹妹慧珍。

林鴿看罷笑道：「如何？慧珍小姐是你的妹妹，你不是周老師的女兒嗎？」慧君道：「偏是你和八哥兒似的會說話！我那裏有這般好的福氣呢？」伯臧也笑道：「你們都言重了！我周伯臧是個寒酸老儒，一貧如洗，那裏及得你們倆的府上？假如你們真做了我的女兒，怕又要怨天尤人了！」慧君道：「鴿的家庭，誠然是極美滿的，既富裕，又快樂。但我以爲與其生長在苦悶裏，倒不如生長在貧困裏。何況老師雖然清寒，並不見得怎樣貧困呢？」伯臧道：「師生之誼，並不疎於父女。現在學校裏的教師和學生宛如萍蹤偶然聚散，走開了，便如路人，本說不到什麼師生之誼。你們真正對我信仰，只要能永遠地保存這一點誠摯的師生之誼就很夠了。我倒怕你們年紀一年年地大起來，感情便一天天地淡下去；這點兒師生之誼，終有烟消雲散的一

日——其實，就是親生的女兒，結了婚，成了家，十個也有九個忘了她們的爸媽的。」林鶴道：「老師總是這一套理論！別人不敢說，我和慧君決不致忘了老師的。」伯臧道：「我泛指一般的女孩子說，並非專指你們兩個，就是我們的慧珍，我也不敢料她將來對我怎樣。我是抱的戲劇的人生觀，以爲我既來到這人生的大劇場上，扮演了這『周伯臧』的一角，便當竭力求其演得逼真。不過我們做演員的當了解這『逼真』二字的真諦。所謂『逼真』者，不過是逼近真的而已。把劇情太認真了，便要如笑話裏說的那個皮匠，見戲臺上逍遙津裏的曹操太可惡，跑上臺去打那扮曹操的淨角了。而且過於認真，便難免執着，妄動貪戀癡噴，不得解脫。平時多接受一個人的好感，便多惹了一根情絲的束縛，多伏下一分撒手分離時的痛苦！假如看透了，想穿了，則自己的父母，夫妻，子女，尚有不得不決然捨去的時候，何況師生？何況同學？更何況是暫時的離別？雖說『別時容易見時難』，『再相逢何處』，但總有通信的機會，見面的時候。所以別離雖然是可傷的；『黯然銷魂』，我卻以爲大可不必！」

慧君站起來道：「老師的說法，真是頑石也得點頭。那天中秋夜裏我所以非常抑鬱，第二天早晨我所以驟然吐血，便是迷執着我和老師的師生之情，和鶴的姊妹之情；以爲我快要隨家母到湖北去了，別離在即，心裏萬分難過。現在聽老師這樣一說，我也自悟到迷執之非了。老師，鶴，此後如其家母要叫我去，我便爽

爽快地跟了她去，決不再悲傷憂鬱了！即使遇到家庭間有什麼不如我意的事，我也看穿了，不再悲傷憂鬱了！」伯臧道：「你能這樣地自己解脫，最好沒有了。鴿，我們走吧！時候怕不早了。」伯臧林鴿出醫院，便各自坐車回家。慧君送他們走了之後，便安排就寢。以前，她是常常失眠的，這一夜，卻睡得非常安甜。

伯臧到家時，叔文他們六人早已回來就寢，只有錫官還興高彩烈地在和康氏談話，把見到的燈彩講給他祖母聽。伯臧告訴康氏順便去看慧君，遇見林鴿，並且看到慧珍的信。不多時，慧珍也回來了。慧珍上樓，伯臧問了她，方知道提燈會的隊伍從上城回下來，到石牌樓就散了，下城並沒有去。康氏叫慧珍吃了些糕點，便大家安睡。

第二天，葛嶺醫院的院役送了郁醫生的一封信來，說慧君今天下午出院，並且說些昨晚失候的話。下午三點多，宗誠從故鄉回來了，說他爸爸病已全好，並且帶了許多土產來。康氏正在催促伯臧送一筆錢到葛嶺醫院去，替慧君算賬順便接她出院，不料林鴿和慧君逕自來了。康氏拉了慧君的手，絮絮地問長問短。伯臧問了林鴿，纔知道是慧君打電話到校裏，彭校長叫她去接，並且帶了三十塊錢去給郁醫生。她們兩點鐘就回校了，因恐伯臧去撲個空，所以又到這兒來的。康氏把她們邀上樓去，讓慧君在自己床上躺着休息，卻和林鴿長談起來。她們談到慧君的病，康氏認爲慧君還得休息，明天不能立刻就去上課；一個人住在校

中的調養室裏仍嫌寂寞，不如在這裏暫住數天，等完全復原了再回校去上課。林鴿當然非常贊成。康氏就下去和伯臧商量，叫慧珍和康氏同榻，把後面的房間騰出來讓慧君住。商量好了，伯臧也上樓來和慧君接洽妥當。這時慧珍也已課畢回家，便和張媽把後房收拾乾淨。慧君便安心在周宅住下了。伯臧寫了一封信，託林鴿帶去給彭校長，說明這件事情。

慧君在周宅又調養了一禮拜，康氏照料她非常周到。月仙慧珍待她和姊妹似的。白天，在客堂裏坐坐，院子裏走走，洋臺上望望，和康氏月仙談談；晚上，慧珍宗誠預習溫習的時候從旁指點指點，或和伯臧叔文、宗貽三人隨便談些天。這一星期，她已沉浸在家庭的愛裏了。林鴿她們幾個和慧君要好的女同學也常來看她。郁醫生又來替她診察了兩次，認爲已漸漸地復原。她便辭了伯臧夫婦，回到杭中來。她回校的一天，接到她爸爸的一封掛號信，匯了一筆錢來，方還了彭校長墊的和在郁醫生那裏欠的醫藥費。

林鴿向慧君道：「同學們都說中秋之夜泛月西湖，惹出你這場大病來，真是後悔不及。我以爲你如不生這場大病，便享不到這一週周師母慈母般的愛了。你以爲怎麼樣？」慧君道：「周師母這一週的母愛，滋潤了我枯萎的心苗；周老師那一夕的談話，治愈了我迷執的心病。中秋之夜，固然引起了我生理上的一場大病；雙十節之夜，卻剷除了我心理上的一生大病哩！」

第十三章 「推敲」

日子過得真快，星期日又到了。暮秋晴暖，氣爽天高，正是遊覽的好節氣。周宅的棣華讀書會上一個星期日剛已開過，所以這天閒空得很。吃過午飯，叔文宗貽便帶了宗基宗武宗誠慧珍四個人出去遊玩。他們一行六個人從清波門搭了公共汽車，到四眼井下來，步行往遊南山一帶。先到滿覺隴，桂花還不會完全凋謝，香味撲鼻。那桂林之下，還有賣茶的座兒，有幾個的人坐着喝茶。宗貽道：「這叫做挹殘桂之餘香。」他們徘徊了些時候，又向前進發，到了石屋洞。在門口遇到了清波中學的郊遊隊，教師學生一共有二百多人；石屋洞被擠滿了。叔文道：「我們到水樂洞去罷。」他們又迤邐前進，到了南高峯下的水樂洞，倒是很清閒。他們就泡了茶，在洞口的石桌旁坐下休息。

宗誠宗基宗武三人都沒有到過這地方。坐了不久，慧珍便叫茶房點起一盞玻璃燈，領導三人走進洞去。洞裏面的石壁也掛着幾條石乳；身材高的人，如不小心，也許會碰着頭的。泉水從地底下流出，在洞口瀝蓄成一活水的魚池。他們在洞裏聽到地下淙淙的泉聲，和音樂一般。宗武穿的皮鞋，走去瑟瑟地，好似打鼓。有幾處泉水滲了上來，地下是濕的。洞並不深，走了一趟，便回了出來。大家一面喝茶，一面看池裏的魚。宗基

問叔文道：「爸爸，魚在這清冽的活水池中，當然很樂，爲什麼這洞不叫『魚樂』，倒叫『水樂』呢？」宗武道：「你不是魚，怎樣知道魚的快樂？」慧珍替宗基辯道：「你不是宗基哥哥，怎能知道他不知魚的快樂？」叔文笑道：「慧兒上星期剛聽大嫂說了一個莊子惠施濠梁觀魚的故事，就應用起來了！老實說，這池雖是活水，究竟太小。管這個洞的人把魚養在池中，當做點綴品，牠們在這池中，只能『圍圍焉』而不能『洋洋焉』，更不能『攸然而逝』，當然似籠裏的鳥，雖則生活慣了，不很覺得拘束之苦，總不能說是樂吧！這個洞名，是宋神宗時，杭州郡守鄭解題的。咸淳臨安志說：『巖石嵒峙，有洞虛坳，泉味清甘，聲如金石，故名水樂。』可見這『樂』字是音樂之樂，並不是快樂之樂。現在大家都讀作『落』，想是傳錯的啊！」宗誠道：「不錯呀！剛纔我們到洞裏去，恰聽到地下的泉水鏗鏗鏘鏘，有音樂之聲。」宗貽也道：「四叔的解釋確有道理。」

坐了半個鐘頭，慧珍道：「我們上南高峯去吧！」宗貽付了茶資，便和叔文隨他們一同上山。他們四個青年就比賽爬山，努力上進。宗基跑得最快，慧珍次之，宗誠又次之，宗武穿了一雙皮鞋，終究吃虧不少，剛到半山，便已汗淋氣喘了。慧珍努力追上宗基，不多時已到了烟霞洞口。兩人蹲在大石上，望着山下等他們。宗誠、宗武、宗貽陸續到了，只見叔文上來。慧珍道：「四叔叔呢？」宗武笑道：「遠在後面哩！」宗基道：「我不

信，爸爸會比你們慢？」宗貽笑道：「我們先到那邊新造的洋房裏去休息吧！」於是領了四個人曲曲折折地走到那所給人避暑住的洋房裏去。他們剛一走進那中間的客堂，便有個和尚在迎候，合十道：「你們一起六個人來的嗎？茶已泡好了，請到左邊一間去坐，那裏可以俯瞰全城，風景很好。」宗誠道：「大和尚怎麼這幾個人也數不清？」那和尚也笑道：「你這位學生少爺說得太妙了！你是學過算學的，五加一，不是六嗎？」說時把紗門拉開，讓他們進去。宗基眼快，早見他爸爸一個人坐在裏面喝茶，詫異道：「爸爸，你怎麼先到了？我們站在烟霞洞上來的路口，怎不見你走過呢？」宗武道：「四叔叔是會飛的。」慧珍也覺得奇怪；宗貽和宗誠只是笑。

這間屋子，兩面是窗，臨山下的一面，開了窗，還有欄杆。憑欄遠眺，那人烟稠密的杭州市，全在眼中。幾所高的房子，屋頂在櫛比着的房子中鑽了起來。叔文指給他們看，那裏是城站的火車站，那裏是省黨部，那裏是杭州中學的本校。這間屋子的壁上掛着胡適寫的一首白話詩，字雖不很好，卻還有些書卷氣。民國十二年時，他在這裏閒住休養，留下這張字兒。和尚們因他是個名流，特地裝裱了掛在這裏。宗貽道：「唐朝有個王播，年輕時寄食揚州僧寺。寺僧討厭他，故意把吃飯的鐘改在飯後敲。王播一怒而去。後來他貴為揚州刺史，又到這僧寺去遊覽。寺僧已老，迎了出來。王播見自己從前在寺壁上題的詩，已都用碧紗籠了，又題詩道：

「上堂方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裝裱胡博士；紗籠王刺史。古今的和尙，可謂所見略同了。」叔文道：「宋朝時候，寇準和魏野同遊陝西某寺，各留題詩句。後來，寇準已做了官，又和魏野同去遊玩。寇準的詩已用碧紗籠了；魏野的詩還在灰塵中。隨去的官妓以袖拂去灰塵。魏野又題上兩句詩道：「但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和尙們的勢利，原是古今同慨的。」宗貽道：「有人題山門口倒坐的袒肚開口的布袋和尙道：「莫怪和尙們這般大樣；請看護法者豈是小人。」此聯既諷刺，又雙關，真是極妙的諧聯。」叔文道：「和尙有雅有俗，倒也未可一概而論。例如一字推敲的無本和尙，雖從京兆尹韓愈還俗，終不失爲一個風雅的和尙。」

慧珍道：「四叔，怎麼叫做『推敲』？無本和尙又是什麼人呢？」叔文道：「這無本和尙就是唐朝的詩人賈島，字浪仙；無本是他做和尙時的法號。他做了兩句詩：「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他又想把「推」字改做「敲」字，這兩個字究竟用那一個好，決不下來。他那時正騎着一隻驢子，用手做推門敲門的樣子。不料衝了京兆尹韓愈的馬頭，被衛隊拖下驢來。韓愈停輿詢問，無本從實說了。韓愈道：「不如改用「敲」字。」就把無本留到京兆尹府中，結爲方外文字之交。後來無本就棄僧還俗了。所以後來的人斟酌文句中的字，都叫做「推敲。」」

宗誠道：「大概賈島那時的詩沒有學好，所以要『推敲』，如其是本領好的詩人，使用不着『推敲』了。宗貽道：「這倒不見得！古來有名的詩人，文人對於一兩個字的斟酌，是極注意的。唐朝有個詩僧，名叫齊己，做了一首『早梅』的詩，有一句是『昨夜數枝開』。他的朋友鄭谷把『數』字改做『一』字，他便拜謝，稱他爲『一字師』。賈島做那兩句詩，有人說是在赴京應試的時候，齊己倒真正是個和尚。又如宋朝的范希文做那篇嚴先生祠堂記，末了四句本是『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後來李泰伯替他把『德』字改成『風』字，希文佩服之至。宋朝的張詠有一句詩：『獨恨太平無一事』。蕭楚才改『恨』字爲『幸』字，張詠也稱他爲一字師。元朝薩天錫詩云：『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有一山東老叟把『聞』字改作『看』字。薩天錫也稱他爲一字師。這四個故事都是和賈島的推敲一樣的。」

宗武道：「做了詩文請別人改字，叫做『推敲』，如由作者自己改，也可以叫做『推敲』嗎？」叔文道：「賈島對推敲二字，本來是自己在酌改，可見我們自己做了句子，自己酌改一二字，也在『推敲』之列了。」宗基道：「自己做好了的句子，還要改做什麼？」宗貽道：「自己酌改更是常事。杜甫有一句詩道：『新詩改罷自長吟』。可見他做好了詩，常要自己改的了。白居易的詩，不是『老嫗都解』的嗎？歐陽修的散文，不是非常平易的嗎？詩人玉屑上記張耒嘗在洛陽買得白居易詩的稿本，有幾首幾乎改得不存一字。呂氏

家塾記說歐陽修文章做成鈔好，往往貼在壁上，自己一再閱讀，一再改易。有一次，他替別人做了一篇畫錦堂記，做好鈔好，已派人送去了，忽又追了回來。因為開頭兩句本是「仕官至將相，富貴歸故鄉。」自己覺得不好讀，便在「至」「歸」二字上各加了一個「而」字。白居易的詩，歐陽修的文，總算平易了，還是這般字斟酌，何況其他？」

宗誠道：「那個山東老叟把薩天錫『地濕厭聞天竺雨』的『聞』字改做『看』字，因為雨固然可聞也可看，地濕則可看而不可聞，若用『聞』字，則句子打成兩橛了。蕭楚才改張詠『獨恨太平無一事』的『恨』字為『幸』字，因為太『無事』了，便有『髀肉復生』之慨，還可以說『恨』，但上有『太平』二字，所以只應說『幸』，不應說『恨』了。這兩個字所以要改，我是懂得了。其餘許多例，卻還想不出所以然來。」宗武道：「齊己那句詩詠的早梅，若說『數枝開』，則顯不出牠的早來；改做『一枝』，則其餘皆未開，一枝先開，便顯出牠的早來了。卻是那推敲二字究竟那一個好，頗有些不容易分辨哩。」宗基道：「我想，賈島那兩句詩，可以畫一幅畫，僧寺的前面有一個池，池邊有樹，上有鳥巢，空中有月亮，寺門關着，有一個和尚在敲。如用『推』字，則寺門尙是虛掩，和尚在月下推門而入；如用『敲』字，則寺門已是拴住了，和尚在月下敲門，不但神情比用『推』字妙，而且看了這幅畫，如看有聲電影，似乎聽得出敲門的聲音哩。」慧珍道：

「你解釋得很好。我以為讀起來，『敲』字也比『推』字響亮。我曾聽爸爸說過，不但做詩，就是做文言文，字的聲音也很有考究。例如『馥』、『芬』、『芳』三字意義相同。但『馥』是入聲，『芬』、『芳』是平聲；『芬』字的音是『抑』的，『芳』字的音是揚的。所以使用起來，應當加以斟酌。就是那篇嚴先生祠堂記的『先生之德』不如『先生之風』，怕也是聲調上的關係。還有畫錦堂記『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兩句各加一『而』字，也爲了讀起來太急迫，所以覺得聲調不很好。這是我的意見，不知道對不對？」叔文道：「你們能夠這般去推想，是很好的。大概詩文上一兩個字的斟酌，不是爲了意義，便是爲了聲調。至於『先生之德』那個『德』字，聲調上固然有關，而且『德』字與下句『山高水長』也不很啣接，而『山高水長』又與上二句的『雲山』、『江水』有關，不能改易，所以把『德』字改成『風』字了。」

宗貽道：「詩文的句子，改一兩個字的倒是很多的。金張橋軒有詩云：『富貴倘來良有命，才名如此豈長貧。』元遺山替他改成『富貴逼人良有命，才名如子豈長貧。』便顯豁跳脫得多了。又云：『半篙漢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遺山又把『一樹』改成『幾點』，下文『何處』二字的意義更襯托出來了。又云：『萬里相逢真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遺山改『萬里』爲『萬死』，意味更爲沉痛了；又改『垂老』爲『歸老』，垂老不過是將老的意思，歸老則含孤死正首邱之意，『百年歸老更何鄉』，不更沉痛

嗎？」他們四個人聽了，都不禁點頭。

他們談得正有趣，那和尚忽帶了用人送進一盆冬菇湯麵來，招呼他們吃點心。他們圍坐攏來吃了，覺得味很鮮美。宗誠道：「素麵這樣鮮，我也肯跟外婆吃素了。」宗貽道：「吃長素，那裏天天有這麵吃？而且天天吃冬菇麵，便也吃厭了！」叔文出去小解，笑着進來道：「我們今天所舉的例，詩句太多了；怎麼這裏的和尚也有詩僧，也懂得推敲？我方纔到廁所去，牆上寫着兩句詩道：『板闕尿流急；坑深糞落多。』有人替他改了兩個字，把上句的『闕』字改成『側』字，下句的『多』字改成『遲』字。板的闕狹與尿流之緩急無甚關係，坑的深淺與糞落之多少毫不相干。板側了，所以尿流得急了；坑深了，所以糞落得遲了。這兩個字真改得好極了！」宗誠還在吃盆裏的殘麵，撲嗤一笑，把麵條兒從鼻子裏噴了出來；惹得慧珍們笑彎了腰。

宗貽付了茶麵錢，道：「下山回去，路也不少，我們走罷。」大家又繞到烟霞洞口來，看玩洞口雕着的石像，又看了看佛手巖，那山石自然生成，儼如五指。叔文道：「向東去另有一條捷徑可以下山，比你們上來的路近些。」他領了五人岔過去，斜下來，便是上山時開始爬山比賽的地點。叔文道：「我是從這條小路上山的，所以趕在宗基慧珍的前面了。」下山之後，一路走來，又帶便去石屋洞走了一遭。這洞高敞如屋，周圍有羅漢及佛像，洞深坳成螺形，底有泉穴。寺是新造的。出了石屋洞，到四眼井，候了多時，不見汽車到來，便緩步前

行。一路看看秋山景色，暮靄蒼然，倒也別有風味。走到淨慈寺前，剛想順便進去隨喜，忽然一輛汽車到了。他們便搭車買票，叔文、宗貽、宗誠、慧珍四人到清波門下車，步行回家。宗武、宗基，一直搭到武林門站，下了車，逕回梅東高橋去了。

他們倆回到校裏，還不到六點鐘吃夜飯的時候，見他們的章老師一人站在房門口，便過去招呼。章載之微笑問道：「你們在逛烟霞洞吧？」宗武道：「老師，你怎麼知道？」載之道：「下午，我和王劍英先生去看過伯臧先生，他告訴我的。」烟霞洞風景好嗎？玩得有趣嗎？宗基道：「秋日天高氣爽，登高望遠，確是有趣，何況烟霞洞是個名勝？我們並且順便遊了石屋水樂二洞，今天可以說是暢遊了。不過我們的趣味，卻在『推敲』而不在山水呀！」載之道：「誰教你們做詩呀？」宗武道：「老師，並不是做詩，是談詩文句子酌改一兩個字的『推敲』。」大哥四叔講了許多的實例給我們聽哩，真有趣！」載之道：「你們聽來的故事，講些給我聽聽吧！」宗基宗武你一個我一個地都覆述了一遍。許多同學漸漸地聚攏來站着聽。他們講完了，載之道：「大凡作文做詩，用字遣詞最當留意。字和詞便是文章的原子和細胞。字和詞用得^不妥當，雖然句子的構造沒有^{文法}上的錯誤，也不能算是好句子，好文章。字的意義，有時看似相同，實有輕重。如『鈍』字意輕，『愚』字意重；『殺』字意輕，『戮』字意重；『佳』字意輕，『善』字意重。又如記戰事，說『下其城』，則

把牠攻破，使牠投降，都可用『下』，其意渾混，故較輕；若說『破其城』，則意思着實而較重了。又如一字本有兩義，用在某句，兩義都似乎可解的，易使看的人生出歧義來，也應當避去。例如檀弓說：「容居魯人也。」左傳說：「魯人以爲敏。」這兩句裏的『魯人』，似乎解作愚魯的人也可以，解作魯國人也都可以。這樣的字，我們即使已做成句子，也得設法改去的。又如論語的第一章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悅』和『樂』二字的意義是差不多的。細按起來，則學而時習，所發生的喜悅是蘊蓄在內心的；朋自遠來，所獲得的快樂是表露在外面的；這兩個字不能互易。論語裏拿相像的字來比較以見其含義之不同的實例很多，如『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和而不同，同而不和』，『羣而不黨』，『泰而不驕』，『威而不猛』等等。在論語裏固然是着重在修養上的辨別，我們卻不妨把牠們應用到字義上的辨別來。一切相似相同的字和詞都能辨得明白，便不致用錯；卽是偶爾用錯，一經推敲，便可自己改易了。

學生愈聚愈多，愈聽愈注意，載之本捧着一小壺茶在喝的，講講喝喝，茶已喝完，人也被圍在核心，不能回到房裏去放這把空茶壺了。幸而撤郎郎一陣夜膳的鈴聲，纔替這章老師解了圍。

第十四章 謎語與疊字

星期五下午，四點多鐘，伯臧剛在書室裏閒坐，叔文帶了錫官兄妹回來，跑進書室，叫道：「大哥，今天三十老娘倒綳孩兒了！」伯臧把手裏拿着看的一本杜詩擱在桌上，問道：「怎麼回事？」叔文道：「今天我上五年級的國文，課文內有『逍遙』二字。這原是常用的兩個字，形容優游自得的，可是小學生並『優游自得』四字也沒有懂得，我想用一句更通俗的話來解釋『逍遙』兩字；想了許多時候，竟想不出來。小學教師已做了十年，不料今天為這兩字所窘！」伯臧道：「我常說，教學生，小學難於初中，初中難於高中；你今天碰到的，正是一個實例。如其教中學生，就容易說明了。『逍』和『遙』是同屬於『蕭』韻的，所以『逍遙』是疊韻字組成的複詞。如『丁』和『東』是同屬於『冬』這聲母的，所以『丁東』是雙聲組成的複詞。這類以疊韻或雙聲的關係組成的複詞，從前稱為『謎語』，亦作『連語』。這一類複詞既以聲音的關係組成，故重在音而不在義，不能就牠所用的那兩個字的意義去尋求解釋的。所以對小學生們頗為難講。這一類複詞的組成既重在字音而不重在字義，所以那兩個字，只要字音相同或相近，便可以演變成許多寫法。如『逍遙』見於詩經鄭風的清人篇，『河上乎逍遙』；莊子的第一篇就名逍遙遊。陸德明莊子釋文云：

「逍，本文作消遙，本文作搖。」可見「逍遙」也可以寫作「消搖」了。禮記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後漢書馮衍傳：「陟雍邱而消搖。」後漢書注說：「消搖，猶觀望也。」其實，「消搖」就是「逍遙」，不必另外解作觀望。「逍遙」和「消搖」的關係，字形上還有痕迹可尋。但牠還可以聲音的關係，變成「相伴」。馮衍傳：「乘翠雲而相伴。」注：「相伴，猶逍遙也。」又可以寫作「相羊」。離騷：「聊逍遙以相羊。」王逸注：「逍遙，相羊，皆遊也。」又可以寫作「襄羊」。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襄羊。」「逍遙」與「消搖」同音；「逍」與「相」，「襄」雙聲；「遙」與「伴」，「羊」雙聲。諺語以雙聲疊韻的關係組成，又以雙聲疊韻的關係轉變，如泥着牠所用的兩個字的字義來解釋，便講不通了。」

叔文道：「那末，『徘徊』之變爲『裊裊』，『徬徨』，『旁皇』，『盤桓』不也是一樣的嗎？」伯臧道：「正是。『徘徊』也是個疊韻諺語呀！不過習慣的用法，則『徘徊』的意義較輕，『徬徨』的意義較重。徘徊雖也可用以表示沒有決定的意思，徬徨則於不定之外，兼有不安的意思，盤桓又微有不同。譬如說：『請你到舍下來盤桓幾天』如把『盤桓』改作『徘徊』，『徬徨』便不妥了。」伯臧談時，曾舉了許多古書上的例，隨手用鉛筆在紙頭上寫出來；叔文本來是站着的，便俯下身子，靠在寫字檯旁看他寫。

「那末，『倉卒』就是『匆促』了。」慧珍爬在對面宗貽的座位上，幾乎半個身子伏在寫字檯上，這

樣脫口而出地說了一句。原來伯臧、叔文兄弟兩人談得太起勁了，慧珍和宗誠走進來也不覺得。伯臧道：「是的；『倉卒』就是『匆促』二字的二音之轉。『倉』和『卒』和『匆』和『促』都是雙聲的關係。這兩個諺語，各以雙聲的關係組成，又以雙聲的關係演變的。論語『造次必於是』的『造次』也是由『匆促』演變來的。如其變成疊字，則或作『匆匆』，或作『卒卒』也是一樣。『倉卒』二字不易懂得，用『匆促』來講，就容易懂了。」慧珍道：「那末，『乒乓』、『澎湃』、『蕭瑟』、『淋漓』、『髣髴』、『顛倒』、『恍惚』、『渺茫』等，也都是雙聲諺語了。『倉皇』、『落拓』、『零丁』、『蕭條』、『朦朧』、『龍鍾』、『紛紛』、『蒙蒙』等，也都是疊韻諺語了。」叔文笑道：「慧兒，你真淵博得很！怎麼一串地說上這許多來？」慧珍道：「王劍英先生不是叫我們研究『複詞的組合』嗎？這是孔樂三、誠表哥和我三個人隨時隨地收集來的例子。」

慧珍去拖過一張椅子來，叔文坐下了道：「大哥，我們談了許多時候，解說『逍遙』兩字的困難，仍舊沒有解決呀！你講的那番議論，決不能用到小學裏去。」伯臧道：「那自然——我倒有一種揣想：俗話說的『寫意』，或作『卸意』，怕是『逍遙』的轉音，是雙聲的變化。凡是用『逍遙』的地方，都可以當作『寫意』解。這兩個字，杭州人的俗話裏也有的，小學生必能懂得了。」宗誠道：「一定懂得！」他這時已把要補

鈔的筆記鈔完了，所以也跑過來插嘴。

伯臧又道：「這些以雙聲疊韻的關係組成的諛語，既以聲音爲重，所以常常變作疊字，成爲四字合成的複詞。例如『匆促』可以說『匆匆促促』，『乒乓』可以說『乒乒乓乓』，『落拓』可以說『落落拓拓』，『朦朧』可以說『朦朧朧朧』。在我們的口語中也常有的。」慧珍道：「那天四叔講複詞的組成，也說到疊字，而且還有加一語尾的，我們已收集了許多例子。如形容風的『蕭蕭』，形容雨的『瀟瀟』，形容山的『巍巍』，形容水的『泱泱』，形容林木的『森森』，形容火光的『熊熊』，形容人才之多的『濟濟』，形容說話的大言『炎炎』，小言『箋箋』，雄辯『滔滔』，清談『娓娓』，大約已收集了六七十個。至於加語尾的，如言其高則曰『巍巍乎』，言其大則曰『蕩蕩乎』，『泱泱乎』，言其盛大充滿則曰『洋洋乎』，言其文物燦然則曰『郁郁乎』，溫文誠篤則曰『恂恂如』，自然舒泰則曰『申申如』，『天天如』。此外，如用『休休焉』以形容大度，用『赧赧然』以形容慚色，用『縱縱爾』以形容婦人喪服之髮，用『欣欣然』以形容人民之有喜色；語體文中，則作副詞用的，常以『地』字爲語尾，作形容詞的，常以『的』字爲語尾，如『慢慢地』走，『長長的』路之類，更舉不勝舉了。我們所收集的也已有五六十條了。今天再

把由諛語變成的四疊字加進去，收集起來，想也是不少的。」叔文道：「疊字不但用作形容詞或副詞，還有

用以摹仿各種聲音的，如風聲『呼呼』，水聲『潺潺』，笑聲『哈哈』，哭聲『嗚嗚』，鳥鳴『關關』，馬鳴『蕭蕭』，雞啼『喔喔』之類；還有把動詞名詞疊起來的，如『看看』，『聽聽』，『跑跑』，『跳跳』，『哥哥』，『妹妹』，『人人』，『個個』之類；還有在疊字上或疊字下加一字的，如『雪雪白』，『墨墨黑』，『黃焦焦』，『綠滴滴』之類，加的是形容詞；如『撲簌簌』，『淚點拋』，『浙零零』，『細雨灑芭蕉』之類，則『撲簌』，『浙零』本是複詞，僅把下一字重疊而已。『慧珍』早坐在宗貽的座位上，拿着一枝鉛筆，一面聽，一面寫；宗誠站在叔文身邊，瞪着眼，張着嘴，呆呆地聽。張媽跑進來道：『四老爺，你和大少爺說要吃爆鱸片；今天買來的鱸魚，是活潑潑的。可是太太和少奶奶見了害怕，要你去燒哩！』叔文道：『好！我來。』他站了起來，又對慧珍道：『張媽說『活潑潑的』也是一個實例。』

叔文走了，伯臧叫他們二人把所記的謎語疊字去整理割錄起來；有許多是文言文中常用，語體文中不多見的，舉一成句爲例；語體文和口語中常用的，叫他們自造一例句。他們倆分頭去鈔錄了。伯臧踱出書室。錫官蕙官跑到他身邊，他就一手挽了一個，到院子裏散步去了。門鈴一響，錫官飛也似地跑去開門。蕙官見是宗貽，回來了，叫聲『爸爸』，一直撲過去，抱住了宗貽的兩隻腿。錫官替他爸爸把皮書包拿了進去。伯臧問宗貽道：『今天爲什麼回來得這樣遲？』宗貽道：『文獻展覽會的日期近了，各處送來陳列的珍品真多。』

我又派到了一個整理各種珍貴稿本計劃陳列的差使。從今天起，上午編雜誌，下午便專做這事，每天總得做到五六點鐘。」這時，暮色已漸漸地籠罩下來。他們在院子裏，還有些亮；客堂裏已是暗起來了。「爸爸，爸爸，抱抱！」愚官從客堂裏蹣跚地扶着門框跨了出來。伯臧忙搶上臺階去，攙了他的左手，走下階來。宗貽叫「蕙官不要纏，走上來一把抱起愚官。原來康氏、月仙也在廚房裏看叔文爆鱸片；愚官一人爬上了客堂後間，搖搖擺擺地闖了出來。」

客堂裏的電燈開了；張媽把小菜和飯桶端了出來，擺好椅子凳子，放好碗筷，道：「好吃夜飯哉！」大家出來坐定了；慧珍一碗碗地盛好了飯，叔文也從廚房裏出來了。張媽進去把那一大碗爆鱸片捧了出來，放在中央。一面照料錫官兄妹吃飯，一面笑道：「今天的鱸片是生爆的，油鍋裏必栗剝落地，爆得很透。」慧珍道：「『必栗剝落，』又是一個。」「這兩條鱸魚是活的，四老爺拿在手裏還潑刺刺潑刺地發跳哩！」張媽繼續說。宗誠道：「『潑刺刺地，』又是一個。」伯臧、叔文、宗貽早已各舉一雙筷，向那碗鱸片三路進攻了。康氏和月仙是不很喜歡吃的。伯臧稱贊叔文烹調得好。叔文道：「只要是新新鮮鮮的，燒起來總好吃些。」宗誠道：「『新新鮮鮮，』又是一個。」康氏道：「這樣好的爆鱸片，放着不吃；嚕嚕嚕嚕，噯哩呱嚕地說些什麼？」慧珍道：「『嚕嚕嚕嚕，』『噯哩呱嚕，』又是兩個。」他們兩個孩子一面吃飯，一面還在留心各人說

話裏的謎語和疊字，連小菜都食而不知其味了。宗貽也覺得不懂，問道：「你們在發什麼獸氣，這也是一個，那也是一個的？」叔文伯臧當初沒有注意到，經康氏和宗貽一說，纔覺得好笑。叔文把剛纔談論謎語和疊字的話，告訴了大家。月仙道：「啊！成了兩個書獃子了！」

吃完了夜飯，休息了一忽兒，伯臧、叔文、宗貽各有工作；慧珍、宗貽也各人自修。他們倆預習國文，遇到「猶豫」兩字，在辭源上冊犬部猶字下查到了一條：

「爾雅曰：『猶如麇，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楚辭：『心猶豫而狐疑。』顏氏家訓：『人將犬行；犬好像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稱猶豫。』」

他們看了，仍是不懂，見宗貽空着在吸烟，便捧了辭源，同去問他。宗貽看了看，答道：「這是兩種說法：第一種，根據爾雅，說『猶』是善登木的獸，那是猴類的『猶糊』，見上面『猶』字下的解說第一條；第二種，根據顏氏家訓，說『猶』是『犬』，見上面『猶』字下的解說第十一條『隴西謂犬子曰猶』。這兩種解說，都是鈔的漢書高后記『計猶豫未有所決』句下的顏師古注。他們都把『豫』字解作『豫先』的意思，其實可以說都是曲解，所以你們看不懂了。『豫』字，有些地方，如杭縣四鄉一帶，『ㄩ』的聲音變作

「一」和「猶」字的音是雙聲。「猶豫」是一個雙聲謎語，形容不能決定的神情的。如史記魯仲連傳「猶預未有所決」便寫作「猶預」了；禮記曲禮「卜筮者，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便寫作「猶與」了；如楚辭九歌「君不行兮夷猶」漢書馬融傳「或夷由未殊」便又寫作「夷猶」或「夷由」了。老實說，也就是我們常用的「游移」牠也可以變成疊字，如疊雅所舉的「由由」「猶猶」「與與」之類，不過不常用罷了。你們今天在收集謎語，「猶豫」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聽了大喜道：「我們已摘錄了許多，想不到無意中又發現了這一個例。」宗貽道：「例是舉不完的；你們只要懂得這個道理，便可以類推了。」他們仍回到自己的書位上，把國文預習好了，又讀英文，演算草，早又是九點了，大家就寢，一宿無話。

第二天是星期六，下午三點多，伯臧閒着無事，在慧珍的書桌上看見一本筆記本兒，順手一翻，見末了的兩頁正記着昨天所談的「謎語和疊字」。前一頁第一行寫着「疊韻的謎語」五字，下面舉的例，第一個就是「逍遙」；「消搖」；「相伴」；「相羊」；「襄羊」等都低一格分條寫在後面；而且每條下各有略解和古書的例句。以下還有「倉皇」；「朦朧」；「蒙茸」等都與「逍遙」平列，空出相當的地位。末一頁第一行寫着「雙聲的謎語」五字，第一個例就是「倉卒」；以後的例是「髣髴」；「蕭瑟」；「渺茫」等等，也空出相當的地位。後面又添上了「猶豫」一條，低一格附錄「猶豫」；「猶與」；「夷猶」；「夷由」等各

有例句。便在慧珍的書位上坐了下來，取出自來水筆，替她填補留着的空白：

「倉皇 實卽「匆忙」的轉音。杜甫詩：「倉皇已就長途往。」

倉黃、同倉皇。風土記：「犬皆倉黃吠噬。」

張皇 俗作慌張解。亦同倉黃。（此又可作鋪張誇大用。）

朦朧 月色不明也。此謎語常用。

蒙龍 草盛，不能見其裏也。孫綽遊天臺山賦：「披荒榛之蒙龍。」

蒙茸 毛盛密貌。左傳：「狐裘蒙茸。」詩：「邶風作「狐裘蒙戎。」實亦從蒙龍變來。

倉卒 實卽「匆促」之轉音。漢書王嘉傳：「臨事倉卒。」亦作「倉猝。」

造次 同倉卒。論語：「造次必於是。」

匆促 此常用語。

髣髴 猶云「似乎」。陶潛桃花源記：「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此二字常用。

彷彿 同髣髴。揚雄甘泉賦：「彷彿其若夢。」

彷彿 同髣髴。賈誼早雲賦：「時彷彿而有似。」

他隨手這樣地寫了許多條，又在後面批道：「由上面許多例子歸納起來這類由雙聲疊韻的關係兩字合成的謎語，可以由聲音衍變成許多寫法不同的字，所以只能就字音以推求其意義，不能望文生訓，執着牠所用的二字之形與義以解釋之。不但普通作形容詞、副詞或動詞用的謎語如此，即物名之以音組成複詞者，也是如此。如鳥名『步姑』像其鳴聲，故或作鶉鳩，或作勃姑；其有作『布穀』者，也是一音之轉，若說因牠於布種穀子的時候鳴，所以叫做『布穀』，便是望文生訓了。」

他又翻到前面的一頁，見一排地鈔着許多疊字，如『蕭蕭』、『洋洋乎』等，下面都空着，待寫例句，便又替她填寫了好幾條：

「蕭蕭 風聲。荆軻歌云：『風蕭蕭兮水寒。』亦可作馬鳴聲。杜甫兵車行云：『車麟麟，馬蕭蕭。』亦可形容草木之凋落。杜甫詩：『無邊落木蕭蕭下。』末一義實可與『蕭颯』、『蕭瑟』、『瑟瑟』等相通。洋洋乎 充盈之貌。論語：『洋洋乎盈耳哉！』中庸：『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都有充盈洋溢磅礴上下的意思。有時僅用『洋洋』，如『洋洋自得』；有時也以『焉』字爲語尾，如孟子『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

又寫了一張條子，夾在筆記簿裏：「古書例句，翻辭海或辭源，便可找得許多，但宜錄其能解者。研究謎

語疊字等，求例句之多，不在炫博；在從許多實例中找出一共同的原則，系統的條理來。這就是所謂「歸納法」。結論既得，尤須能隨時活用，將來閱讀時遇到此類的諛語疊字，便可左右逢源，迎刃而解了。」

他寫完了，剛想站起，慧珍、宗誠已回來了。他又坐下來，細細地向他們講解了一番。還有些空着的，便指導他們自己去查填。再叫他們整齊出一個綱目系統來。他們對於諛語和疊字纔得了個大體的了解。

第十五章 漢字傾向衍音的趨勢

周家的棣華讀書會，孔樂三也已正式加入了。他們已經開過了好幾次會，彭校長演講過一次，宗貽也主持過一次座談會。這星期日，他們邀請章載之演講。這天中午，伯臧順便請載之、劍英和彭校長吃便飯；所以上午十一時，載之便和宗基、宗武同到周宅。不久，劍英也來了。彭旭初到得最遲。他們三個人都能喝些兒酒的；伯臧特地到旗下著名的紹酒店，金瑞興裏去叫了六斤太雕。小菜，除冷盤是現成買的之外，都是自己家裏做的。康氏本是善於烹調的，叔文又能幫她的忙；雖然只是些家常小菜，卻也非常可口。

這頓中飯，一直吃到一點半鐘。伯臧請他們三位到書室裏去坐。宗常、志華、宗基、宗武、菱仙、樂三，都先後到了。叔文就指揮這批孩子們七手八脚的布置會場。上面改用一張杭中借來的舊課桌，舖了一方桌毯，中央擺了一個插着菊花的花瓶，放着幾枝粉筆。北面的牆上，因為常常要在這裏開會，前幾天已做了暗綠色的，可以抽上抽落的黑板。下面第一、二兩排，擺了六七張椅子，後面擺了八九張凳兒。旁邊借用錫官他們的小桌椅，設了一個紀錄席。這次，他們特別推舉樂三做記錄，因為開過幾次會之後，大家都佩服他的國文好。他們又新買了一個小的搖鈴。兩點到了，慧珍搖了幾下，大家就坐。伯臧引導旭初、載之、劍英出來，在第一排

的椅子上坐下，自己退到第二排椅上，和叔文宗、貽同坐。錫官也坐在後面，慧珍的身旁，蕙官卻站在客堂後的門口張望。

載之上場時，他們大家鼓掌，表示歡迎；錫官也舉起兩隻小手拚命鼓掌。載之向他們領首示謝，便站着說道：「諸位世弟妹在家庭裏有這樣好的一個組織，努力於課外國文的自修，是很好的一件事。聽說，彭校長的小姐和我們老師的一位世姪孔君，也已加入；這棣華讀書會便不只限於周宅一家了。我希望這個會能逐漸擴大，把真正有志讀書的青年盡量地吸收進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棣華』二字，也未嘗不可以廣義解釋的。我，雖然不能正式加入你們這個組織，原也是伯臧老師的受業弟子，今天到會講演，也可以說是我的一種讀書報告，提出來和諸位研討，請老師和彭校長和劍英學兄指教的。」




他說完了這一段開場白，轉過身去，在黑板上寫了「漢字傾向衍音的趨勢」九字，道：「這算是我今天講演的題目。現在一般研究言語學文字學的人，大都認爲西洋各國的文字是『衍音的』，中國通行的漢字是『衍形的』。衍音的文字，是拼音的，是從字音的變化推演孳乳的。衍形的文字，是象形的，是從字形生出意義來的，是從字形的變化分合推演孳乳的。漢字最早的『象形』、『指事』之類的，確是圖畫的文字。如魚字便是畫了一條魚，浴字在龜甲文中便畫一個人在洗浴。」說到這裏，他又在黑板上寫了個古文魚，

甲文浴盥。「至於『會意』，『形聲』如止戈爲『戠』，人言爲『信』，水工成『江』，水可成『河』之類，也是把已有的獨體之文，合成新造的合體之字；這不是從字形方面繁衍出來的嗎？——所以說漢字是『衍形的』並沒有不對呀！」他說到這裏，略停了一停。



「不過，漢字由衍形傾向衍音的趨勢，是非常明顯的。」他繼續說。「第一，再就『六書』的『轉注』和『借假』看。本來叫做『老』的意思，口語中的聲音變做『𠂔』了，便另造一『考』字；這叫做『轉注』。本來沒有這字的鳥鳴聲『𠂔』，『𠂔』不另造新字，就借用已有的『關關』本來叫做『祈』的意思，口語中的聲音變做『𠂔』了，便借用原作皮裘用的『求』字；或者把已有的字的本義引申開來用，如以長短之『長』爲長幼之『長』，君長之『長』；這些都叫做假借。這兩種原則，都是以字音爲文字繁衍變化的樞紐的，不是所謂『衍音』嗎？」孩子們對於「六書」都已聽到說起過的，所以都聽得懂。

「第二，我們看書，讀文章，不常遇到以雙聲疊韻的兩字合成的所謂『謎語』嗎？『謎語』可說是一個術語；諸位聽到過沒有？」宗誠站起來答道：「前幾天剛聽說過；如『逍遙』是疊韻謎語，『倉卒』是雙聲謎語。」載之道：「這些謎語，本身便是以字音的關係組成的。還可以疊韻或雙聲的關係，衍變出許多樣子來。如『逍遙』又作『消搖』，又作『相羊』，『相羊』，『襄羊』，『寫意』等；『倉卒』又作『倉猝』，

「匆促」、「造次」等，牠們還可以變成疊字的「重言」，如「寫寫意意」、「匆匆促促」。這不是所謂「衍音」嗎？慧珍和宗誠聽了，好似溫習舊課，觀念格外明瞭。其餘的人也聽慧珍他們談起過的，所以也能領會。

「第三，不但謎語可以因聲音的關係而衍變，就是物名也有這樣的。如「鶉鴒」之變爲「步姑」，「物姑」、「卜姑」、「布穀」、「郭公」、「蟋蟀」之變爲「促織」、「趨趨」。這也是所謂「衍音」啊！第四，漢字竟有用拼音法合兩字爲一字的，如「何不」爲「盍」，「之乎」或「之於」爲「諸」，「不可」爲「叵」，「不要」爲「別」，「勿曾」爲「勸」等。古人於記錄人名，也嘗用這辦法的；如左傳上晉寺人勃鞞，就是寺人披，漢書匈奴單于緡，就是頭曼。這又是漢字衍音的一個證據。第五，漢字之中的代詞，幾乎可說全是借用牠們的聲音的。如「我」，據章太炎的解釋，當以「俄頃」爲本義；「予」的篆文作，象推予之形，當以推予爲本義；「爾」字，據朱駿聲的解釋，其本義是象窗格子的交文的；「汝」的本義，是一條水名；「他」是「佗」字之誤，本義是駝負；「彼」的本義是往；「其」篆文作，本是箕字，象一隻箕放在一個架上；「之」篆文作，象草生長。諸如此類，舉不勝舉。這也是漢字傾向衍音的證據。第六，漢字中的助詞介詞連詞等，從前人叫做「虛字」的，也都是借音。如「然」爲燃燒，「而」是頰毛，「於」象鳥鴉，「的」指

箭的，「麼」卽么麼。至於歎詞，如「嗚呼」，「噫嘻」，「哎喲」，「唉」，「啊」，「喂」等類，完全是記載口語中所發之音的。這也可以說是衍音啊！還有本是單詞，因說起來不順口，於是或用兩個同義的字合成複詞，如「法律」，「社會」之類；或加語尾，如「凳兒」，「桌子」之類；也都是因爲音的關係。他們又聽到了許多新鮮的例，更覺津津有味。只有錫官聽了半天，覺得再坐不住，溜到後面和妹妹弟弟去玩了。

「總之，由衍形傾向衍音，是各種文字演進的公例。英、法、德、俄諸國文字都出於拉丁，拉丁文又出於希臘，而希臘文的字母則來自埃及。埃及文是象形的。如英文字母的 C，是由埃及文的  變來的，原義是蛇，卽象蛇形；L 是由埃及文的  變來的，原義是腿，卽象腿形。後來希臘文取作字母，便只用牠來拼音了。我們現在用來拼注字音的國音字母，本來也是各有其本義的字，如「勺」本是包裹之「勺」，「包」是胎胞之「包」，「文」本是文擊之「文」，「Y」本是丫角之「Y」，「么」本是么麼之「么」，其他各字母，都是這樣。採作注音字母之後，便只用牠們的聲或韻了。這和採埃及的象形文字爲拼音的字母正是相同。西洋古代有所謂 Quipus 和 Wampums 以貝殼或綵索記事的，又正和我國的結繩記事，「事小其繩，事大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同爲有文字以前的助記憶時期。由助記憶時期，一進而爲象形文字的圖畫時期，再進而爲標音時期，再進而爲標音時期，是世界文字演進的公例。漢字雖爲方塊的字形

所束縛，進至標意時期便停頓了；但牠傾向衍音的趨勢，卻是很強烈，很明顯的。這是我的一點意見，還不敢認爲定論。今天不過就我所想到的，略舉幾條例證，和諸位隨便談談；還得請老師，彭先生，劍英兄，叔文弟，宗貽弟指正。他隨講隨寫，寫了又措，措了又寫。完全和上課一樣；講完了，衣袖上已沾了許多粉屑，在全體鼓掌聲中，點了點頭，從容地走了下來。伯臧就陪了他們幾位到書室中去了。張媽送上一盆臉湯來給載之洗臉。彭旭初道：「章先生的宏論，佩服之至！」載之謙遜了一番，大家坐下談天。

孔樂三把記錄的稿子，拿到叔文臥室裏的書位上整理臆清。客堂裏仍由叔文、宗貽指揮這般小朋友收拾，恢復了客堂的布置。不多時，孔樂三已把演講稿臆清，由宗基、宗武送去給載之審閱。載之大略看了一遍，問道：「這稿子就是劍英兄常說起的孔君記錄的嗎？他還剛入初中嗎？記得很有條理，文句也很流利，不必再改訂了。」劍英兄，怪不得你得意，確是個可造之才！旭初道：「章先生，你這篇講演稿，可否在我們的校刊上發表，讓不能加入這讀書會的青年，也領略領略你的高論？」載之道：「我這次的談話，不過是奮臆妄談而已，算不得什麼演講，怎麼還好在貴校校刊上發表？」伯臧道：「發表也沒有什麼，載之，你就答應了彭校長吧！——或者就算作孔樂三投的稿，也未嘗不可。」旭初聽伯臧這麼說，就叫孔樂三再鈔一份，把一份留在橡華讀書會，一份送到校刊編輯委員會去。樂三答了個「是」，又拿到後間去，正待動筆再鈔，聽

珍跑了進來說：「我來代勞吧！」向叔文的書位裏坐下來就鈔。鈔完之後，兩個人又校對了一遍。待送到書室裏去，旭初、載之、劍英早已走了。菱仙已跟他爸爸同去；宗常、志華同回陸官巷；宗武、宗基也同回梅東高橋。樂三見時候已是不早，便也告辭回杭中去了。

宗誠問宗貽道：「表哥，章先生怎麼知道西洋各國的字母是從埃及文採取來的？」宗貽道：「我記得是出於一本字母的故事 *Story of Alphabets*，是英國人 Edward 著的。這本書，爸爸這裏怕還有哩！」說罷，就向書櫥裏尋了出來。慧珍和宗誠兩人翻了許多時候，翻出一張字母源流的圖表來，首行所列，便是各字母所采的埃及的象形字。可惜這本書全是英文，他們看了，仍是不懂。慧珍道：「原來要研究漢字，也得看英文書！」宗貽道：「當然，這就是所謂比較的研究。我們要研究漢文的文法，也得拿英法德各國的文法來比較才行呀！」慧珍道：「章先生今天的演講，好似替我們前幾天所談的『六書』、『謎語』等，作了一個總結。」宗誠道：「如其前幾天沒有聽說過『六書』、『謎語』，今天他雖力就淺近處舉例，我們聽了，怕還是莫名其妙哩！」宗貽道：「古書中還有所謂『通借』之例，有的借用同音的字，如漢書常以『尉安』爲『慰安』，有的借用聲音相近的字，如孟子『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即因『而』、『如』音近，借『而』爲『如』。我想，也可以算是漢字衍音的例證。」慧珍道：「哥哥，這『通借』之例，要不要替章先生

添進去？」宗貽道：「這也可以不必了。」慧珍道：「章先生舉了許多例，然後斷定漢字也是傾向衍音的，不是用的歸納法呢？」宗貽道：「是的。就是他所說的一段，舉了『我』、『予』、『爾』、『汝』、『他』、『彼』等許多字，來斷定漢字中的代詞是借用那些字的音的，也可以說是歸納法。不過歸納推理，不許有一有力的反證或例外。當作『我』用的『吾』字，我倒想不起別的用法來。這『吾』字又並不是個後起字呢！」剛說到這裏，伯臧從外面走了進來，問道：「你們還在談些什麼？」宗貽把剛才的話說了。伯臧想了想道：「有，倒有個實例。左傳裏晉獻公時優人諷大夫里克不是有兩句歌嗎？『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這『吾』字並不當『我』用，但不知是否牠的本義而已。我們對這問題，只得暫時闕疑了。」

這時候，門鈴響，張媽出去開門，領進一個杭中的校役來。他向伯臧道：「周先生，剛才清華旅館九號房間的客人康仲良先生有電話，叫通知你老人家，說他們到杭州來掃墓了；他的兒子叫康宗誠，住在你府上的，叫他宿到旅館去，明天請一天假，同去掃墓。他本想到府上來，因為同來的人多，而且有許多東西帶來，送到文獻展覽會去的，所以只得明天掃完了墓再來了。」伯臧道：「你等一等。」就向書桌抽斗裏拿出一張名片來，替宗誠寫了一個請假條，叫那校役帶回去。校役接着走了。

宗誠聽說他爸爸來了，立刻要到旅館去。宗貽道：「姑夫的病想是全愈了。爸爸，我和誠表弟去看看他；

好在還只有五點多鐘，我仍可回來吃夜飯的。」伯臧道：「同來的大概是仲良的嫡堂兄弟叔貞，姪兒志明，帶了幾個人。明天他們上午掃墓，下午去和文獻展覽會接洽。明天晚上請他們到我家來吃夜飯吧！」宗貽應了一聲，穿上夾大衣，戴上呢帽，就和宗誠去了。康氏聽說仲良來了，出來說：「爲什麼不耽擱到我家來呢？」伯臧道：「來掃墓的不只他一人，還有送到文獻展覽會來陳列的許多東西，覺得不便，所以住旅館的。明天請他們來吃夜飯吧！」

宗貽宗誠兩人步行到了清華旅館，找到九號，見是旁邊坐北朝南的三間大房間，中央的一間。仲良正坐着吃泡飯，見宗貽也來了，便站起來招呼。宗貽忙請他不要客氣，且吃泡飯。坐下來細看時，他的臉色還沒有十分復原，問道：「姑夫完全康復了？今天是什麼時候到的？同來的是些什麼人？爸爸媽媽請你住到舍間去，飲食起居可以方便些。」仲良道：「今天到得很早，只有兩點多。舍弟叔貞，舍姪志明同來的，還帶了兩個工人來。他們一到此地，就送陳列品到大學路圖書館去了，還沒回來。我開好了房間，便打電話，今天星期日，校裏沒人，打了三次才打通。你們倒立刻來了。明天上午要去掃墓，下午叔貞怕還得到圖書館去，我就打算來你家了。」宗貽道：「既是這樣，請姑夫代邀令弟令姪，明天到我家去吃夜飯。」仲良道：「好的，我和他們說去。你今天就在旅館裏吃飯吧！」宗貽道：「家裏在等着的，我還是回去吃。」

宗貽和仲良談些病中經過的情形；仲良也問些宗誠在校的情形。宗貽看了看表，已是六點多了，便站起來道：「叔貞先生爲什麼還沒回來？」仲良道：「他岳家也在杭州，或者順便去轉一轉，亦未可知。」宗貽道：「我不能再候他了，明天下午見吧！」仲良要送出去時，宗貽攔住了不叫送。宗貽一人走出旅館，就跳上一部人力車回去了。

仲良在房裏和宗誠談話。宗誠這次見了爸爸，似乎格外親熱，七七八八地說了許多，把在校裏和周家的情形完全告訴了他。他們父子正在娓娓而談，叔貞、志明和兩個工人都來了。仲良道：「你這老半天，已到你岳家去過了？」叔貞道：「真倒楣！我們沒有計算，揀了一個星期日來。我們把陳列品五大木箱送到圖書館，辦事人也碰不到一個。我又從大學路趕到新民路分館去找到了康械山，和他一同到大學路，方把這五大箱東西收下。虧得帶了他們兩個人來；圖書館的館役都是先生們，一點氣力也沒有。若不是他們兩個幫忙，這幾箱東西怕得在露天過夜哩！我們一直把牠們扛到樓上預先指定的陳列室去，方才回來。據械山說，後天起，還要我去幫同陳列哩！」仲良道：「周宗貽已來過了；他家明天請我們去吃夜飯。他也在圖書館任事，將來陳列時，也可以多拉一個人幫忙。」叔貞道：「那是好極了。械山忙得很呢！」他們六人出去吃了夜飯，便準備明天掃墓的事，九點多就睡了，預備明天早些起來。

第十六章 從文獻展覽會歸來

大約是七點鐘吧，仲良、叔貞、志明、宗誠叫了一部汽車，從清華旅館直到虎跑寺。這寺在大慈山下，有虎跑泉；相傳唐時名僧性空居此，忽二虎跑地，泉遂湧出，因此得名。虎跑泉烹龍井茶，的確是清冽得很。他們在寺裏喝了一回茶，隨喜了一番，已是八點多了。他們帶來的兩個工人已從城裏帶了祭品，坐人力車到墳親家裏，叫墳親收拾，自己尋到虎跑寺來。他們去掃了墓，便在墳親家裏吃了一頓飯。那時還只有十一點光景。仲良吩咐這兩個工人從虎跑到閘口，趁晚班輪船回去。他們四人又往九溪十八澗一帶，遊玩到下午四點多，方搭公共汽車，回到城裏。

他們到了旅館裏，剛吃過點心，伯臧就來了。談了一忽兒，就邀他們到家裏去。叔貞叫仲良他們三人先去，自己還得到岳家去再來。仲良、宗誠隨伯臧先去；宗明跟叔貞到他岳家去，約定七點必到。仲良一到周家，康氏、月仙、慧珍、錫官、蕙官都出來迎候。因為他已生過一次大病，他們的談話，便以問病爲中心。只有愚官隔了兩個多月，便覺生疎了。坐了不久，叔文從外面買了許多東西回來，略一招呼，便和康氏、月仙、慧珍到裏面去。宗貽六點多才回來。七點沒有到，叔貞和志明也來了。

今天的夜飯，周宅也只叫了四大碗菜，其餘都是自己烹調的。首席自然是叔貞、仲良、志明、宗誠，以次就座；伯臧、叔文、宗貽作陪，恰好是七人一桌。席間談起文獻展覽會，宗貽道：「夏峯精舍的出品，已指定一間小些的陳列室。後天開幕，明天一天陳列，一定來得及的。明天上午八點鐘，我可以在那裏恭候叔貞先生。」仲良道：「我也同去。」他們都是不會喝酒的，兩斤酒，都喝不完。八點多，就吃完了夜飯。叔貞道：「二哥，我想文獻展覽會後天開幕，我們不妨看牠兩三天再回去。住旅館，既不便當，又不經濟；明天，我帶了志明住到岳家去，那裏離圖書館近些，我回去了，留志明在這裏，每天可到圖書館去管理那些陳列品。你不如移寓到這裏來，過幾天，我們同回去吧！」伯臧等都說好，仲良也答應了。這晚，仲良、叔貞、志明仍回旅館。

第二天上午九點光景，仲良就帶了一隻手提箱，到周家來了。宗貽在杭中教書，九點下課，回到家裏，就和仲良到大學路圖書館來。這圖書館的房子是用湯壽潛的捐款新造的。宗貽領了仲良，逕到樓上那間指定的屋子裏，叔貞、志明和械山已在那裏開始布置了。仲良、宗貽也加入去幫忙，還有一名館役，六個人開箱檢點，陳列編號，到十二點，已大致就緒了。宗貽和械山請客，在大學路一家小館子裏吃中飯。中飯後，仲良、叔貞、志明都走了。

第三天上午，文獻展覽會開幕，伯臧去出席，仲良也同去。儀式完畢後，到會場裏去走了一遭，方才回家。

開會的第一週，每日下午，各學校排定日期，輪流參觀。杭中的初中一年級三班，由劍英率領排隊前去，到了那裏，見來參觀的學校很多，只得按到館的先後，依次魚貫入場。樂三招呼宗誠、慧珍、菱仙，緊緊地跟在王先生後面，以便詢問。可是只走了兩間陳列室，便和王先生擠散了。他們夾在參觀的隊伍裏，後面的人，潮水般地湧上來，或行或止，概不由自己；有時擠在兩行人當中，兩面舖着的板上究竟陳列些什麼，也看不清楚。慧珍道：「我們今天真是所謂走馬看花了！」樂三道：「豈但是走馬看花，簡直是馬也不能走，花也沒得看！」好容易，挨到了夏峯精舍的陳列室。這裏停足的人較少，留着的空地也較寬。宗誠便把他伯祖父的生平，和那些古祭器古樂器，講給他們聽。過了這一間，轉下樓去，又擠過了樓下的幾間陳列室，到了出口，見同學們已在院子裏排齊隊伍，連忙趕了過去。仍由王先生率領回校。宗誠、慧珍回到家裏，已是六點鐘了。

夜飯時，伯臧問道：「今天下午，你們已去看過文獻展覽會了；究竟看見了些什麼呢？」慧珍道：「我見了許多大幅的畫，以及對聯字屏等。」宗誠道：「我看見了許多祖宗神像兒。」仲良道：「還有呢？」宗誠道：「還有許多鈔本的書。」慧珍道：「除了夏峯精舍的陳列室，誠表哥曾講給我們聽的陳列品之外，實在是走馬看花，一無所得！」宗貽道：「小學生初中生去看文獻展覽會，確是一無所得的，帶領他們去的教師，卻是活受罪。我碰見劍英先生，從學生堆裏擠出會場時，竟是滿頭大汗哩！」叔文道：「明天我也要去受罪了。」

我看錫官兄妹，還是不要去吧！」伯臧道：「明天下午，叫他們請假就行了。」

第三天上午，仲良到陸官巷去了；伯臧沒有課，在家閒着。忽然來了兩個杭中師範部的男學生，一個叫沈眉士，一個叫田道階。伯臧道：「你們這時正要上課，到這裏來幹什麼？」眉士道：「老師，今天上午，我們一組，本只有三班，兩個教師請假，只剩一班圖畫了。昨天我們初中部的同學全體排隊去參觀文獻展覽會，回來都說一些也沒有得到益處。所以我們特地於今天上午請了一小時假，來請老師帶我們兩人去參觀一次。我們想先參觀些手鈔珍本及先賢遺像遺物等；把繪畫雕刻等美術品剩下，等有機會時，請美術教師帶了，再去參觀。不知老師今天有工夫，有興致否？」伯臧道：「這辦法倒是對的。我就和你們同去吧！」

伯臧帶着兩個學生，坐了人力車，逕到大學路圖書館；一進門，逕到那間善本書和手鈔珍本的陳列室去。這時候還只有八點鐘，陳列室剛開放，人少得很。他們就慢慢地細細地看。伯臧一一加以說明指導，他們二人都帶着袖珍筆記本兒，擇要割錄。其中如萬斯同的明史稿，厲鶚的樊榭山房詞稿，胡渭的禹貢錐指稿，都是裝在玻璃匣兒裏的。伯臧和管理員熟悉，和他接洽了，從匣兒裏拿出來給他們看了一看。他又把明末清初浙東學派的大致情形講給他們聽；清代浙江人的詞，是可以和常州派抗衡的，他也講了一個大概。這時候，參觀的人已多了幾個，見一個老頭兒在講，兩個青年在聽，有些人漸漸地圍了上來。他們在這裏幾乎

費了一個鐘頭，再慢慢地看過去。逢到那些陳列美術品的地方，便逕走過去。他們看到了王守仁、劉宗周、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等許多畫像，說明片上撮記着他們的略史。眉士道階分頭在鈔。伯臧道：「你們不必鈔，只要把姓名記下，回校時再查國朝先正事略好了。」到了那間夏峯精舍陳列室裏，伯臧道：「這就是住在我家裏的康宗誠的伯祖父，是清末程朱派理學家的一個後勁。因為剛於前年去世，所以連人名大辭典裏都查不出他的生平來的。」於是把這位夏峯先生的生平略略講述了一遍，道：「我們浙江，近代有兩個學者，一個是他，還有一個是餘杭的章太炎先生，可以說是清代經學古文派的一個後勁。那裏也有章先生的遺像遺著等，可是搜集得並不多。」他們依次看去，到了章氏遺像遺著陳列的地方，又站住了細看。

忽然有人在背後叫了聲周先生。伯臧回頭一看，原來是圖書館長田先生陪了一位男客，一位女客，前來參觀。伯臧覺得那位男客很面熟，一時卻記不起姓名來。那男女二人向章太炎的遺像行了個三鞠躬禮，然後轉身來看伯臧他們。那男客對伯臧看了多時，忽道：「你是周伯臧嗎？怎麼留了鬍子？」伯臧道：「請教尊姓。」田館長介紹道：「這位是南京大學史學教授洪滌生先生呀！」伯臧忙過去鞠了一躬道：「原來是洪老師；老師把長鬚剃去了，又隔了長長的二十年，學生眼鈍，竟認不得了。」田館長道：「原來周先生也是洪老師的門下！我們是同門了！」這時，眉士和道階覺得奇怪，爲什麼周老師五十多歲了，他這位老師看去

似乎不過四十歲？眉士附着道階的耳道：「大概那女人是這位洪先生的新歡；老年人有了愛人，剃去鬍子的也多着哩！」他們正在竊竊私議，忽聽伯臧向洪先生介紹道：「這兩個是學生的學生，一個叫沈眉士，一個叫田道階。」那洪先生招呼過了，也向伯臧介紹道：「這是小女。」眉士低低地道：「我們險些兒弄錯了。」田館長道：「各校教師帶學生來參觀，都是大隊人馬，匆匆地走了一道，毫無所得。周先生只帶了兩個學生來，細細地指教他們。你們逗留在第一陳列室，講浙江詞派的時候，洪老師已在注意你們了，說這纔是真正的參觀哩！想來這兩位一定是杭中的高材生了。」伯臧尚未回答，洪先生道：「伯臧，你這樣誨人不倦，在目前的教師中確是難得的。」伯臧道：「承老師和田館長謬獎，慚愧得很！這兩個學生倒確是沉潛好學的青年。」於是他們五個人併作一起。那位洪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親炙弟子，就在這裏大講其章氏的經學、史學、文字學，和參加革命的事實，沈田二生也想要記錄下來。伯臧和田館長陪着洪先生父女且看且談，沈田二生隨在後面，且聽且記，獲得了許多知識。各陳列室都走遍了，田館長邀他們到館長室去坐，沈田二生想告別先走，洪先生道：「你們兩位也進來坐坐。」他們只得跟了進去，大家坐下。

洪先生有意試試他們，問道：「你們已把文獻展覽會看完了？」文獻兩字，作何解釋？伯臧想，洪老師在考他們了。眉士欠身答道：「『文』指典籍而言；『獻』指先賢著書而言。這會裏所展覽的，不但是鄉

賢的著作，還有他們的遺像遺物，所以稱爲文獻展覽會。」洪先生點了點頭，又問道：「那末『文獻』二字有無所本？見於何書？」田館長暗想，這怕答不出了。道階從容地答道：「論語裏記有孔子的話道：『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二國雖然是夏殷二朝之後，但幾經喪亂，不僅典籍蕩然，而且耆賢凋謝，所以殷因夏禮，周因殷禮，雖損益可知，孔子亦能言其大概，可是典章制度，終無從徵驗，以求詳實了。我們讀過的古書太少了，所以只能援引論語，不知說的對不對？」田館長道：「對的，對的。」洪先生又問道：「你們已讀過論語，四書想都讀過了。中庸裏不也引孔子這段話嗎？『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何以對杞仍說牠不足徵，對宋卻不如此說了？」田館長想，這太追問得兇了，一定要叫青年們答不上來，這是何苦？而且於周伯臧的面上也不好看。他剛想拿什麼話來岔開去，替他們解解圍。眉士又答道：「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思困於宋，作中庸。』中庸既是在宋國作的，便不得不用一曲筆，這和『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同一道理。否則殷禮既有宋之文獻可徵，不當對於殷禮，仍含糊其辭，下文逕說『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了。這是我臆測的話，還得請太先生田館長和周老師指教！」洪先生聽了，哈哈大笑道：「你們讀古書，竟能融會貫通，生出一種見解來，在高中學生裏真是難得！伯臧，你該還記得，從前你畢業時，我以『學不厭，教不倦』六字爲臨別贈言；今天我考問沈田二生，

正要顯出你教不倦的成績來啊哈哈——哈哈！伯臧謙遜了幾句。道階見這位洪太先生興致很好，便又問道：「太老師，我讀了論語的第一章，覺得有些疑問，想趁今天的機會，向太老師請教。『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可以說是『學不厭。』『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是說來學者衆，不遠千里，就是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樂。只有末了那一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朱注以爲就是『邈世不見知而不悔』的意思；我卻以爲『人不知』不是人不知我，而是人不知學；這是承上文而言，遠來之朋，於學有所未知，仍是善誘循循，毫無倦容，毫無慍色，正是說的『教不倦。』學不厭，教不倦，是孔子一生最偉大的精神，所以弟子論纂，把牠列在第一章了。太老師，我這意見對不對？」田館長道：「對極了，這真是讀書得間，大可以補正朱註。」洪先生也竭力誇獎。伯臧淡淡地道：「這一種說法，在劉寶楠的論語正義裏，也曾提及。你們看書太少，所以自矜爲創見了。你們還得多讀書，少發表；必須古人無先我言之者，方能稱爲真正的心得。」——今天洪老師、田館長如此誇獎你們，是他們獎掖後進的一番盛意；你們從今以後，當更力求上進，勿辜負他們兩位的盛意，切不可因此自滿！」沈田二生連聲稱是。伯臧看了看表，已是十一點多了，便叫他們二人先回去。沈田二生走了，伯臧要請洪先生吃午飯。田館長道：「中飯已在館裏預備了。洪老師要趁下午兩點的火車回南京去。伯臧先生，你不如也在館裏陪老師吃午飯；午飯後，我們二人同去送他上車。」

吧！說罷立刻叫館役開飯。

這位洪先生是伯臧在北平時受業的老師；畢業後，已有二十年不見面了。吃飯的時候，談談彼此別後的情形，母校的情形，其餘諸位老師的近況，久別重逢，異常親熱。田館長見伯臧和洪老師及沈田二生歸罪於青年。我卻以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只要教師們果有學問，果有教不倦的精神，便可以使學生們心悅誠服。老實說，我們對洪老師這般敬愛，對那些靦爲人師的先生們，便不見得個個佩服。沈田二生對伯臧先生和自己的父兄一樣，對其餘的教師也不見得個個如此。要尊重師道必須由爲人師者負起挽回學風的責任來才行！洪先生和伯臧也點頭稱是。

中飯吃完，已一點鐘了。田館長要叫人到城站先去替洪先生父女買票；洪先生力阻道：「到車站再買不遲。」伯臧道：「從這裏坐了館裏自備的汽車去，到城站只要十分鐘，等到一點四十分去也不遲。可是我還有件要事，要在一點半辦好，現在只得先走了，一點四十分在站恭送吧！」洪先生道：「伯臧，你有事，儘管先走，車站裏也不必去了。」伯臧道：「來得及的，我一定趕到。」說罷，戴上呢帽，竟出館來。

一點半了，洪先生是個性急的人，催着動身。田館長就把館裏的汽車備好，請洪先生父女上車，自己坐

在汽車夫旁邊的座上。風馳電掣，不到十分鐘，已到城站。伯臧已站在車站門口迎候，一個扛駁夫過來替洪先生拿手提行李箱。他們四人走到頭等待車室去，茶和香烟已預備好了。田館長想去買票，出待車室一望，買票處還沒有開始辦公，又回了進來。伯臧道：「田先生，不必費心了。」從袋裏拿出兩張頭等車票，奉送給洪先生父女，兩張送客的月台票，分了一張給田館長。田館長道：「啊！你說有要事，原來是趕到車站買車票啊！可是買票處還沒有開窗，你從那裏買來的？」伯臧道：「這裏的行李房主任是我的同鄉；我是託他買的。」他們談了一忽兒，時間到了，便叫扛駁夫提了箱子，陪了洪先生父女到月台上候車。嗚——嗚，火車來了。洪先生父女上車坐定，他們倆退下車來，等火車開了，方回出車站。田館長仍坐汽車回圖書館；伯臧坐了一部人力車，回到寓裏，已是兩點多了。把參觀展覽會，遇着從前的洪老師，一一告訴了康氏。到了五點多，叔文方回來，大叫悔氣不已。

第十七章 西溪秋雪

周家剛吃過中飯，叔貞和志明來了，說今天下午趁晚班輪回去。因為文獻展覽會已有負責的管理員，所以志明也不必留在杭州了。伯臧送了仲良動身，在書室裏替沈眉士田道階改一篇兩人合作的文獻展覽會一瞥。他們把前天參觀所得，詳細地記了下來，又加上許多查考來的資料，做成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他們倆的文章，字句上已沒有文法的錯誤，不必大加改削；可是伯臧批注得特別詳細，所以到四點鐘光景才改完。這時，進來了兩個女生，陳慧君和林鴿。她們已在客堂裏和康氏月仙婆媳攀談多時了；伯臧把那篇文章批改完了，方邀她們到書室裏來坐。

坐定了，伯臧便把批改好的那篇文章給她們看。林鴿道：「原來眉士道階瞞了同學，請老師帶去參觀。這分期參觀的計劃，倒是很切實的。」慧君道：「老師，家母已有信來，說決計全家到南京去，因為家父已調到南京特別市教育局任科長了。家母和弟妹們定下星期一來杭，擬看一天文獻展覽會；下星期二，就要離杭。晉京，我自然得隨她們同去。今天特地來稟告老師。」我自從雙十節之夜，受了老師的教訓後，已很看得破，想得開了。不過希望老師仍時時能夠通信賜教。同學中，除鴿妹外，我還沒有通知她們過。想等到走的一

天再和她們說，也可免得她們生許多別離的惆悵。師母這裏我剛才本想稟說，可是看到了她老人家的慈藹的面容，竟沒有說出來的勇氣。」說到這裏，眼眶兒又紅了起來。林鶴是個天真的孩子，又和慧君從初中起已同學五年，感情最好，竟鼻子一擗一擗地嗚咽起來。康氏恰於這時端了兩盤南瓜子花生米進來，見她們這個樣子，問道：「伯臧，你又在責備她們了？」伯臧道：「你們瞧，老婆子竟要把你們當做女兒，溺愛起來了！有師母庇護，老師還敢責備她們嗎？」林鶴聽了，不禁破涕爲笑，忙道：「師母，老師並沒有責備我們。慧君姊下星期二要往南京去了；我捨不得她，所以在這裏下淚。」康氏道：「怎麼就要去了？什麼時候回來呢？不但林小姐捨不得，我也捨不得陳小姐呢！」說時，拉住了慧君的手。伯臧道：「拉不住的！我們不如想個法兒替她餞餞行。」林鶴道：「餞行我贊成；不過辦法要別致些。」伯臧道：「當然。替慧君餞行，自然不能在酒館裏設席的。我想，這時候西溪的蘆花正開，我在那裏替她餞行好不好？就是星期日的午飯吧；由我們夫婦倆作東。鶴，當然是一個重要的陪客；小女慧珍，也叫她同去。另外邀些什麼陪客呢？」慧君道：「老師和師母餞行萬不敢當；這計劃請取消了吧！」林鶴道：「老師的辦法很好，就是這麼辦吧！陪客也不必另邀了；許多同學，邀了這個，不邀那個，反而難爲情。老師，你以爲怎樣？」伯臧康氏也都贊成。他們商量定了，星期日上午八時，慧君林鶴仍到周宅來，一同出發。

星期五，伯臧選授了一篇江淹的別賦。他雖並沒有提到慧君要走的話，可是同學們都覺得慧君聽講時的神情有些異常。不過大家以爲她是個情緒特別強烈的女孩子，或者爲這篇文章和周老師特別強調的講授所感動；奇怪的，是林鶴那個孩子，平時有說有笑的，這幾天沉默得多了。星期六，伯臧講完了這篇別賦，照例範讀一遍。這篇聲調鏗鏘的文章，經他朗誦恬吟，抑揚頓挫地讀將起來，教室裏竟充滿了離情別緒；讀到後來，他的音調竟帶些嗚咽之聲了。全教室的同學都覺得有些悽愴，林鶴這孩子竟忘其所以，放開喉嚨，跟着伯臧斷斷續續地朗讀，讀完了，竟掩面大哭起來；伯臧看慧君時，已曲着兩隻手臂伏在案上，頭也抬不起了。

星期日早晨，七點半鐘，慧君和林鶴已到周家。林鶴還帶着一簍橘子，一大袋糖果。伯臧家裏也已準備妥當，不但康氏慧珍同去，把錫官蕙官也帶了去。伯臧已先到松木場去叫船了。她們叫了一部汽車，四個人，兩個小孩一同上車出發。不消十分鐘，已到松木場，伯臧已叫好了一隻有篷子的大船。慧君扶了康氏，林鶴攙了蕙官，伯臧慧珍忙着搬取東西，錫官跳呀跳的跟大家下了船。艙裏鋪着席子，大家席地而坐，叫船家挺開了船篷，撐起篙，搖着櫓，逕向西溪而來。沿途伯臧指指點點，說那裏是南宋時的輦道，那裏是高宗預備建行宮的地方，那裏是梅林。大家隨便談笑，都不敢提起離別兩字。錫官蕙官兩個孩子，吃林鶴帶來的糖果，

看岸上來往的人，吵着，玩着，有時還吹口琴，唱歌，倒增加了不少熱鬧。

船到了秋雪菴門首，停棹繫纜。林鶴攙着蕙官，慧珍攙着錫官，慧君攙着康氏，伯臧和一個船家拿了許多東西，先後走入菴中。一個和尚迎了上來道：「周先生，你們大小一共七個人嗎？請到彈指樓上去坐，我已叫香火在那裏安排了。」說罷，就領他們到這菴前面的一座三開間的樓上去。中間前面一排玻璃門，走出去，有木欄杆的洋台。慧君、林鶴、慧珍早簇擁着康氏，到前面倚欄遠眺；錫官兄妹也跟了出去。伯臧還在同那和尚談話。香火道人端上茶來，還有個菓盤兒。那和尚道了少陪，和香火下樓去了。伯臧方踱到洋台上來。向前看時，只見一片蘆荻都開了白花，好似下過一天大雪。這天是陰天，又在這四望無人烟的寂靜的環境中，不禁令人人生無限蒼茫之感。慧珍道：「啊！這菴名『秋雪』兩字，真好極了！」慧君低低地吟道：「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林鶴道：「慧君姊，今天我們遊秋雪菴，登彈指樓，還和你在一塊；後天你到南京去了，真是『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了！迢迢的關山，茫茫的人事，不知道何年何月，方能再在這彈指樓頭，同賞秋雪啊！」伯臧道：「人生聚散，原是無常，別後也就許能再會；可是再會卻不一定在這彈指樓頭，也未必是這幾個人。即使就是這幾個人，仍在這彈指樓頭，也和今天迥不相同了。那時的蘆花，即使和今天的一般雪也似的白，但已不是今天的蘆花；那時的林鶴，也不復是今天的林鶴；那時的慧君，也不復是今天的慧

君了。這就是蘇東坡赤壁賦裏所說的「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與我會不能以一瞬」的道理。所以我認為對於過去不必過於留戀；對於將來，不必儘作幻想；我們只能抓住這一彈指頃的現在而已。今天既是我們這幾個人，在杭州共同遊覽的一個最後的機會，我們就不當辜負了牠；不要思前想後地徒然引起許多傷感，反把這難得的現在，忽了過去。」

慧珍道：「爸爸你說現在只有一彈指頃，怕是形容過甚吧！」伯臧道：「我說現在只有一彈指頃，還是說得太長久哩！」林鶴把手指彈了一彈，笑道：「老師，這句話我倒有些不懂了！」伯臧道：「我先問你，怎麼叫做過去？」林鶴道：「凡是現在以前的時間都叫做過去。」伯臧道：「過去，過去，凡是現在以前的時間都叫做過去。那末，上一點鐘，昨天，前天，上月，去年，民國以前，一直推上去，乃至有史以前，有人類以前，有地球以前，有太陽以前，有宇宙以前，無限的以前都叫做過去了；過去不是無窮的嗎？將來也是如此，下一點鐘，明天，後天，下月，明年，一直推下去，乃至人類滅絕以後，地球毀滅以後，整個宇宙毀滅以後，無限的以後都叫做將來；將來不也是無窮的嗎？」林鶴慧珍都道：「不錯的。」伯臧繼續道：「現在怎麼樣呢？就以今天為例吧！我們遊秋雪菴為現在，則未進秋雪菴以前都是過去；以登彈指樓為現在，則雖已進秋雪菴而未登彈指樓的時間也是過去了；正確的說起來，我們說『現在』二字，現字方脫口，已成過去；在字未出口，尙是將來。就

如鴿剛才的一彈指，未彈出時，尙是將來；剛一彈出，便是過去了。所以在無窮的過去與無窮的將來之間，夾着這短促得不可思議的現在，好似隔着一個幾何學上所謂「無厚」的面，「將來」通過了這個面——

「現在」——便立刻變成「過去」了。古人所謂「俯仰之間，已成陳迹」，拿俯仰二字來形容，和我以一

彈指頃四字來形容，實在是一樣的笨拙啊！我說要抓住牠，其實怎麼抓得住牠呢！我們從湧金門出發以後，

從松木場上船以後，到這裏登岸以後，入秋雪菴以後，登彈指樓以後，我開始和你們談話以後，乃至我講剛

才這句話以後，已不知有多少「將來」溜過了這無厚的「現在」而變成「過去」了。試問我們抓住了

什麼？時光刻刻不停地在溜過去；宇宙間一切的一切也在不絕地變動。例如我，四十年前，也還和錫官一樣；

內人在三十年前，也還和你們一樣；現在都已視茫茫，髮蒼蒼了。可是人的幼而壯，壯而老，並不是像京戲裏

過昭關的伍子胥一夜鬚髮盡白的，是一年年，一月月，一天天，一時時，一刻刻，一分一秒地在變的。仔細想來，

現在和我談話的鴿，已不是跨進秋雪菴時的鴿了！慧珍林鴿，經他這樣一說，早聽得目瞪口呆，不知所答。

伯臧又道：「從前有個解差，解一名犯罪的和尚去充軍。半路上在客店住夜；那和尚把解差用酒灌醉，把他

的頭髮剃光，而且換上了和尚衣，自己卻穿着那解差的衣服逃走了。第二天，解差徧尋和尚不着，叫店小二

來問；店小二把他認做和尚。那解差伸手在自己頭上一摸，又看了看自己穿的和尚衣，詫異道：「原來和尚

在這裏，那末，我到那裏去了？」其實，我們都時時刻刻在變動中，也得自己問問：「我到那裏去了？」

他們靠着右邊的欄杆，在高談暢論；康氏和慧君靠着左邊的欄杆，在絮絮閒話；錫官、蕙官卻在中間站着遠眺。幾十畝的蘆花，白茫茫的一片；一陣風過去，掀起了雪海的浪，高低起伏，煞是好看。那邊角兒上站着幾株楓樹，紅葉嫣然，恰似一羣白髮老人，旁立着幾個朱顏的少女。這一幅初冬的天然圖畫，顯示出天工的藝術來。這兩個孩子雖不懂得什麼詩意畫意，卻也覺得心曠神怡；兩邊大人們的談話，毫不在他們的心上。香火端上四碟素的冷菜來，在中央的桌子上擺設了杯筷；走過來問道：「先生，開一桌八元的素飯，好不好？」伯臧道：「好的。我們帶有葡萄酒，紹興酒是不用了。」香火唯唯而去。

林鶴繼續道：「老師，時間電掣般過去；所謂『我』，又是刻刻在變動；人生不過百年，百年的光陰和無窮的過去和將來比起來，亦是一彈指頃而已。這樣說來，人生真沒意義極了！沒價值極了！老師，你平常不是鼓勵我們努力，要積極嗎？今天經你這一說，我頓覺得萬緣俱空了！」伯臧道：「這又錯了！人生自有牠的意義和價值的。」慧珍插嘴道：「意義是什麼？價值在那裏呢？」伯臧道：「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便在人生。」林鶴道：「老師，你這句話，我又聽不懂了！」伯臧道：「人生如旅行；旅行的意義與價值，就在旅行的過程；生的意義與價值，也就在人生的過程；平平凡凡的一生就如平平安安的旅行，也有牠的意義和價值；不平

凡的，起初歷盡困苦，歷盡艱難，而終有所成就，無論是學術方面，事功方面的，這樣的一生就如泛大海，登峻嶺，涉險探奇的旅行，更有牠的意義和價值。人生的旅行，日期是短促的，途程卻長短繁簡難易，各有不同。如其因循自誤，讓一生的時間白白過去，做了幾十年的飯囊衣架，這和出門旅行，儘管在道旁打盹，有什麼分別？我們一天一天地過去，如其昨天是消耗在優閒無事的生活裏，在當時雖然覺時間過得真慢，日子似乎很長；到今天回想起來，又覺得昨天一天無事可供回憶；過得毫無意義，毫無價值，內容是空空的，日子又似乎特別短了。人之一生，也是如此。學術事功，毫無建樹，縱使活到一百歲，後人要替他做一篇傳記，總覺得毫無可記；反之，即使只活了五六十歲，而學術事功已可彪炳於人世，他的一生可記的事便多了，意義和價值也超人一等了。——所以我說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就在人生；一生的意義如何，價值如何，就在這人對於他的一生能否努力，能否使牠充實而已！這不是很積極的人生觀嗎？」他這番話，不但林鶴、慧珍爲之點首，慧君和康氏也停了她們的閒談，在側耳細聽。

那香火把菜開上來了，他們大小七個人一齊進來坐下。慧珍在各人面前的杯子裏都斟上了葡萄酒。慧官喝了一口，眉頭一縐，忽又端起杯子，把半杯酒都喝乾了。慧珍問她好不好吃，她道：「起初不好吃，後來卻是甜的。」慧君道：「如食諫果，味在回甘。」康氏道：「我想，一切的事，回味都是好的。」伯臧道：「這也不

見得吧！甘者回味更甘，苦者回味更苦；所以痛定思痛，甚於痛時。」林鴿道：「那麼爲什麼我們回憶往事，總覺得津津有味呢？」伯臧道：「這就是人們心理的妙用。回憶的時候，往往能把前事的印象修正；不滿意的都塗去了，單留那滿意的，所以似乎都覺得有味了。老年人多喜談過去，便是這個緣故。」

秋雪菴的素菜做得很好，不像功德林那樣硬要做成魚翅、火腿、全魚、全鴨的樣子，卻各有牠們的原味。八塊錢一桌的菜，也有四冷盆，四熱炒，兩點心，四大碗。他們談談吃吃，毫無拘束，毫不客氣，倒很有趣。

他們吃完了飯，吃了些橘子，喝了一回茶，同下彈指樓，到菴中各處隨喜。走到正殿，康氏見供着的並不是觀音大士之類，正中的牌位，卻寫的是樊榭山人之位，覺得詫異。伯臧笑道：「樊榭山人就是厲鶚，爲我浙一代詞宗，在這菴中受些供奉，也不算過分吧！你們不曾留心嗎？那彈指樓上中間掛着的也是詞人吳穀人先生的行樂圖啊！他們轉到左邊的一間閣子裏去，見掛着的也是兩浙詞人的姓氏錄，人數非常之多。慧珍道：「可惜我沒帶筆和記事簿來，不能把牠鈔下來。這秋雪菴竟是個詞人聚集之處哩！」林鴿道：「我見樊榭山人的旁邊還供着厲樊榭姬人之位哩！這侍姬可以說是附驥尾了。」

出了菴，逕自下船；又到菱蘆菴走了一趟，便上船回松木場。在船裏談談笑笑，把餘下的糖菓橘子都吃完了。船到了埠，大家上岸。康氏帶着蕙官先坐人力車回去；其餘五人步行，繞過寶石山後，經錢塘門舊址，沿

湖濱公園走來。在路上碰到夏志和、羅西冷。到了湧金門，伯臧邀慧君、林鶴進去小憩，她們倆也不推辭。

大門是虛掩着，他們剛進門去，早聽得裏面人聲嘈雜，最高的是彭校長的聲音。伯臧覺得有些詫異，趕上一步，搶進客堂去；只見叔文、宗貽和旭初坐着，宗誠站在前面，康氏攙着蕙官，月仙抱着愚官，也站在客堂後間的門首，旭初鐵青着臉，氣憤憤地道：「這真糟透了！百靈廟剛有捷報傳來，又鬧出這樣大的岔子來！」伯臧搶先走了進去，慧君、林鶴、慧珍、錫官也跟了進去。旭初見了伯臧道：「伯臧兄，你們還在遊西溪，看蘆花，不知道西安已出大亂子了！蔣委員長出巡到西安，張學良竟驟然叛變，把他軟禁起來哩！那年九一八瀋陽之變，他抱着不抵抗主義，致失了東北三省；中央不懲辦他，他倒來興風作浪，圖害我們的領袖！」伯臧道：「這消息從那裏來的？」旭初道：「我剛從省黨部來，黨部剛接到南京的電報。」叔文道：「是不是張學良和共產黨勾結起來了？」宗貽道：「這也難說。」伯臧道：「那末，南京方面對這事怎樣主張呢？」旭初道：「有主張武力討伐的，有主張先禮後兵的，現在還沒決定呢。」林鶴、慧珍齊聲道：「委員長的生命不是危險極了嗎？」旭初道：「當然啊！——萬一不幸，我國統一的局面不又打破了！」

伯臧低了頭踱來踱去，忽然道：「不，決不！」又踱了許多時候道：「我看這件事決不如此簡單，如南京方面一莽撞，進兵討伐，那就糟了！」叔文道：「這種危及國家的舉動，若不討伐，真所謂『是可忍，孰不可

忍」了。」宗貽道：「百靈廟的士氣，不免受了一大打擊。」旭初道：「是呀。」伯臧道：「現在這事件的真相，尙未十分明白，我們瞎猜，瞎着急，也沒用的。至於委員長的生命，我可決其可以保全，無論什麼人，當可明瞭。在現在的局面之下，支持中國全局的，非他莫屬。張學良，共產黨，也不敢冒這個大不韙的。」旭初道：「老兄，你不要把他們估計得太高吧！」伯臧道：「我只是以常理度之而已。」這時大家聽了他的議論，都不相信。旭初道：「我要回校去了；校裏的同事學生還沒有聽到這消息哩！」說罷，匆匆走了；慧君、林鴿也跟他回校。

杭中的師生聽了這消息，大爲震動；三三兩兩，都以這事爲談話資料；夜飯後，教師忘了預備明天的功課，學生也無心自修。周宅也大大小小都注意於這件事；張媽出去買了一張東南日報號外，和旭初所說大同小異。不但杭中一校，不但周宅一家，而且不但杭州一處，凡是這消息傳到的地方，莫不似打了個青天霹靂，紛紛地在討論着，憂慮着，恐怖着，憤懣着了。

第十八章 詞類的綜合和變化

陳慧君的媽媽，弟弟，從故鄉出來了；住在慧君的舅舅家裏。雖然慧君的爸爸有信來，說因西安發生事變，叫他們暫緩進京；可是她媽媽的主觀很強，堅持原定的計劃，在杭州耽擱了兩天，仍帶了慧君姊弟，逕往南京。慧君向校中請了長假，別了周老師，隨母親前往。她對其餘的同學還說是送母弟赴京，不久就回杭州的；動身的一天又是星期四，趁上午九點的特別快車，到車站送她的同學，只有林鴿一人。其餘的同學們不知道她竟從此脫離杭中；她們的注意，這幾天，又集中於西安事變；所以對於她這一走，並沒有感到什麼別離的滋味。直到接着她到京後第一封來信，方知底細，大家都埋怨林鴿，爲什麼替她嚴守祕密，事先不讓大家得知。華問陶說：「不必埋怨鴿了！我們真笨；周老師講授別賦時，她們倆的神情不是迥異尋常嗎？不但鴿，周老師一定也早知道慧君要走了。」夏志和道：「西泠，上星期日下午，我們不是在湖濱公園遇見周老師，慧君和鴿嗎？星期一，我問過周慧珍，那天他們在遊西溪，周師母也去的。」西泠道：「對呀！一定是周老師和鴿瞞了我們，特地揀那冷僻的秋雪菴和慧君話別！——這太可惡了！一定是鴿想出來的主意。」林鴿這時也覺得對不起同學們，無可置辯；又想起了和她最要好的慧君，站在自修室靠北的窗前，面向着外，紅着臉，低

着頭，一聲不響，西冷跑過去，把她拉轉身來，兩顆淚珠兒撲簌簌地吊下來了。

伯臧自從慧君走了，少了一個得意的學生，雖不至如林鴿那般懊喪，卻也忽忽如有所失。這天下午，獨坐在書室裏，稿子也懶得寫，翻開一本譚復堂選的篋中詞，隨便讀讀。慧珍和宗誠跳了進來。慧珍道：「爸爸，今天我們的英文教師教我們文法了。他講的是『詞類』Parts of speech。他說，英文的詞類有八種：noun 就是名詞；Pronoun 就是代詞；Verb 就是動詞；adjective 就是形容詞；adverb 就是副詞；preposition 就是介詞；Conjunction 就是連詞；Interjection 就是歎詞。我記得，在小學裏，教師說過，中國有『九品詞』，英文裏爲什麼少了一種助詞？」伯臧道：「我們中國向來是不講究文法的；或以爲『文無定法』，或以爲『文成法立』，或以爲即使有所謂文法，也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所以文句的通不通，往往只能知其然，而不能明其所以然。自從西歐文字輸入中國，漸漸地有人把西洋的文法用來研究中國的文章。於是英文有詞類，中國文也有詞類了。可是所謂助詞，是中國文特有的。譬如英文的疑問句，只須把主詞和動詞的位置互易，或在前面加 do 或 did 等字；中文則須用『乎』、『哉』、『嗎』、『呢』等助詞來表示疑問。『八品詞』加了一類助詞，所以有『九品詞』了。可是中文畢竟和西洋文字有許多不同；把英文的文法，生吞活剝地引用到中文裏來，終有覺得鑿柄的地方。」

宗誠道：「王先生也曾這樣說過。例如說：『花紅，葉綠。』在英文裏必定得說『花是紅的，葉是綠的。』因爲『紅』和『綠』是形容詞，不是動詞，非加一個『是』字，句法便不完全。中文卻可於名詞『花』『葉』之下，僅用一形容詞『紅』或『綠』來做成完全的句子。」伯臧道：「對呀！——就詞類說，總括起來，中文的九品詞只可分爲五大類。名詞和代詞是『實體詞』；動詞和一部分形容詞是『述說詞』；大部分形容詞和副詞是『區別詞』；介詞和連詞是『關係詞』；助詞和歎詞是『情態詞』。近來研究中國文法的，多數是這樣的主張。」

宗誠道：「名詞是事物的名稱，用來表示觀念中的實體的，自然可以說是實體詞。代詞怎麼也是實體詞呢？譬如，我問：『那是什麼？』『那』和『甚麼』不都是代詞嗎？怎麼說牠們是實體詞？」伯臧道：「你問『那是甚麼』，你的意思必有所指。如果你問的是電燈，代詞『那』便指這掛着的不要用火去點的那盞燈了；代詞『甚麼』便指你所要問的那東西的名稱了；不都是實體嗎？至於人稱代詞，『我』指說話的人，『你』指我對着說話的人，『他』指我所說及的人，不都是指的實體嗎？」

慧珍道：「動詞和一部分的形容詞，怎麼又叫做述說詞呢？」伯臧道：「例如說：『我坐，你立。』『坐』和『立』是述說『我』和『你』的動作的。又如說：『慧珍是女孩子；宗誠是男孩子。』這兩個『是』字

不是述說你們的動作，而是述說「你」和「她」是甚麼人了。凡「是」字之類，帶着後面的補足語，用以述說事物的種類、性質、形態的，叫做「同動詞」；因為牠們雖不是述說動作的，而其餘說事物的功用卻同於動詞，所以有這名稱。又如宗誠剛纔舉的例，「花紅，葉綠」，「紅」和「綠」本是形容詞，此處卻直接用來述說「花」「葉」的顏色，也可以歸入「同動詞」的一類，所以也是述說詞。

宗誠道：「區別詞這名稱，我倒沒有聽說過。形容詞是形容名詞的，副詞是輔助動詞的，牠們的功用完全兩樣；形容詞又稱靜詞，似乎和動詞是相對平列的；副詞又稱助動詞，不過作幫助動詞之用，似乎動詞為主，牠們爲副；這兩種怎能併作一類？」伯臧道：「你這種說法，太拘泥於這兩種詞類的名稱了。例如說「紅花」，「一位良好的教師」，「紅」，「一位」，「良好的」，都是形容詞，加於名詞「花」或「教師」之上，是用以區別花的顏色，教師的數量和性質的。又如說，「他很快地跑」，「地」是「很快」的語尾，「快」是副詞，用以區別「跑」的快慢；「很」也是副詞，用以區別所謂「快」的程度。副詞是附加於動詞、形容詞，或其他副詞，就事物的動作、形態、性質等，加上一種區別或限制的，所以也是一種區別詞。」

慧珍道：「介詞是介紹名詞或代詞到動詞或述說的形容詞上去，以表示牠們的時間、地位、方法、原因、種種的關係的；連詞是用以連絡詞與詞，句與句，節與節，以表示牠們相互的關係；所以都叫做關係詞。爸爸

我說的對不對？」伯臧道：「對的。你且舉個例看。」慧珍想了一想，道：「『太陽從東方出來。』」伯臧道：「『從』字是介詞，牠介紹『東方』到動詞『出來』，以表示太陽出來的方位。」伯臧道：「還有連詞的例呢？」宗誠，你舉舉看。」宗誠道：「例如說：『我和慧珍是表兄妹。』」伯臧道：「『和』字是連詞，連絡代詞『我』，名詞『慧珍。』」伯臧道：「雖然他是很用功，可是他沒有考及格。」伯臧道：「『雖然』和『可是』是連詞，連絡『他是很用功』和『他沒有考及格』兩旬句子。」伯臧道：「你們講得不錯。可是中國字裏有一個特別的介詞——『的』。牠是介紹名詞或代詞到別個名詞或代詞上去的；而且其他的介詞位置在牠所介紹的名詞之前，（如『太陽從東方出來』，『從』字應放在『東方』之前。）『的』獨位置在牠所介紹的名詞或代詞之後；這兩點和其他介詞不同。例如『電燈的光』，『我的書』，『英文的』，和中文『的』字相當，但牠的位置卻和『的』字相反，是在牠所介紹的名詞或代詞之前的。『的』字是用得最多的，我們不得不加以注意。」

宗誠道：「實體詞，述說詞，區別詞，關係詞，已是四類了。還有一類是什麼詞？」慧珍道：「是情態詞；剛說過，怎麼就忘了？」宗誠道：「不錯！九品詞中，除了名詞、代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介詞、連詞之外，還有助詞、歎詞，這兩種一定是情態詞了。」伯臧道：「是的。這兩類詞，牠們的本身是沒有什麼意思的。牠們的作用，完全在表示說話的人說話時的神情態度的，所以叫做情態詞。助詞是用來幫助詞和語句的，差不多是一種表示

說話時神情態度的符號。例如說：「孔樂三嗎？他真是一個苦學生哪！」「嗎」字和「哪」字就是助詞。助詞還和詞句發生關係；歎詞是用來表示說話時一種表情的歎聲，常常是獨立的，是有聲無義的，是和詞句沒有什麼關係的。例如：「唉！他真是一個可憐的人！」「唉」字，就是歎詞了。這兩種詞，雖然本身都是沒有意思的；用得好，文章便能傳神。如其用得不好，文章便索然無味了！——文章的傳神，比說話難。因為說話時，面孔上可以有許多表情方法，如怒則瞪眼，憂則縐眉，喜則含笑，悲則下淚之類；動作上也可以有許多表情的方法，如頓足以示可惜或可恨，拱手以示感謝或崇拜，搖頭以示否認或要不得之類；都可以幫助所說的話，來表示說話的人的神情態度。文章是寫在紙面上的，便沒有這些幫助了，全靠助詞歎詞用得好，方能把作文章的人的情態在紙面上表現出來。」

慧珍道：「經爸爸一說，我們對於九品詞可約為五大類都明白了。」宗誠道：「我們的字書上，為什麼不把每一個字所屬的詞類分別注明呢？用九品詞分別注明也好，用五大類分別注明也好。」伯斌道：「你又說呆話了！這樣分別注明，有什麼用處？而且所謂詞類的分別，完全要看這個詞在句中的位置職務如何；不能在這個詞的本身，或字形，或字義上，來判定牠所屬的詞類的。而且同一個詞所屬的詞類，可以有種種的不同；一個詞所屬的詞類變化了，並不如英文那樣有語頭有語尾的變化，或拼法上的變化；也不從詞尾

上表示陰陽性、單複數或時間等區別的。」

宗誠道：「一個詞怎麼可以屬幾個不同的詞類呢？」伯臧道：「例如『春風風人』上一個『風』字是名詞；下一個『風』字不是動詞嗎？又如『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一個『衣』字『食』字，不都是名詞嗎？下一個『衣』字，『食』字，不都變了動詞嗎？又如『人』字，我們一望而知其為名詞的。韓愈的原道裏有一句『人其人』，他的意思是要使僧道還俗，仍舊去做個普通的人；上一『人』字不是變了動詞嗎？又如普通說的『人參』『人魚』兩個『人』字，不是形容『參』字『魚』字的形容詞嗎？又如左傳裏有一句『豕人立而啼』，意思是說那隻豬人般地立了起來而啼，這『人』字不是形容動詞『立』字的副詞嗎？又如我們常用的『故』字，可以作名詞用，如你們校規中『無故曠課』的『故』字，是作『事故』解的；如說『此何故也』的『故』字，是作『原因』解的。又可作形容詞用，如『故人』『故劍』的『故』字是作『舊』字解的。又可作副詞用，如呂氏春秋『臣以為王已知之矣；王故尙未知之邪』這『故』字是作『原來』解的；如戰國策『燕太子丹故嘗質於趙』這『故』字是作『從前』解的。最普通的，是作連詞用。如論語：『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進之。』這兩個『故』字都是作『所以』解的。」宗誠道：「懂了，懂了，一個詞或字，因牠在句中的用法不同，所屬的詞類也便不同。」

慧珍道：「現在我們當連詞用的『然』字，牠的本義是鬍鬚，本來是一個名詞。倒也是很好的兩個例。」伯臧道：「說到這『然』而『而』兩字，牠們的用法正多哩！如莊子：『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這『然』字作『乃』字用，也屬於動詞。荀子：『人人皆以我爲好士，然故士至。』這『然』字作『如此』解，即代上文的一句話，當屬於代詞。對話時表示肯定的回答，常單用一個『然』字，則又成副詞了。又如『勃然變色』，『喟然歎曰』，作副詞的語尾用，如孟子『無若宋人然』，大學『如見其肺肝然』，與『如』『若』連用，表一種擬象之詞；則又成語末助詞了。」

慧珍道：「原來『然』字有許多用法。那末，『而』字呢？」伯臧道：「這個字的用法也很多。例如左傳『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這『而』字作『你』字用，是代詞。墨子：『不而矯耳目之欲。』這『而』字作『能』字用，是助動詞。淮南子：『夫一麀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這『而』字作『尙且』解，是副詞。詩經『順而長兮。』這『而』字是副詞。『順』字的語尾，論語：『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這三個『而』字是用以表示語句的神情的，都是語末助詞。」

宗誠道：「怪不得文言文難懂了；這些極普通的字，用起來變化這樣的多！」慧珍道：「王先生已教過三篇文言文了；他也教我留心這類虛字的特殊用法，特殊意義。他說，實字，無論是人名地名書名物名，以至

於典故之類，總還容易查；這類虛字的變化，反不容易查，而且查不勝查，所以得隨時留心。」伯臧道：「查，是有書可查的；商務印書館不是有一本楊樹達的詞詮嗎？此外還有王引之的經傳釋詞，劉文淇的助詞辨略，都是研究所謂虛字的。不過我們閱讀文言文，連虛字助詞都要逐個地查，不是太麻煩了嗎？」說罷，指着一個書櫥道：「這一櫥都是工具書，我所說的那三部書都在裏面，你們要看，也可以檢出來去翻翻。」

這時候，外面傳進一陣女子們的笑聲來，進來的是華問陶、羅西冷、夏志和、林鴿幾個人。西冷第一個開口道：「老師，你瞞得我們好！」伯臧聽了，摸不着頭腦。林鴿道：「她們埋怨我，事先曉得慧君要離開杭州，沒有通知她們；而且說你老人家也瞞了她們，特地揀了西溪秋雪菴那個地方，和慧君話別；今天來與問罪之師了！」伯臧笑道：「那你們竟是娘子軍了！慧君要走，原是早有這個消息；不過這是她母親的意思；她母親到杭州時，她還想藉口西安事變，勸她母親不要去哩！你們想，她還想不走，如果那時同學們先給她送行，茶話會呀，照相呀，餞行呀，大舉起來，不是反而逼得她非走不可嗎？我那天明明暗示你們了，特地講了一篇別賦。她聽講時的神情，你們怎麼看不出來？至於那天到西溪去看蘆花，我和內人本定這天帶了小女和兩個孫兒同去的。恰巧慧君和鴿來了，便邀了同去。你們一班有三十個人，我能都邀了去嗎？」她們經他這一講，倒覺得無話可說了。

她們搭訕着坐了下來。華問陶便把話鋒轉到西安事變上去，問道：「老師，你料西安事變的結果究竟怎樣？爲什麼蔣夫人和宋子文都飛了去聽說張學良和共產黨討價很大哩？」伯臧笑道：「你以爲他們在綁票嗎？我想，決不是這樣一回事——事情是難說的。我想，這事情已快可解決了。這事變是我國大局轉變的一個樞紐；繼此而發生的，將有更嚴重的一場事變。或者，你們青年們這幾年來所盼望的一致對外的事實，有做到的一天。」林鴿的嘴最快，忙問道：「和日本開戰嗎？」伯臧道：「也許這樣做。」林鴿又道：「中央有這樣的決心嗎？」伯臧道：「中央常說準備，並不是假話；你們還記得嗎？中央曾有規定全國通用法幣，不用硬幣的一回事。這就是戰事的準備呀！不過還沒有下決心。經這次事變以後，怕就要下很大的決心了！」林鴿跳起來道：「照老師看來，是否兄弟鬩牆，從此之後，可以統一戰線外禦其侮了？」伯臧道：「也許可以做到。」牠們齊聲道：「這就好了！」伯臧笑道：「對外戰爭，談何容易！以我國的兵力財力而論，都不如人；只有地力人力是比較寬裕。萬一真的有戰事發生，我們的海軍可以說等於零；我們沿海的幾省一定要糜爛的！國際的大勢究竟如何，也還沒有把握啊！現在，我們師生還是太太平平地歡聚一處，將來就難說了。豈但我們師生，一家人也未必能團聚在一塊。這時好好地走了一個慧君，我們尙且感到偌大的離別的悲傷；將來一家人流離分散起來，你們怎麼忍受得下去啊！」她們都爲之默然，坐了一會兒，便告辭去了。

第十九章 一個活的成績展覽會

光陰如流水，晝夜不停地流去，流去，新年早已緊跟着舊年來到人間。杭中準備在元旦開一個大規模的成績展覽會。晚上，本來還有師生同樂的遊藝大會；因為蔣委員長蒙難西安，臨時取消了。宗武、宗基、宗常、志華四人，應宗誠、慧珍之邀，上午八點鐘就齊集湧金門周宅，同往杭中參觀。

他們到了杭中本部的門首，已有許多來賓，在平時作學生會客室用的那間小小的售票處購買入場券。原來這次展覽會是要買票的，票價法幣一角。售票處門口貼有通告，說全部票價和會場中售賣各物所得的錢，都作購買飛機呈獻中央的捐款。他們四人的入場券，宗誠、慧珍早已買好了，就向站門崗的童子軍收票員驗券入場。剛要進去，忽然一部汽車開到校門外停下，走下一個穿藍袍黑褂的人來。宗常叫同來的人讓在一旁，低聲道：「你們認得他嗎？他是前任教育廳長田庚桑先生。我們看他要不要買入場券。」慧珍看時，這人個兒並不高大，臉龐黃瘦得可以。他正待揚長進校，站崗的童子軍過來向他敬了一個禮，道：「先生，請先購券，然後入場。」那人含着微笑，去看那張通告，道：「啊！原來是這樣的。」這時，杭中的訓育主任袁先生從售票處出來招呼道：「田先生，你既來賞光，得買一張優待券。」說罷，呈上一張紅的入場券。那人取

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交給袁先生；袁先生把錢轉交售票處，便陪着這位田先生進會場去了。

他們四人也跟了進去。大門裏的運動場上，圍着兩堆人，原來一處在比賽籃球，一處在打網球。他們並不久看，便走進健身房的第一陳列室。這裏陳列的是軍訓、體育、童子軍的成績，照片特別多，如集中軍訓、野外行軍、打靶、歷屆運動會、各種球賽、童子軍露營、救護、營火等；還有各種統計圖表，各種槍砲飛機的模型等；都陳列在兩邊。臺上在表演拳術，中央有許多人坐着在參觀。他們也沒有久看，出了健身房，依着指定的路線，走進初中部教室的樓下。

樓下四間教室都是陳列室。第一間是高中工科的陳列室。除了各項圖表簿冊書面的成績品之外，還有許多小型的機型，和紡織工業、化學工業的出品，都有售價標明。來賓要買的，可以記住品名、價目，到臨時商店去購買。第二間是高中蠶桑科的陳列室，除各項圖表簿冊等書面的成績之外，還有桑園蠶室繭箔繅絲房的模型，蠶種絲繭等出品。第三間是高中師範科的陳列室。書面成績之外，還有他們自製的活動教具，兒童教育玩具，各國大教育家遺像等。在這裏定買玩具的小朋友們很多，都由家長們抄記了品名到臨時商店去買。第四間是高中商科的陳列室，除書面成績之外，便是一家臨時商店，除發賣會場中陳列的出品之外，還有糖果水菓等。店員完全是商科三年級的學生。

他們走完了樓下的四間教室，便上樓去。樓上第一間是女生家事縫紉科的陳列室。這裏好似一家成衣鋪，陳列着許多小孩子的衣裝，還有在踏縫紉機當場製衣的女生。又有刺繡毛織等的成績品，都標明售價。他們看得最好的，是四張繡的花卉屏條，一副繡的篆書對兒。卻都有人定買去了。第二間是生物科陳列室，裏面有許多掛圖、標本、模型，一半是學生自製的。第三間是史地科陳列室，地圖和歷史上名人的遺像很多，還有一大盤全中國山脈河流的模型，放在當中。慧珍在這裏發現了夏志和畫的水墨畫，西湖古蹟圖，每幅上有陳慧君、羅西冷等熟悉的女同學的題記。忙指給他們看。第四間是數理科陳列室。數學的成績，當然是紙面的居多。物理化學則有許多儀器藥品也陳列在那裏。還有許多科學家的遺像。還有同學在做物理化學的實驗，許多來賓看戲法似的站在那裏看。

樓上樓下都走遍了，他們又到師範部那幢教室裏去。樓下第一間是黨義科陳列室，掛着建國方略實業計劃，東方大港等大幅的地圖，革命先烈的遺像，中央掛着的是總理遺像遺囑。來賓經此，都脫帽致敬。還有許多先烈遺物，不知從那裏搜羅來的。書面的成績卻也不少。第二間是圖畫科陳列室。這間陳列室裏，有山水、人物、花卉，各種水墨的，着色的中國畫；有油畫、水彩、墨炭、鋼筆、鉛筆各種的西洋畫；大幅的，小幅的，真可說是滿目琳琅。其中如他們教師丹翁、鈍菴等的作品，裱好的都標着價目，已有好幾種被人定購去了。第

三間是勞作教室，除陳列着金工木工竹工等工具之外，也有許多竹、木、金屬、陶土等標賣的出品。其中有一個一二尺高的塑像，已被人定購了。第四間是生理衛生科的陳列室，掛圖、模型、玻璃瓶裏浸着的標本，顯微鏡下的病菌，倒也很好看。

他們順着路線走上樓來，第一間便是學校行政的陳列室；教務、訓育、事務三處，分處陳列着許多圖表簿籍。壁上還掛着許多古碑的拓本。原來杭中本部是南宋太學遺址，有許多宋代的古碑，如宋高宗御書飛白，高宗和他皇后御書的石刻十三經，李龍眠畫七十二弟子像的石刻，以及清阮元摹刻的石鼓文之類，都標有價目。宗基他們四人各買了一份七十二弟子像。第二間是杭中兼辦教育事業的陳列室。杭中本校分校附設三處的民衆夜校之外，還有民衆茶園，巡迴教育車；還有推廣教育處在留下、塘棲辦的民衆補習學校，附設在本校的小學教員函授班。成績品收集起來，自然不少了。第三第四兩間是小學部的陳列室。成績品更是多得陳設不開，一疊一疊地堆在桌子上；壁上也掛滿了。

他們六人走下樓來，宗常道：「陳列的成績品，可以說是豐富極了；布置也很好，不但眉目清爽，而且使人看了，感到許多興趣。可是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爲什麼沒有英文國文的成績品呢？」宗誠笑道：「沒有看完哩！」他們順着路線，走到女生宿舍後面的操場裏，見有兩個童子軍篷帳搭在那裏；場裏是女子排球比

賽，正在舉行，看的人着實不少。從這裏轉出，到明倫堂後面，廚房旁邊，女生膳廳前面的女生家事科烹飪實習室裏。只見林鴿穿着雪白的圍裙，端着兩碗湯麵上膳廳去。慧珍叫道：「鴿姊姊，你今天在做跑堂的呀！」原來她們在實行烹飪，做湯麵，炒麵，包子等點心，發賣給來賓吃，座頭就在膳廳裏。林鴿笑道：「慧珍妹，今天你好請客了！」他們走過膳廳門首，向裏一看，果然有好些人在裏面吃點心。宗常笑道：「烹調的成績，不吃是不能知道的。」

他們這時，忽聽得一陣鼓掌聲，從明倫堂裏傳出來，便向那邊走去，只見門口寫着外國語陳列室。走進去看時，臺上正在舉行英語辯論會。臺下，中央坐着許多人，一半是高中部的男女同學，一半是來賓；四周掛着的，擺着的是英文、德文、日文的成績品。他們聽了一會，自慚英語程度太差，便退了出來，又往西面走去。將到崇聖祠，便聽得國樂悠揚的聲音。趕過去一看，原來是音樂科的成績陳列室。裏面有許多中西樂器陳列着，還有關於中西古今許多樂器樂典的圖表。有一批學生剛合奏國樂完了，接着是音樂女教師古先生的鋼琴獨奏。聽音樂的來賓已把座位坐滿了。他們站了一歇，退了出來，向大成殿前的大禮堂走來。

宗誠道：「大禮堂上是國文科的陳列室。」他們一走進去，臺上高中各科的國語辯論會正有結束。這樣大的一所大禮堂四周都掛滿了圖表及立軸屏條真草隸篆各種的字。他們在這裏發現了王先生、章鈍

菴先生、崔可軒先生寫的字，都是裱好的，標明賣價的。又發現了孔樂三和慧珍合作的說文部首，裱成十二條合錦的屏，還有宗誠臨的饜寶子碑，真高興得跳了起來。慧珍、宗誠正在與高采烈地指給宗常他們看，忽然背後有人叫了聲慧珍道：「啊！倒看你們不出！」回頭看時，原來是章載之先生，趕快向他招呼。沿牆壁擺了許多桌子，釘成本兒的成績，如作文、習字、筆記、讀書報告等，都分部分級分組陳列着。載之翻着了他們的複詞研究，拿起來細看。這地方，在找自己子女的作文簿看的家長非常之多。那位田庚桑先生也捧了一本作文，坐在後面的椅子上細看。袁先生仍在陪他。原來他的女兒田小鳳是和林鴿同班的。他向袁先生笑道：「這位周老師的批改國文，在現在的中學教師中，可稱獨步了。」他看罷了作文，站起來看掛在壁上的成績，對於陳慧君、沈眉士等編製的許多圖表，都很滿意；尤其稱贊王劍英寫的篆字，崔可軒寫的魏碑，各買了一張立軸，說要請他們填明上款。

慧珍等一行，在大禮堂上逗留了許多時候，方向南轉東，走到男生宿舍前面的大操場上去。那裏，正集合了高中各科一年級的男生，在表演兵式操；軍事教官全身武裝提高了嗓子在叫口令。看的人倒也不少。他們正站着看，背後有人在議論道：「這樣的成績展覽會，方是活的展覽會！」回頭看時，又是那位田先生。宗常拿錢一看，已是十一點多了，道：「我們回去吧！」他們六人一同出校，又回到周宅，來吃中飯。吃過中飯，

宗常等四人各自去了。

伯臧、宗貽、叔文上午都在杭中幫忙；伯臧回來吃中飯，叔文吃了中飯纔回來；宗貽仍留在校裏。下午，伯臧不去了，和宗誠留在家裏。叔文陪了康氏、月仙，帶了錫官、蕙官，前去參觀；愚官太小，交給張媽照顧。慧珍，因為要去參加國語演說競賽，仍得同去。他們的入場券，也早買就了。驗券進校，由叔文領導，把初中部師範部教室樓上樓下都走了一遍。康氏在縫紉陳列室裏買了一條桌毯，三套童裝；在師範科陳列室裏買了三種玩具。慧珍嫌她們走得慢，說演說的時間就要到了，先跑了去。叔文領着她們，先看外國語陳列室，匆匆地走了一趟，逕向大禮堂來。演說競賽要兩點半開始，還有半個鐘頭，便先看陳列着的國文成績。叔文把慧珍、宗誠的成績指給她們看。康氏見有許多圖表是陳慧君做的，問道：「她已到南京去了，還有許多圖表寄來嗎？」叔文道：「大概是離杭中以前做的吧！」

鈴聲響了，叔文叫她們去坐，她們就在第三排上坐下。陸續地進來了許多學生和來賓，大禮堂上的座位，坐滿了三分之二。幕開了，王劍英出臺報告，說先舉行初中部的國語演說決賽。報告畢，演說員陸續地上下了三個。第四個輪着慧珍了。康氏因為前面三個人，兩個男的，一個女的，都演說得很好，暗暗替自己的女兒捏一把汗。那知慧珍緩步出臺，態度非常從容；走到臺前，鞠了一個躬，便開口道：

「諸位來賓，諸位家長，諸位老師，諸位同學，今天慧珍承本組同學推舉，來參加本校初中部的演說競賽，實在是很冒昧的！因為本組還是一年級，入本校肄業，還不到半年；慧珍又不是本組同學中的高材生。慧珍認為參加這次演說，與其說是競賽，不如說是練習，有不對的地方，還望諸位批評，指教！」他說到這裏，略停了停。

「今天，我演說的題目是『撞鐘主義』。俗話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諸位聽了，必定說我這題目太俚俗了，太消極了！其實，我的撞鐘主義是很積極的。

「第一，凡和尚必須撞鐘。自國府主席委員長以至各公務員，自研究院長以至小學教師，自大學生以至小學生，以及社會上一切工農商人，以及家庭裏的家長子女，主婦僕人，皆可作和尚觀；自治國平天下的大事，以至教書讀書，以至家庭瑣事，皆可作撞鐘觀。人人能盡他應盡的責任，便是能『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如其做了和尚，只想吃齋，吃饅頭，而不能撞鐘，或懶於撞鐘，便是沒有盡做和尚的責任——盡做人的責任！

「第二，做什麼和尚撞什麼鐘。國家社會家庭，各人所處的地位不同，所任的職務不同，便是他所應撞的鐘不同。父母之慈，子女之孝，朋友之信，夫婦之互相敬愛，便是各人應撞的鐘；教師的教不倦，學生的學

不厭，也是他們應撞的鐘。推而廣之，上至於軍國大事，下至於掃地抹桌，也是各人應撞的鐘。有些人放着自己應撞的鐘不去撞，反而越俎代庖地去瞎撞別個和尚的鐘，如軍人干政、學生干涉學校行政等，都是要不得的。

「第三，要有撞木鐘的精神。撞鐘，只要撞的得法，沒有不會響的。我們如果專心致志地就自己的本位努力，事情沒有做不成的。可是有時也偶然碰到了一口木鐘。譬如教師教到了天分極笨的學生，學生遇到了極難的功課；撞一下，不響；兩下，也不響。這時候，我們必須有弘願毅力，百折不撓地撞下去，則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必有一旦發出宏大的反響來。中庸說：『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矣。』無論求學，無論做事，都要有這樣的精神——就是我所說的撞木鐘的精神！

「如其我全國上下大小的一切人們，都能認定凡做一日和尚必須撞一日的鐘，辨清自己本分中所應撞的是什麼鐘，而且抱着撞木鐘的精神，去實行我這撞鐘主義，決不會再有尸位懶惰、侵權排擠、和半途而廢等等的壞現象了！——就如慧珍今天，以學識幼稚、口才笨拙的人，承同學們推選，卻大膽上來演說，明知貽笑大方，不復顧慮，也可以說是實行撞鐘主義，實現撞木鐘的精神！——完了。」她剛好演說了十分鐘，臉也不紅，氣也不喘，舉動自然，態度穩重而活潑，國語熟練而流利，比前面的三個同學，博得了更多的掌聲。

她下臺了，就到康氏她們那裏來，叫了聲媽媽。臺下許多來賓都向她注視；有人說：「這位小姑娘，看去不過十二三歲哩！怎樣教好來的？」接着又有兩個女的，三個男的，上去演說。一共九個人都輪完了。臺上閉了幕，暫時休息，等着評判員的報告。臺下的來賓紛紛地議論起來。叔文道：「慧兒怕可得到錦標！這九個同學，國語說得好的也有，態度好的也有，意思層次好的也有，但各有各的缺點。如末了那一個，意思很好，口才也不差，態度也自然，可惜是一口紹興土白！」過了十分鐘，幕又開了，評判員出來報告的是章載之，果然是周慧珍得了第一。全場掌聲雷動，尤其是她同組的同學，竟拍手狂笑起來。康氏、月仙也覺得很得意。她們從人叢中走出去時，許多人都向慧珍注目而視，倒把慧珍看得不好意思起來，紅着臉，低着頭，跟着她媽媽出大禮堂去了。

她們繞到崇聖祠去，剛是訓育主任袁先生和體育主任王先生唱完了一齣汾河灣；袁先生唱的青衣，王先生唱的鬚生。她們進去時，還覺得餘音嫋嫋，繞梁不絕。袁先生見她們來了，忙過來招呼。音樂教師古女士也常到伯臧家裏來的，和康氏熟識，也過來相見。林鴿曾告訴她，說周師母能吹洞簫。那位古先生便要求客串一曲，袁先生也從旁慫恿。康氏沒法，只得借了一枝洞簫，吹了一隻水調歌頭。這三間平屋的崇聖祠裏，竟站滿了人。接着是古先生的古琴獨奏，因為人聲噪雜，倒聽不清楚了。

崇聖祠外面有人叫周師母，原來是林鴿、羅西冷來了。慧珍道：「鴿姊，你怎麼不跑堂了？」林鴿笑道：「我們堂館是輪班的。」康氏聽了不懂，慧珍把上午的事告訴了她，方纔明白。她們一行人便向烹飪室走來。林鴿和羅西冷把她們引進膳廳，揀了張桌子坐下，請她們吃點心。她去叫了一大盆炒麵來。送麵來的是另外一個女生。康氏吃了炒麵，連聲讚好。這時已是四點光景，錫官兄妹都有些肚子飢了，吃得津津有味。她們剛吃完，走出膳廳，宗貽來找她們了，說道：「原來你們在這裏吃麵，可惜我遲來了一步！」她們見時光已是不早，便別了林鴿、羅西冷，隨着宗貽，出校回家去了。

第二十章 寒假考試的國文試題——你們也試試看

展覽會開過了，新年的三天假期也過去了；再上一星期課，就要舉行寒假考試，各學科都須在這星期裏結束。伯臧、宗貽已在預備國文試題。叔文在指導宗誠、慧珍，溫習這學期的功課。就是錫官、蕙官，也由月仙督促着，各自把一學期的功課，作一總複習。這天晚上，周宅裏，除讀書的聲音，講書的聲音之外，比平時任何日子還靜。忽然外面放起鞭炮來；一陣鞭炮聲，一陣夾着歡呼的人聲，接連不斷。宗誠第一個忍不住，便問道：「慧妹妹，杭州人過陰曆年過得特別早嗎？你聽，這不是謝年的鞭炮聲？」慧珍道：「今天還不過陰曆十二月初，怎麼過年會這樣早呢？」鞭炮聲越放越勤，越放越近了；還夾雜着叫賣號外的聲音。伯臧、宗貽也停了筆在注意。叔文早已三脚兩步地趕了出去。不多時，拿着一張號外，笑嘻嘻地進來道：「蔣委員長脫險了！已由張學良陪着，乘飛機回京了！」大家都圍攏來看那張號外，連錫官兄妹也爭着要看；連那張媽也噙着嘴道：「好哉！好哉！」宗誠不知在什麼時候溜了出去，向湧金橋頭的香燭店裏買了一大串鞭炮，在院子裏劈拍劈拍地點放起來，把康氏抱着的剛纔睡熟了的愚官驚醒了，呀的哭了起來。慧珍、錫官、蕙官，走出客堂門，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

第二天起，把埋頭溫習功課的學生們重新喚醒，又注意到時事上來。接着是蔣委員長向中央引咎，林主席竭力挽留，張學良受中央裁判，蔣委員長竭力保他，請求特赦，中央軍接防西安，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等消息，紛至沓來。同學間，同事間，師生間，家庭間，都以此為談話的中心，覺得是極可欣幸的事，並且以為中國可以從此統一，可以從此太平了！伯臧卻道：「這事固極可欣幸；但恐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內訌方靖，外患又來；比『九一八』、『一二八』厲害十倍百倍的國難，怕不出三年，就得臨頭了！浙江是沿海的省分，受害必最早而最烈啊！」他這種議論，許多人認為是杞人之憂；杭中同事裏相信他的只有彭旭初、王劍英幾個人；學生更不必說了。

寒假考試的日期，一天天地逼近來，又把學生們對時事的注意吸引到功課上去。杭中停課三天，考試四天的布告已發表了；各學科考試的日期也已排定了。這幾天正是考試的日子；前兩天熱得和三四月差不多，而且潮濕得很。第三天午刻，天氣突然變了。西北風刮得呼呼地響，氣溫驟然降到零度以下。教室裏生着煤爐，還不覺得什麼；考完了，退出教室，便覺得風刮在臉上，和刀一般。幸而小學部已於前一天結束了，錫官、蕙官不必冒了風寒再去上學。周宅書室裏也裝有一個煤爐，康氏婆媳帶着三個小孩在書室裏玩。伯臧在評閱他的國文試卷。下午，張媽無事，也坐在煤爐旁取暖，一面在做她自己的鞋子，說是過年的時候要穿

的。

三點多鐘了，宗誠、慧珍穿着大衣，套着手套，夾了書包，把頭縮在大衣的領頭裏，屏住氣，由杭中回湧金門來。他們是朝北走的，正逆着風向，不但很是費力，而且覺得那西北風真是無孔不入的，儘管向他們倆的領口袖口裏鑽進來，把他們身上那些兒熱氣都趕跑了。到湧金門直街口，轉了彎，方透過一口氣來。一到家，就跑進那間煖烘烘的書室裏去。宗誠放下書包，就往爐子旁張媽坐着的一張長凳上一坐，嘆口氣道：「外面真冷！在這裏，真所謂『如坐春風』了！」慧珍也撥了一張凳子過來，又從爐子上的開水壺裏，沖一杯開水喝了，道：「讓肚子裏也熱一熱。」康氏道：「慧珍，你給爸爸倒一杯茶吧！」伯臧卷子看完了沒有？你也得歇歇了！」伯臧放下筆道：「剛剛看完，分數也填齊了。」慧珍捧了一碗剛泡好的茶過去，看他填的分數時，男生是沈眉士第一，田道階第二，女生是華問陶第一，羅西冷第二。問道：「林鴿姊怎麼樣？」伯臧道：「她也還好，有八十分。論天分，她是很聰明的；可惜欠仔細！」慧珍道：「那末，沈眉士和華問陶畢竟那一個好呢？」伯臧道：「他們兩人各有所長。議論文，散文，無論文言語體，都要讓沈眉士考第一；抒情描寫之文，或做詩詞，眉士就不及問陶了。」慧珍把他們的試卷抽一本來翻看，見前面是一篇作文，題目是「西安事變感言，」後面有八個問答題，是關於文學史和學術思想的；她看去不十分懂，便丟下了。

伯臧站了起來，捧着一碗熱茶，對窗立着。慧珍也立在窗前看。這時，外面一陣風過去，聽得淅淅瀝瀝的響，下起雪雹珠來。伯臧道：「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就是雪珠兒。今晚要下大雪了。」慧珍道：「四叔叔和哥哥還沒有回來呢！不過五分鐘，竟飄起雪花來了。起初下的是雪珠兒，夾着一絲絲的鵝毛雪；後來越下越大，竟由一絲絲的，變成一片片的，一團團的棉花般的大雪了。風倒小了，棉花團般的大雪，好似在空中上下旋轉，看得眼都花了。伯臧道：「慧珍，謝道韞詠雪的故事，聽到過嗎？」宗誠、錫官聽說要講故事，都跑了過來。伯臧道：「謝道韞是東晉時一個才女。她是謝奕的女兒，謝安的姪女兒。有一天，下雪，謝安問道：『大雪紛紛何所似？』謝安的姪兒謝朗道：『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道：『未若柳絮因風起。』所以現在稱女子有文學天才的，還說是詠絮之才。」康氏插嘴道：「下雪像柳絮因風飄舞，比得像極了；若說像撒鹽空中，誰也不會相信。」伯臧道：「你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剛纔不是先下雪珠兒嗎？撒鹽正是比擬下雪雹珠啊！」宗誠道：「他們叔姪三人一問二答，好似在做詩呢。」伯臧道：「詠下雪的詩是很多的。白居易有一首小詩道：『綠蠟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下雪的天氣，喝一杯酒取取煖，是很有意思的。」康氏道：「張媽，你去打一斤紹興酒，買些酒配來；伯臧想喝酒哩！」張媽真個張着傘去打酒了。

院子裏已白起來了。宗貽先回來，他因為路遠，是坐了人力車來的，所以身上並沒有雪。接着叔父也回

來了，呢帽上，大衣上，竟是一片白色。冬天的日子短，室內早已開了電燈。因為冷，夜飯就開到書室裏來吃。張媽去買酒，帶了幾樣酒菜來，醬鴨兒，松花，羊膏。他們全家大小就在火爐旁圍着一張桌子，淺斟細酌起來。那酒的味兒倒很醇；一斤酒，已夠他們喝了。今天加了一個肉圓兒，煮膠菜的火鍋，熱熱的很是可口。吃了飯，覺得煖熱起來。宗誠道：「火車要添煤，火爐也要添煤；吃了飯，我們肚子裏也加了煤了。」慧珍道：「加了煤，便得開車。明天還要考國文，誠哥哥，我們倆去開夜快車吧！」他們倆洗了手臉，漱了口，便去預備國文了。宗誠的一班國文考得早，前天就把分數結好送去。伯臧取過一面算盤，叫宗貽幫忙，結算兩班的國文成績。叔文學校裏的事今天已做完了，職業中學也是明天考完，明天後天休息兩天，預備於大後天帶宗武宗基兩個孩子回老家去，晚上先寫一信回家，叫他的夫人着工人到船埠來挑行李。

第二天早晨，慧珍醒得最早，一骨碌扒了起來，撩開帳子，向窗外一望，雪花兒還在飛舞；看看床頭放着的手錶，還只有六點多鐘，想躺下去再睡一忽兒，遠遠地聽得宗誠已在樓下讀國文，便穿衣下床，輕輕地開了後面的房門，走下樓來。到廚房裏一看，張媽正在燒開水，便舀了一盆臉湯，一杯漱口水，到客堂後間盥漱。梳洗完畢，到書室裏，宗誠一個人在讀國文，臉還沒洗過哩。張媽把臉水送進來，宗誠方去盥漱。叔文睡在床上，從被窩裏伸出頭來道：「這樣冷的天氣，你們卻捨得這煖烘烘的被窩國文，不是可以臨時抱佛脚的！」

——你們的國文，考不考作文的？」慧珍道：「王先生說過，要作一篇文；這篇作文要占一半分數哩！」叔文道：「今天的作文題，一定是關於雪的。」宗誠、慧珍也覺他猜得不錯，連忙把教過的關於雪的兩篇文章，一首白話詩翻出來再看了一遍。

他們倆先吃了稀飯，便張着傘，踏着雪，先到校去。院子裏早鋪下了三寸光景厚的雪。那枯萎了的紫藤，負着極厚的雪，好似壓得透不過氣來。那些青翠的竹，也都老了；白髮皤然，彎着背，低着頭，好似老人們在那兒咳嗽。遙遠的南山也都戴了白帽，穿了白衣。他們走下臺階，在那潔白無瑕的一方雪地上，印上了許多足跡。走出牆門，到湖濱一望，西湖早成了粉裝玉琢的世界。那條湧金門直街，這時候還沒有人走過。慧珍猛然記起了兩句詩：「渡船滿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她一面背着傘，在前走路，一面卻在沉思。宗誠忽然吟道：「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印，鴻飛那復計東西。」慧珍聽了，頗有所感。她想：我們住在此地，也是寄寓；將來搬走了，這裏也不過是雪泥上留一鴻爪的印兒而已。

他們倆一前一後，踏着這玉屑似的雪，到了杭中，分頭往男女生自習室去。慧珍一到那裏，彭菱仙早已來了。她們站在自習室的階上，看那滾滾地飛下來的大雪。華問陶、羅西冷也在那裏看雪，她們昨天已考完了。西冷道：「問陶，你家住本市，爲什麼還不去？」問陶道：「我怕冷呀！等雪停了再回去。」西冷道：「冷回

到家裏，投入媽媽的溫暖的懷抱裏不好嗎？偏喜歡在這裏陪我們挨凍！問陶道：「黃金時代的童年已消逝了，還能倒到媽媽的懷抱裏去撒嬌嗎？」說時，遙指着慧珍他們道：「你看，她們倒是剛從媽媽的溫暖的懷抱裏出來的。」慧珍正待告訴她們國文考得很好，忽然上課鐘打了九下，連忙到自習室裏拿了筆硯，和菱仙她們幾個女生同到教室裏去。

大家靜靜地坐着，等候王先生。教室裏煤爐的雲母片兒的門，看得見爐子裏熊熊的火光；窗外卻還飛着棉團似的雪；室內室外，溫度不知要差多少。這時候，有許多同學在隆隆地磨墨，大有「磨礪以須」之概。王先生來了，點過了名，把釘成本兒的油印試卷按座分發，又各人分給了兩張文格紙。他只在黑板上寫了一個「雪」字，說這是作文題。他叫他們先做試卷上印好的試題，再來作文。宗誠想：「果然被四舅舅猜着了，但叫我怎樣下筆呢？」只得先翻開印好的試卷來看，原來是油印的五種試題，只要選做四種：一種是改別字；一種是注明指定的幾個字所屬的詞類；一種是舉雙聲疊韻的饒語，和牠們轉變的例；一種是用圈讀的法兒標明幾個破音讀的字；一種是以所舉用「然」、「乎」、「如」、「地」爲語尾的例，各造一句。他覺得還不十分困難，埋着頭一題一題地答去，把圈讀破音字的一題剩下不做。做好了，看看錶，還不到半點鐘，便動手作文了。

他正在構思，忽聽得王先生大發雷霆，厲聲斥責，叫孟樂三出去，不許他考。原來孟樂三的坐位和顏樂山接近，把顏樂山做好的試卷，乘他不備，抽了去直抄。顏樂山正擡着頭呆望着窗外的雪，似乎要從那空中飛着的雪，攝取他那篇雪的作意，正沉浸在深思裏，沒有覺得，卻被王先生看見了，趕過來一手按住，從孟樂三的試卷下翻出顏樂山做好的卷子來。王先生從來沒用這樣嚴厲的聲音責罵過學生。同學們大家覺得孟樂三太不知自愛了，而且於他們一組的面子也下不去；孟樂三平時又是個蠻不講理的人，雖然運動好，教體育的王先生也常要斥責他的。今天見他受了斥責，紅着臉，含着淚，低着頭，收拾了筆硯，悻悻洋洋地走出教室去，誰也不可憐他，誰也不同情他。

教室裏又靜了下來，除了間或有的磨墨聲和孔樂三作文時常發的啾啾唔唔之外，什麼聲音也沒有。九點，十點，十一點，學校裏的鐘按時在打。已有許多同學繳卷出去了。宗誠已把作文鈔好，看了一遍，繳了上去；看慧珍時，還在鈔作文，便先自走了。他回到自習室裏，把剩下的書籍筆硯包了一大包。收拾好了，時候還早，便和幾個男同學討論今天考的國文試題。他自己認為考得不錯，只有那篇作文仍不能使自己滿意。十二點的下課鐘又打過了，雪也停了，他便挾着那一包東西，提着傘，到女生自習室裏來找慧珍。菱仙正走出來，告訴他道：「周慧珍早自回去了。」他只得一個人回到周宅來。

中飯後，宗武、宗基都來了；他們也於上午考畢的。他們在書室裏，圍爐煮茗，談談笑笑，考試方完，覺得輕鬆了不少。慧珍向王先生討了一份空白的油印的國文試題來，拿出來給他們看。試卷上一共印着五種題目：

「(甲)改正左列各句中的別字：

(1) 甲乙兩組同學在賽籃球，我們卻站在球場傍作壁上觀。

(2) 這樣豪沒學識的人，怎麼能欄竿充數，也去充當教師！

(3) 他非嘗後悔，受了自己良心的責備，不禁汗流夾背了！

(4) 他賣了許多書來，裝了滿滿的一綱藍。

(5) 他仍做過雜貨店的學徒，又得入校讀書，覺得很是幸運。

(6) 我在西園茶樓上遠遠地看一個人來，仔細一見，原來是張先生。

(7) 我們因常有學不厭的精神。

(8) 我們自問，這學期國文的進步如何。

(乙) 左列各句中，旁邊有△的，屬於那一種詞類？

(1) 如果今晚下一場大雪，明天我們可以在院子裏做一個雪獅子。

(2) 去年，我曾去看過一次馬戲。馬戲場裏的人，真是人山人海，不料那匹馬竟會人立起來，倒使我嚇了一跳。

(3) 我在文獻展覽會裏會到他；他的鬚髮已雪白了。

(4) 我們要圖自強，要雪國恥，必須在賢明的領袖之下，一致團結起來，努力奮鬥。

(5) 東北四省的地圖已變色了；流亡在關內的東北人想回去省視老家，也不容易。

(丙) 用左列諸詞，各造一句。

(1) 欣欣然 (2) 赧赧然 (3) 洋洋乎 (4) 恂恂如 (5) 靜悄悄地

(丁) 左列各條中，有破音讀的字，用圈讀的法兒把牠們標明。

(1) 他聽了這樣好的音樂，覺得很快樂。

(2) 這件交易，怕不容易成功吧！

(3)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4) 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民國	53年	4月
登錄號	3303	
分類	327.8	802.17
編號	4423	
	1	

(5)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6)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戊) 左列各讒語，那一個是雙聲，那一個是疊韻，試舉出從牠們轉變來的讒話。

(1) 匆促 (2) 逍遙 (3) 徬徨 (4) 躊躇

大家看了一遍，叔文對宗武道：「這是他們初中第一學期的考試；這樣的國文試題，你們也試試看！」宗基道：「好！我們來試試看吧！」說罷，便和宗武去做答案了。

31120003587333

S 802.7 4423

蔣,伯潛, 蔣,祖怡
字與詞

DTL 國中圖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3218

4423

著者
Author

蔣伯潛等撰

3303

書名
Title

字與詞

1)

802.7

4423

1